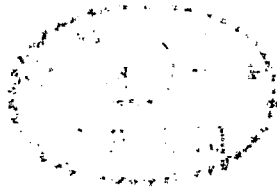


天方午夜奇談



# 天方千夜奇談

陳逸飛 鄺昭蕙 合譯

THE ARABIAN NIGHTS

北 4

敬文書社

宣外疏 千 萬

太廟  
備書  
分館  
惠存

陳逸飛敬贈

傅名允敬贈

865,858  
704  
(384)

天方千夜奇談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獻 給

全中國底小弟弟小妹妹

與

愛讀天方夜譚者

翻譯者

陳逸飛 鄺昭蕙

校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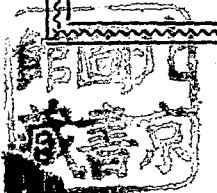
徐受珠 黃實甫

出版者

敬文書社

北平琉璃廠中間路北

1931



3 0543 7015 4

A 020398

## 目 錄

	Page
引 言.....	1
瓶 妖.....	4
怪 宴.....	8
智 童.....	14
飛 馬.....	24
哈 生.....	35
仙 后.....	50
魔 媒.....	67
神 鳥.....	83
互 騙.....	104
點 婢.....	123
魔 灯.....	149
後 記.....	184

## 引 言

(原名 How the Stories Came to be Told)

人人都知道從前東方的蘇丹——回教國君主之稱——都是些暴虐之君，他們只知道按照他們自己底意思去做并不知道什麼叫做法律。內中一個蘇丹，因為他一個妻子不服從他底命令，便非常動怒，終於把她置之死地了；并且從此他就以為女人都不是忠信的人，所以他就下詔說他每天要有一個新婦：夜間同他結了婚的女郎，第二天早晨他便把她殺掉。這件事把全國的婦女都陷在恐怖之中了，並且這位蘇丹祇要一個美麗的女子同他結婚，所以人人都不能預知什麼時候就要輪到自己。

替蘇丹每天找一個新婦的這件事是歸宰相負責的，并且你們可以斷定他必須要把那些可憐的女郎強拖到宮裡來的，因為沒有一個人願意做一夜蘇丹底妻子而第二天就要被殺掉的。那時宰相自己的女兒雪西拉沙忒會要求她欲同蘇丹結婚，這應該是多末使他驚愕呀！

“妳知道嗎，我底女兒，”他問道，“這是怎樣一

回事？雖然你是宰相底女兒，但這也不能保全了你底生命啊。

雪西拉沙忒底勇氣是正如她底美麗一樣的，她說：“我很明白這個的，但是我已經想好了一個計策能使這件慘酷的事從此不再發生。如果你不肯把我領到蘇丹面前，那末我就自己去見他。”那宰相只得去見蘇丹，告訴他，說他自己的女兒情願來給他做一夜的妻子。蘇丹聽了大為驚詫，便向他說：——

“你不要弄錯了，雖然他是你底女兒，她也是要被殺頭的。”

“我很知道的，”宰相很憂鬱地說道，“但是你知道女孩子們是如何任性。她們說出來的話是難以拒絕的。”

雪西拉沙忒被領到蘇丹面前了，她底蓋頭剛一揭去，蘇丹就看見了她是非常美麗的。但是他也看見了她底眼眶裡是滿裝着眼淚的。

“你為什麼哭呢？”他道。

“我哭，”她說，“因為我底妹妹。我給蘇丹作妻子是很榮幸的；但是我也愛我底妹妹，我極懇同她說一聲告別的話。求你賜我一個恩典吧：讓她來同我

在一個床上過這一夜吧。’

蘇丹被她底美麗給迷惑着了，就隨便地給了這個恩典。於是她底小妹妹蒂娜沙忒就被人帶進來了。這時雪西拉沙忒就教給她妹妹要怎樣作。在天亮還有一點鐘的時候，蒂娜沙忒就醒來了，說道：——

“姐姐，如果你沒有睡着，我願意你講給我一個你知道那末好的，有趣的故事。快要天亮了。”雪西拉沙忒轉身向蘇丹說：——

“陛下能允許我講給我妹妹一件故事麼？”

“隨便吧，”蘇丹說，因為他自己也是好聽故事的；於是雪西拉沙忒就開始講她底故事，她底講法是：在天亮了的時分，他剛巧講到最有趣的地方。但是一到天亮，蘇丹就必須要到國務會議去了。

“這真是一件最有趣的故事啊，”蒂娜沙忒說，“但是結尾怎樣呢？”

“結尾比起始還要離奇些，”她姐姐說。“如果陛下，”她轉身向蘇丹說，“容我多活一天，我就能講完了這故事。”

蘇丹很願意聽了這故事的結尾，所以他就讓雪西拉沙忒多活了一天，想着第二天再殺掉她。但當



第二天將天亮的時候，蒂娜沙忒又問那還沒講完的故事，雪西拉沙忒講的時候又停止在一段別的故事底中腰；天亮了，這段故事又不能講下去。蘇丹就又讓她多活一天。

如此的日復一日；一段故事永遠沒有講完，雪西拉沙忒直給蘇丹講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在這時期中，雖然她永遠地不說盡了她底故事，蘇丹漸漸地愛她了，並且對於她也漸漸地有了信仰心，因此他也忘記了那會不服從他底命令的女人，並且又通告全國，雪西拉沙忒成爲了蘇丹王后直到他死去。宰相和人民都非常慶祝這件事；全國的女子都從此得了自由，雪西拉沙忒仍繼續講她底故事。

下邊便是這一千零一夜中的幾篇故事。

---

## 瓶 妖

(原名 The Fisherman and The Genie)

從前有個老漁翁，他是非常的窮，差不多一家五口——三子一妻——都很難養活。他每天清晨很

早地到外頭去打魚，可是他從來沒有下過四回網，彷彿是個定例了。

有一天在天還沒亮的時候，他又到海岸去打魚，把網撒下去，等了一忽兒，他想是時候了，便把牠揪上來。非常的沉。他十分相信，這回所得的魚，必不在少數。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當他把網拉到岸上的時候，打開一看，原來是個死駱。

他第二次又把網撒下去，這回他希望大極了，因為當他拉起的時候，是很重的；但是等打開一看，僅有一隻滿裝沙土的舊筐。

他又把網撒下去，他想，這第三回絕不能失望了。等到他又把網拉起，打開一看，却什麼都沒有，只有些石頭子，蛤蜊蚌子，同海藻。這可憐的漁翁難過極了。照這情形看，將沒有東西帶回家去給他底妻子。

這時天已亮了，他便停止工作去祈禱；（因為回教的法典，每日要祈禱五次：日出前一次，午刻一次，申刻一次，日沒一次，初更一次。）他祈禱完了，又把網撒下去。這是最末一次，他作了一個長時間的等待，方把網撈上來。

並沒有魚，真的，只有個銅瓶。他把瓶豎起來，看見瓶口用錫滴封得很結實，搖了搖，聽不見什麼。

“無論如何，”他自言自語地說。“我把牠賣給銅匠，可換些錢回來。”但是他想，這瓶子是不是空的，須把蓋掀下來看一看。他用小刀把蓋割去，往瓶口裡看看，並沒有什麼東西。翻過來敲敲底，也不見什麼掉出來。他又把牠放好，坐下來看着牠。

不久便有一股輕烟由瓶裡冒出來，漸漸地濃密，以至把每個物件都遮沒，變成了大霧。漁人嚇得往後退了幾步。最後這烟便脫離了瓶兒直升到天空，凝結成了一個人形，突然變為巨魔，站在漁翁的前面。

“跪下！”巨魔對漁翁說。“因為我要殺死你。”

“爲什麼要殺死我？我不曾放你出瓶得自由嗎？”

“那正是我要殺死你的實在理由。不過我賜給你一個恩惠。”

“什麼恩惠？”漁翁問。

“我允許你自己選擇死的法子。聽着，我告訴你我底歷史。我是天上一個神仙，那偉大的蘇羅門曾囑咐我服從他底法律，我氣了偏不遵守，他便把我

關在銅瓶裡用錫灣封上，作一種懲罰。於是他便把銅瓶交給一個服從他的巨魔，並且告訴他將瓶扔在海裡。

“我在海底躺着，在頭一百年之中，我曾發願道：假如有人把我放出來，我使他大富起來，可是沒有一個人來。在第二百年中，我又發願道，如有人把我放出來，我將告訴他全世界的寶藏，但是沒有一個人來。在第三百年中，我又發願道，如有人把我放出來，我使他作全世界的國王，並且每天賜給他所喜要的三件東西。

“一百年過去了，我還是處在瓶裏躺在海底，仍舊沒人來。於是我氣了，便起了個大誓說，誰要把我放出，我就殺死他。現在你把我放出來了，你必須死，趕快把你死的方法告訴我。”

這漁翁非常地發愁。他並不是貪生怕死，因為他是又窮又老的；只是他慫，他還有孩子媳婦，假如他死了，留下她們必致餓死。

“哎！”他說，“憐恤憐恤我吧。假如要沒我，你怎會得到自由？”

“快着！”巨魔說。“告訴我你願意怎樣死。”

當一個人在急難的時候，他底計策來得非常地快，碰巧了使他平安。這漁翁說：——

“待一會兒我必定死，我必定，不過在我未死之前，你須答覆我一個問題。”

“你問什麼，快點！”

“你敢發誓你曾在瓶裡待過嗎？牠那末釘點兒，你那末大，恐怕連你一個腳脂頭都裝不下。”

“我真在瓶兒裡來着，我敢發誓，你不相信嗎？”

“當然，不直到我看見你在瓶兒裡我絕不相信。”

巨魔聽了這話，要証明他底前言，又變成烟雲。那烟雲覆蓋着大地，一頭便緩緩地鑽進瓶裡，直到那最後一個小尾巴都鑽進，天纔清明了。漁翁看見烟雲已竟完全進入瓶裡，急將那錫滴蓋又封上，於是那巨魔完了，永久棲在裡頭。

---

## 怪 宴

(原名 The Barmecide Feast)

那健談的理髮匠已竟說過他底五個兄弟底奇怪

冒險事業了，現在再說這第六個弟弟底故事，他叫沙凱白克，是個豁唇子。他底安適日子過後，厄運到了，至使他去行乞；有一天他行經一所大宅第，有許多差役站在廣闊的庭中，他走向其中的一個，問那人這房子是屬於誰的。

“這人，”差役說，“你由何處來的問我這樣的話？這是巴密塞得底宅第你全不知道？”

我底弟弟，素知道巴氏族入全寬宏大量，立刻求門役賞給他點東西。“進來，”那人說：“沒人攔阻你，去說給此房子底主人，他將使你滿意回去。”

我底弟弟，他底希望不像這樣優美，謝了那門公，便進去了。他一直走到個設備很濶的大庭，在上面沙發上坐着個長白鬚的老者。他認這必是宅中主人，實在，他就是巴密塞得本人，他很有禮貌的樣子對我弟弟說，他很歡迎，并問他要什麼。

“我底貴人，”我底弟弟答，“我是一個告幫的窮人。我對你發誓，我今天還沒吃一點東西。”

“真的嗎，”巴密塞得問，“你到現在還空腹？哎呀，這可憐的人將要餓死！喂，聽差！”他高聲喊，“快拿一個臉盆來，我們要洗手。”

並沒有聽差到來，我底弟弟也沒看見水同臉盆，這巴密塞得却伸着手擦着，好像有個人往他手上澆水；并告訴我弟弟也來同他一塊洗。沙凱白克心知巴密塞得戲謔之意，并且知道窮人是要奉承闊人的，假如他們要向他們求些東西，被喚到面前的時候；跟他是一樣。

“來呀，”巴密塞得說，“拿些東西來我們吃，別讓我們等着。”雖然沒東西來，他却吃起來，好像有一盤子東西遞給了他，便用手去拿往嘴裏放，去嚼，並告訴我弟弟：——

“來，朋友，隨便吃，像在你自己家一樣；你說餓得要死了，但吃起來好像沒勁似的。”

“原諒我，先生，”沙凱白克說，他使用力學着那人吃東西的樣兒。“知道，我現在已竟盡量吃呢。”

“你喜歡這麪包？”巴密塞得說。“你覺得這很好嗎？”

“啊，先生，”我弟弟答，雖則他既然沒看見麪包也沒看見肉。“我向來沒吃過這樣白這樣美的東西。”

“往飽裡吃，”巴密塞得說。“我實在告訴你，它

是用五百元錢由一個烤麵包的婦人買來的○”

不久巴密塞得另喚來一碟子，我弟弟在想像中繼續地吃着。巴密塞得說，這大麥羊肉湯再好沒有啦，我弟弟也隨聲附合。於是又有帶着鮮汁的鵝，腹內加果料的小羊。因此，巴密塞得非常自豪，我弟弟雖然是假吃却是真的要餓死○

“你當敬愛我這樣誠心款待你，”巴密塞得說。○  
“喂，聽差，拿些肉來○”

“不，先生，謝謝，”我弟弟說，“因為我實在不能再吃了○”

“那末，來呀，”巴密塞得說，“拿些果子來○”  
等了半天，又對我弟弟說，“嘗嘗這杏仁。牠們是很好的，新從樹上採來。看，這好些種果，餅乾，五香肉，愛吃什麼拿什麼○”

於是，伸出他底手，好像遞給我弟弟些個東西，仍舊囑咐他吃，並且說，“據我看，你沒怎麼吃，似乎不像你進來時說得那末餓○”

“先生，”沙凱白克說，他底牙床骨疼得直動，并沒東西吃，“我對你發誓，我飽得不能再吃一小片東西了○”



“那末很好，朋友，”巴密塞得繼續說，“我們吃得很痛快以後，必須喝點酒。”

“我知道你沒有什麼東西，”沙凱白克說，“可以使你應酬週到了；但是我向來不喝酒，恐怕對於主人失儀。僅賞些水喝足矣。”

“不，不！”巴密塞得說；“你要喝酒。”立時喚人去拿，像肉同果子一樣地安排在面前。他好像倒了兩杯，並且說，“飲此祝君康健。”

我弟弟假裝接過酒盃，樣子好像看看酒的顏色，並放在鼻子上聞聞味。他於是深深地向巴密塞得鞠了一躬，表明他要自取去盡量地喝，帶出一個人飲了酒的快活態度。

“先生，”他說，“這是頭等酒，但我喝着牠却不十分強烈。”

“假如你要喝再強的，”巴密塞得說，“你只要說，因為我的窖中有許多種類。你試試這個怎麼。”

好像又拿旁的瓶子倒了一盃給自己，一盃給我弟弟。他屢次地喝，假作被酒的樣，舉起他底手，像個醉人，給巴密塞得耳朵上一拳把他打倒。他又跟着去打；但是巴密塞得把他底手架開，喊道：“你

瘋啦？”

於是我底弟弟，假作像明白了似的，說道，“我底先生，你多末好啊，你容許你底僕人到你屋子裏，并款待他。你願意我吃，不應當強迫我喝酒，因為我會告訴你，牠可令我對你失儀。我對於這事很抱歉，請你格外原諒我。”

說完這話，巴密塞得由怒轉笑。“我很久，”他說，“要找像你這樣一個人。我不僅忘了你打我，并請由此刻起我們作為朋友，你拿我底家就當你底家。你底天性跟我很對脾氣，能從始至終忍受戲謔。我們現在真實的吃吧。”

他於是一拍手，聽差的立刻來了，鋪桌布，上了許多盤子，我弟弟真被款待了，像他以前假吃的那些東西。酒與音樂也隨着來了，巴密塞得很另眼看待他，因為覺得他是一個學識兼長的人，不久把他底家政交他管理了十二年，到巴密塞得死時方止，沙凱白克很忠於他底職務。

## 智 童

(原名 The Story of Ali Cogia, A Merchant  
of Bagdad)

凱立夫哈潤阿爾拉師得主政時，在巴革達德有一個商人，他既不富也不窮，很安閒地住在他父親底宅中。因為他接連得了三夜的怪夢，遂造成這小說的事情。一個面孔很嚴厲的老人出現於他面前，責問他為什麼不到麥佳聖地——穆罕德降生處——進香。這幻像連見三次，使他很苦悶。他知道，若是一個好回教徒，應當到聖地進香；但他以為會作了許多慈善事業和別的好事可以寬免他。只是這夢給他良心一種沉痛激刺便決意去。因此他把房子出租，除了他以為帶到麥佳聖地可以獲利的東西外，餘下的也全賣了。這事作完以後，他得了一千塊錢，他想把牠們儲在一個安全之所。很謹慎地想出一個方法，他決定：把這一千塊錢放在一隻好瓶子中，外面蓋上橄欖。他把瓶口封上，帶給一個商人，是他一個好朋友，他便向那人說：——

“朋友，你知道，在數日裡，我要動身隨着香會

到麥佳聖地進香。我請你允許替我保管這橄欖瓶子，直到我回來。”

那商人允許了這要求，并用很仁愛的樣子說：“這兒是那棧房的鑰匙，你可以任意把你底瓶子放在何處，以便你回來的時候好找。”

當那香會出發之時，阿利寇加——那進香的商人，携着他所預備帶的貨。騎着个駱駝，也隨着動了身。他一路平安到了麥佳，在廟中辦完他在宗教上應有的責任，並虔告每年隨衆必到；於是他便擺開貨物出賣。有兩個商人很快地經過。他們沒買什麼，但是他們走過，阿利寇加聽見內中一個說：——

“假如這商人知道那些貨在開羅——非洲埃及尼羅河東岸之一地名——獲利更多，他必定把牠們帶到該地而不在此處賣，雖然此地也是个好市場。”

阿利寇加常聽人說埃及國的美麗，便決心到開羅去。在該地把貨賣完，携了貨利到了大馬色。他有了一次旅行的經驗，知道那是件容易事，便繼續着旅行起來，在外飄流七年，甚至到了很遠的印度。於是他決心回返巴草達德。

在這七年中，他那朋友永沒想到他與那橄欖瓶。

有一天晚晌，這商人同家人一齊吃夜飯，忽然談及橄欖，他妻子說，想吃些个，因為好久口味不開。

“阿，你提及了橄欖，”商人說，“使我想起阿利寇加，他在七年前赴麥佳時，曾放一個橄欖瓶在我底棧房裡。現在阿利寇加怎樣我還不知道。在香會回來的時候，他們告訴我他到埃及國去了。這久不回來。無疑地他必定死下。我們可以吃了這橄欖，假如牠們還沒走味。遞給我一只盤子一盞燈，我去拿些來，我們嘗嘗。”

“請求，丈夫，”他底妻子說，“不要作這無恥的事。那東西是託付給你照管的，假如阿利寇加要回來；我相信他要回來，你想想你的名譽將怎樣？並且，已竟七年了，橄欖必定腐爛了。我請你隨牠們底便吧。”

但是那商人絕對不聽。當他到棧房打開那瓶子的時候，他看見橄欖爛了；但是，他要看是否爛到了底，便倒出幾個在盤子裡，一搖撼那瓶子，幾個金元躡出來。

這商人本來非常愛錢，他仔細往瓶裡一看，除了上面一層是橄欖，餘下的全是錢。他立刻把橄欖

放回，蓋好瓶兒，回到他妻子面前。

“真的，妹妹，”他說，“你猜對了，那些個橄欖爛了；但是我仍舊把牠們放好像沒動的一樣，假如阿利寇加他回來時，絕對看不出被動的痕跡。”

“我希望你一點不要干涉牠們，”他妻子說；“上帝保佑不能由牠們生出是非來。”

那夜這商人費了長久的時間，思索要得阿利寇加底錢，怎樣能免掉被看出來的禍患。第二天早晨，他去買了些本年的橄欖，於是，秘密地把瓶中金元與橄欖全倒出，放進去新買的橄欖，封好了口，仍舊放在阿利寇加所放的地方。

大約一個月，這位旅行人回返巴革達德。他頭一件要作的事，就是到商人處去取橄欖瓶，好表明他底信託得人。那商人向他鄭重聲明很願做這點小事。“這兒是我棧房底鑰匙，”他說，“去取你底瓶子，你將在原放的地方找到。”

阿利寇加將瓶子帶回，進了他底內室，把瓶兒反轉個兒，僅有些橄欖滾出，並沒有旁的東西。他怔住了。因有時他也不言語也不動。於是，舉起他底手同眼睛向着天，大聲疾呼：“一個人，作了我底

朋友，能是這樣下賤有罪的嗎？”

他立刻去找那商人，他對他說，除了橄欖以外，在瓶子裡還有一千塊錢。○“假如你需用牠們來作買賣，那任你去用，直到歸還我的時候，不過你須寫張字據給我○”

那商人登時很氣地回答：“你存一個瓶，在原地找着牠，把牠拿走。○現在你來問我要一千塊錢。○我真奇怪，你不要金剛石珍珠子呀。○滾出去！你個混蛋東西○”

這種吵鬧的聲，招來了旁的商人，阿利寇加，知道自己說話沒有便宜，便離開他底不信實的朋友，降行跟他說，他必到靠極面前告他一狀；靠極是回教高級法官，凡好教徒沒有不服從他的。

“我很願意，”那商人說；“不久我們便可知道是誰底錯○”

當審判開始的時候，靠極聽了那商人辯訴以後，便問原告有沒有証人或証物，都沒有。○那商人勝訴了，可是阿利寇加絕不平心這樣完。○他毫不遲疑地便給凱立夫上了一封請願書，要與那商人決最後的勝負，即得恩准在第二日開審。

當夜凱立夫同宰相姬發，侍衛長麥斯潤，喬裝行經城市，這是他慣做的事情。他走過一個小院底門前，聽見一種聲音，便向裡一看，見有十個或十二個小孩，在月亮地裡玩。他被好奇心所使，要看他們作什麼，便坐在一個附近的石凳上，聽見其中那個最大的孩子說，“我們來扮演這靠極。”

阿利寇加同商人底事情，已竟鬧動巴革達德全城，小孩子們聽見了牠，都爭先恐後地作這種遊戲，每個人都願意扮演戲中底角色。提議作這種遊戲的那孩子飾靠極，很莊嚴地坐在座子上，另外的一個飾書記，帶來兩個孩子站在他面前，一個飾阿利寇加，一個飾被控的商人。

於是那假靠極問那假阿利寇加，他對於商人陳訴什麼罪狀。鞠了一躬以後，他說了他底事實，並請求靠極救他丟失的那麼些錢。於是那假靠極問那商人，他底辯護與真商人在真靠極面前陳述的一樣。在他說完情願立誓證明他所說的全是真的時候。

“別這樣快，”假靠極說，“你在立誓以前，我樂意看看那橄欖瓶子。阿利寇加，”他向那個飾阿利寇加的孩子說，“你帶着瓶子沒有？”



“沒有，”他答。

“那末快去取來，”另外一個說。

這假阿利寇加很快地帶回一個瓶子，他聲明這就是曾放在商人處的那個，問那商人，也說是的。把蓋兒揭去時，假靠極說：——

“這是新橄欖；容我嘗嘗牠。”於是，他吃了些個，繼續着說：“牠們底味很好，但是我不知道那橄欖收藏七年怎還這樣好；因此可喚些橄欖商人來，我聽聽他們底見解是什麼。”

於是兩個孩子飾的橄欖商人被傳到。“你們是橄欖商人嗎？”假靠極說。“告訴我橄欖保存多久還能吃？”“大人，”兩個商人回答，“憑我們怎樣地小心，第三年也就難出售了；因為牠們底味與顏色全失掉。”“假如是這樣，”假靠極說，“看看這瓶子裡的橄欖，已竟儲藏了好久。”

這兩個商人假裝地研究去嘗試那橄欖，回答靠極牠們是最近的好的。“你錯啦，”小靠極說，“阿利寇加說七年以前放牠們在瓶子裡的。”

“大人，”商人們回答，“我們可保證牠們是今年的產物，并可斷言在巴革達德的商人沒有一個說是

七年的橄欖。”

那個假商人不承認這種證據，但是那小靠極不聽他的。“別費話，”他說“你個無賴子。把他刺死。”於是小孩子們的遊戲告終，歡呼拍手，引導那假犯人去正法。

這凱立夫哈潤十分喜歡那孩子對於一件事的機警同智慧，并且那件事第二日要在他自己面前表決。他由石凳上立起對宰相說：“你明天能作一件不與事實相背的判詞嗎？”

“我以為不能，陛下，”姬發答，“假如這案子像小孩子會玩的那樣。”

“那末，記着這房子，”凱立夫說，“並且明天把這孩子帶給我，他可以在我面前判決這案子，并且那釋放商人的靠極也來跟一個小孩子學學他底職務。注意，同樣告訴阿利寇加帶着他底橄欖瓶子，並傳進兩個商人來。”

第二天宰相到了那小孩子住的地方，要求見這主人，碰巧他出門了，他底妻子蒙着厚面紗出見。宰相問她有小孩嗎；她答覆有三個，并且把他們叫來。這最大的聲明他昨夜飾扮過靠極。

“那末，孩子，”宰相說，“同我走吧；國王要見你。”

這使那母親異常驚恐，但這宰相保證不要緊絕沒危險，他在一小時裡把孩子帶回來。在小孩未走以前，她母親把他裝扮了一下，因為她怨這是去見凱立夫。

宰相把那孩子帶到宮廷裡，凱立夫見他非常羞縮，叫他不要拘束，說：“小孩兒，到我這裡來，你是不是審判過阿寇利加同商人。我很喜歡你。”

那孩子怏怏癱癱地說是他。

“好，我底孩子，”凱立夫說，“來挨着我坐下，你將看見那真的阿利寇加同真的商人。”

凱立夫用手拉過來小孩，坐在寶座旁邊，又叫那兩個商人。當那商人們走上前來很深地鞠了一躬的時候，他向他們說：——

“你們個人陳述個人底理由在這孩子底面前，他將給你們一種秉公的判斷，假如他不知所措，我可以代替他。”

阿利寇加同商人依次供完；在那商人要立誓以先，那孩子說：“等等；我們最好看看橄欖瓶。”

阿利寇加便把瓶放在凱立夫腳下，打開牠，凱

立夫看了看那些橄欖，拿出一個自己嘗，把一個給小孩。

於是喚來橄欖商人，他們報告那橄欖是好的，當年的。那小孩說阿利寇加聲明是七年前放進這瓶子裡的，橄欖商人又回覆了一回，與那小孩同他們小朋友昨夜扮演的一樣。

雖然這被咒詛的匪徒看他底情形是失敗了，他試着說些旁的事去辯護。但那小孩代替指揮他去受刑，并看凱立夫說：“陛下，這不是遊戲事，宣佈死刑那是你底權威，我不能夠，別照我昨天在遊戲裡頭成。”

凱立夫完全滿意了這商人底罪，便把他交給司法官去施刑。在未施刑以前，他承認了藏匿一千塊錢，并把牠們還給了阿利寇加。

這正直的國王，於是罷免了靠極，囑咐他學學那小孩怎樣很小心地盡他底職務；擁抱着那小孩，送他回了家，并給他一袋錢，共一百塊。

## 飛 馬

(原名 The Story of Enchanted Horse)

### I

波斯國以元旦這一天爲全國大宴會日，到了這天，舉國的男女老幼，全會集在絲織勒石首都；他們國王便在民衆中間，坐在他底寶座上，與民共同快樂。

這年又正在盛會熱鬧之間，有個印度人拉着一匹很奇怪的馬也來與會。乍一看，這馬與旁的馬沒什麼分別，除了牠被着很美麗很貴重的鞍韉與嚼子之外。但是要仔細一看，就知道牠不是一匹活馬，是被人用很巧妙的手腕做成的。這印度人跪在王底寶座以前，指着那馬說：——

“這馬是個奇怪的東西；假如我要到什麼地方去，只要片刻功夫，牠便飛到天空把我載到那地方去。從來沒有人看見過這奇怪的東西，我是特意帶來給你看的。倘你願意看的話，我便可演一回。”

這國王平常很喜奇怪的東西，對於這奇異的東西，更是喜歡，所以他就吩咐印度人騎一回看。印

度人騎上馬，問他到什麼地方去。

“你看見那很遠的山沒有？”國王說。“你去折那在山脚下長的棕樹底一個枝子回來。”國王剛上說完，印度人便在馬底頸頭上靠近鞍子的一個木樑搬了一下，那馬便像箭一般地騰空而去。國王同人民很用力注意這印度人同那匹馬，起初還像個小黑點，後來便看不見了。僅一刻鐘，那馬回來了。印度人從馬背上下來，手裡拿着一個棕樹枝子，走到國王底寶座前頭。

這國王急要把馬弄到自己手裡，便向印度人提說把馬賣給他。

“我很願意出售牠，”印度人說。“假如你能給我的代價。”

“你要什麼代價？”國王問。

“倘若你肯把你底女兒給我作媳婦，我底馬便可以歸你。”這話剛說完，所有的民衆都哈哈大笑起來。太子是非常地氣。

“不要聽這混蛋底話，”太子說。“這臭變戲法的還要想同皇家結婚嗎！”

“我當然不答應他底請求，”國王說。“或者他不

是真十分要這樣的代價，我將跟他談用旁的交換。不過在我未跟他商量以前，我願你自己試着乘一乘這馬。”

印度人很喜歡他試驗，便跑向前去幫助他，並且要說怎樣使喚這馬。但是太子匆忙的樣子，使他沒法幫助。一躍上了馬，跟着一搬木橛便飛去了。一會兒太子與馬便不見了。

那印度人忙跪在寶座前，乞求國王不要怪罪他。

“你看見他飛去的時候，你爲什麼不叫住他？”國王說。

“陛下，”印度人說。“他那樣快跑了，實在出其不意，使我束手無策；等我想起叫住他的時候，他已沒有了。陛下，我們希望他能找到第二個機關，只要他一轉，那馬便會仍舊落在平地。

“就是我底兒子找到那機關，”國王說。“我們如何能預料馬不落海中呢？”

“關於那層請放心，”印度人說。“這馬經過許多海，從沒有落下過，牠非常尊重牠底主人。”

“那還罷了，”國王說。“但是你要知道，除非是我底兒子平安地回來，或者我得到他還活着或很快

樂的消息，你底腦壳就保不着了。”他便吩咐御前武士把印度人關在獄裡。

## II

這太子扭轉那飛馬頸上的機關，當時那馬同騎者便如風一般飛入天空。漸升漸高，因為那馬不是真的，所以牠不知道疲乏也不知停住。太子不知如何是好：他往回扭轉那機關，但是停止不住那馬。於是他就去找另外的機關，後來被他在馬耳後找到一个小樞。他扭轉牠，立刻那馬起始向地而行。

他們落下來不像起時那末快。天已竟黑了，太子不知道他們到何地下馬。他沒事可做，所以他把韁繩放在馬頸上靜靜地坐着。

最後馬足觸了地，馬停止了。時已深夜，太子下了騎，週身發僵，並且非常地冷非常地餓。他用力向四圍看了看，覺得他們是在一个宮院底門前。

那門半開着，太子走進。他覺得自己在一个昏燈半明滅的殿中。那兒，沉睡的，是些佩劍的兵士。他們在那裡保護些個人。這太子又經過一个另外敞着的門，進入內室。他看見裡面有個很美麗的女郎躺在一張床上，睡覺，圍繞她睡覺的是些宮女。



太子跪在床邊，目不轉睛地看那美麗的小東西，輕輕地捧她底袖子，於是她醒了。她很快地睜開眼睛，見太子跪在那裡，她并沒現出害怕的樣子。他說：——

“美麗的公主，我是波斯國的皇太子。我因為一個特別的原故跑到這裡來，我請求你保護我。我不知道我是在什麼地方，但是我很知道絕沒危險加到我身上，當我看見我前面這樣一個美麗公主。”

“你是在孟加拉國，”她說，“我是國王底女兒，我住在我自己國家的宮院裡。你可以相信沒有危險加到你底身上。你假如是由波斯來，走了一個很長的路，必定是很餓很乏的了。我很願意知道你是怎樣來的，但是你先吃點飯睡覺去罷。”

於是公主叫她底宮女，她們醒了對於所見的是非常驚訝。聽了公主底命令，她們把太子帶進一個殿裡，給他些個飲食，然後把他帶到一間屋裡去睡覺，她們走了。

很快的天亮了，孟加拉公主起來，穿上她底美麗的衣服。佩帶她鮮明的東西，很貴重的鐲子和戒指。真的，在她未決定穿什麼以前，使那些宮女拿

了一件又一件的，以致累得她們都疲困了。最後她收拾停當了，使人傳言太子，她要接見他。

太子已竟醒了，並且已竟穿好衣服下地了。所以當公主呼喚他的時候，他立刻就到了公主面前鞠了一個深躬，並且謝謝她待遇他的好處。他於是把他來到這裡奇怪的原因完全說給她，並且告訴她將要騎那馬回波斯；因為他底王父不知他現在何處，必極其痛苦。

“不必，”公主說，“你不必這末快回去。我將指給你看孟加拉的華美，你也可以把波斯宮廷的事告訴給我。”太子不能不答應這點請求，如此他就變成公主底上客。

每天不是開譚會就是遊戲。他們射獵，他們聽音樂，他們看技藝或戲劇，可是光陰不停留地過去了。

### III

兩個月的光陰如此費去，太子不能再延緩他底歸期，便直接了當地與公主說了。他要走那實在是很難的，因為他們彼此全戀愛上了。這太子常常給公主看他怎樣能騎這飛馬，現在，他離別的時期到

了，便毅然地說：——

“你知道，親愛的公主，這是多末奇怪的馬，我是多末能駕御牠。你不是要委身與我麼？我們可以一同騎着回家。我底父親必非常要見我并歡迎你。我們在波斯宮廷裡結婚，一切都適宜。”

這公主也非常願意走，次日一大早晨，在大家全沒醒的時候，她收拾停妥，便與太子一同騎上飛馬；太子把馬首置向波斯便扭轉機關。他們離開孟加拉兩小時，到了波斯首都。

他們落在城市外面太子底別墅裡。太子囑咐他底差人善視公主，自己便進宮去了。他底父親在飽視他底險之後，真是大喜過望，他願意知道關於印度馬的情節及發生的事情。

太子說了一切經過，并詳述孟加拉公主對他的好處。他把如何騎着馬把公主帶來的話向父王說完，并請他允許自己同公主結婚；因為波斯國比孟加拉有勢力，公主也不是與他同等級。

這國王很喜歡地答應了，並且告訴他趕快把公主接來。他叫那印度人也出了獄同時對他說：——

“在我兒子急難中把你下了獄，現在他回來了，

我也放你自由。拉着你底馬赶快走，永不要再跟我見面。”

這印度人聽說太子底經過及現在去接公主的事，他便立刻騎上馬奔到別墅來。他比太子先到那地方，告訴衛隊長說，他奉了王命用飛馬來接公主。這隊長很容易深信不疑，因為公主曾騎着那馬來的；印度人便讓她騎在他背後馬上。

這印度人實在騎着馬奔了皇宮，可是他并沒落下。他站在國王與大臣能看得見而弓箭達不到的天空高處。這國王氣昏了，但他沒有什麼法子。這印度人嘲弄他以後，便把公主拐跑，無人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太子更比他父親焦急，因為他知道那是一個很可愛的公主，她竟被這種兇惡的法子擄去。他垂頭喪氣走到公主曾待過的別墅。那衛隊長跪下哀求饒恕了他。

“起來，”太子說，“別讓這種無味的懲責奪去我們底時間。我必須立刻出去尋找我底公主。你快去替我取來旅行衣裝，并且千萬別使人知道我去做什麼。”

隊長把衣裝拿來，太子脫去他底官服，換上便衣，他攜帶一隻珍寶箱子便出發去尋那可愛的公主。

#### IV

那印度人帶着公主一直到了開石密爾谷。他使飛馬落在地上，可是沒有立刻進城。他對公主說要她作他妻子。她不答應，他便打起來。因為她運氣好，這開石密爾蘇丹正同他許多宮人在就近。他看見那印度人舉拳直打那個公主，便站住問道，——

“你爲什麼打這女郎？”

“因為她是我底妻子，她不聽我底話。難道一個人不可以打他自己底妻子嗎？”

“我不是他妻子，”公主說。“老爺，我不知你是誰，但我是孟加拉公主。這人是個妖人，當我正同波斯太子結婚的時候，他用這匹飛馬把我劫了來。”

這蘇丹不能不信任那未美麗的一個女郎，於是他叫手下的人把印度人殺掉，他把公主帶回宮內。她大喜過望，她懇他必定把她送歸波斯太子。那蘇丹並沒說什麼，僅把他交給宮女手裡，並且給她換了好衣服。

這公主忽然聽見簌簌的鼓聲鳴鳴的角聲，她想

這必是宣佈給她送回的信息；但是不久蘇丹進來告訴她趕快去理妝好同他結婚；他們要立刻就結婚，因為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美麗的一個人，並且他相信從此以後也不會再有。

公主聽了那話失望極了，他悲哀着倒在地上。她昏迷了，在她蘇甦以後，她明白她現在是在蘇丹勢力底下，她假裝得了精神病，說胡話，做瘋樣。這蘇丹沒奈何她，就把她交給宮女們看管。

#### V

一天一天的過去了，這公主仍是不好。蘇丹召來各處的巫人醫士，可是沒有一個能治好公主。這件怪事哄動開石密爾全國，所以這新聞吹到一個來開石密爾省會旅行人底耳中。這旅行人不是別個，就是波斯太子，他便一直去找蘇丹。

“我的來，”他說，“因為我會聽說你將要與那孟加拉公主結婚時，她遭的厄運。我是個巫人，我知道一個治法。”

“那不行，”蘇丹說。“當一個巫人到他面前時，她更昏亂些。”

“我必要看看她，我獨自去看她，”那旅行人說。

“我相信我能治好她。”於是這蘇丹多了一線希望，很喜歡，他把旅行人帶到公主所住的屋門前，他就退後屏息靜聽。那公主不知這變裝的太子，便向他撲擊。但太子等她走近了，便低聲說：——

“我告訴你。我不是一個旅行人。我是波斯太子，來救你出難。”立刻公主變為安靜。這種將愈的現象使蘇丹大喜過望。那旅行人在室中待了一會兒就離去。從此他每天來診視一趟，公主也一天好似一天。蘇丹不知拿什麼好東西來酬謝這旅行人。最後那旅行人向蘇丹說：——

“現在只剩下一件事便可以使公主全愈。她到這兒來，騎着那飛馬，那馬底妖氣現時附着她，我們必要讓她在馬前面脫離那妖氣。我有一種特別的香，燃着可以驅除餘下的那點病。明天把那馬帶到城中一個廣野，讓公主穿着貼身衣服，站在馬旁邊。”

蘇丹如旅行人所囑的使手下人去辦，全城人皆來看這特別療治公主的法子。在大眾站立看着的時候，旅行人燃着了香，一股大煙升起，把飛馬，旅行人同公主都遮沒。

一會兒煙散盡了。在地上放着旅行人的衣服，

半空中懸着飛馬，身上騎着旅行人與公主。那馬頭是轉向了波斯。

---

## 哈 生

(原名 The Story of Cogia Hassan Alhabbal)

那是巴革達德——回教國首都，在今東土耳其——凱立夫——繼穆罕默德而主政者之稱——樂施德有一個習慣，他每易裝出外私訪，俾知民間實在的情形。有一次他走在街上，看見一座新屋舍，似預備給貴人的，異常裝煌華麗，他非常驚訝，注視了好久。後來凱立夫吩咐宰相由隣近華屋住的人打聽出來，這華屋屬於一個名寇加哈生姓阿哈巴的，他底職業是打繩匠，在他窮的時候，那鄰人曾見他工作。用任何方法他闊起來，自然不再窮了，他底生活狀態很適宜這華屋。

“我必要看看這幸運的打繩匠，”凱立夫說。第二天宰相把打繩匠帶到宮廷，他敘述他歷史如下：一  
主教，我姓哈生，由我底職業上，平常人全知



我問哈生阿拉巴。我幸運我快樂是得我兩個朋友底力，他們底名字叫沙得，沙堤。沙堤是很闊的，他常說，離開‘幸福由於有錢’這句格言，從此沒人會獨立的。他又說，最窮的，由於一個人底資本不足，並且他還慳，無論誰要會用他底資財——甚或很小的資財，沒有不發財的。沙得則反是，他認為窮人可以有另外發財方法，就是有時碰到個巧機會。

“好，”沙堤說，“我們不用再爭論，可以去試驗我們底主張；我把一大筆款給些窮工人，假如他們沒浪費牠而未發財，那末你最好用另外的方法去試驗你底主張，或者也可以成功。”

不久沙得沙堤經過我底房子，正值我在打繩。他們很驚訝我這樣勤儉而不剩些錢。我告訴他們，無論如何勤苦，也只能保持一家生活，實在談不到買材料開張營業。我們譚了好久，沙堤由他懷中掏出一個錢袋說道：——

“拿着這錢袋，裡面有二百元金幣。上帝保佑你，我希望他降給你福氣善用這些錢，假如牠們能幫助你興勝起來，我與我底朋友沙得一定很喜歡。”

哈生繼續往下說，教主，我樂得使我說不出話

來，我只能對着我底恩人底衣服下擺親吻一下；但他急提起來，他們走了。

我回來工作着想，如何保守這錢袋？因為在我這窮屋子裡也沒箱子也沒厨櫃去貯藏牠。通盤計算，最好提出十元放在一邊預備現在用，餘下的平舖在竹布上縫在我底頭巾裡。用這十元錢買些大蘇貯藏起來，再說我們家裡許久未吃肉了’買些預備晚飯。

當我回家的時候，一隻餓鷹飛奔我來，設若我不很快地把肉握住，就被牠攫了去；但在這爭拒的時候，我底頭巾落在地上。那鷹見了頭巾，便捨去了肉，抓起牠飛去。我急得喊起來，站近我的男女與兒童也幫助呼喊，但這對於鷹是無效的，很快地我們看不見鷹與頭巾。

這使我很頹喪，因為不得不再買頂新的；十元金幣頗不經用。剩不多的時候，我底家庭同我底生活較勝於前，但不久金盡，我們依然貧困。我尙且沒有抱怨。“上帝”我說，“你願意我發財；我不指望牠們，牠們應當又把牠們拿出來。我對於已竟得的利益，將要贊揚牠們。”

我可憐的妻子不能安靜忍受這種喪失，在我告

訴鄰人，鷹攫去我一頂頭巾，在邊緣貯藏一百九十元金幣這件事的時候；他們僅笑了笑，不相信這回事。

在這不幸事半年後，兩個朋友又來看我。“喂，”沙得說，“我們上次見你以後，沒有問你如何進行事業；不用疑惑牠們沒受損失。”

“先生，”我說“我很悲傷告訴你們，就是你們底好意與我底希望都失敗了。”

於是我詳細地述說了所發生的事，幾乎不想他們必定信。起初他們也不信，但是他們知道我是個誠實人，並且沙得想起另外幾個鷹底奇怪故事，所以沙得自己差不多似乎信了。他從腰帶中取出個錢袋，數出二百元金幣，交給我手裡，我把錢放在懷中，因為沒有錢袋；他吩咐我將來小心點。在我剛要謝他第二次施濟之前，他們走了。

這天我沒繼續工作，趕快回了家。也沒看見我底妻同小孩。我把錢掏出來，拿出十元放在一旁預備現時用，餘下的捲在一塊新竹布裡。很快地結了個結，放在瓦罐裡，裝滿了糠，立在一个角落裡。這樣我想不會再有人拿牠了；不久我的妻子回來了，

我到外邊買了些大麻，關於沙堤第二次施惠的事一字沒說。

一天我沒在家，一個賣婦人洗澡胰子的，經過我們那條街。我的妻子沒錢，便同他商量用些糠來互換，他認可，就此成交。

我攜帶着大麻很快地回到家，立刻發見罐子沒有了。我提心吊胆地問我妻子，罐子到那里去了，她說已與人交換了胰皂。

“哈，倒霉的女人！”我嚷，“你不知道我底事。那糠，帶去了沙堤先生第二次給我的一百九十元錢。”

這話刺痛了她底心，急得瘋狂，扯裂了她底髮，撕碎了她底衣。“我到何處去尋賣胰皂的人？”她說；“噯，丈夫，爲什麼你不預先告訴我？”

“我們必須忍耐這喪失，”我說。“到底，富人所有的我們何嘗沒有？我們呼吸同樣的空氣，同樣享受太陽底光。他們底死與我們一樣。總而言之，我們敬畏上帝，沒有利益我們應當希求。”

我們這樣安忍我們自己，我仍舊去作買賣，好像沒遭什麼事，我僅怕沙堤先生來了板着面孔問我

怎麼增加他底二百元錢。

II

過了些時，沙得同沙堤，又來訪我，看是如何發財。每人仍保持池底關於幫助我發財的成見。我使他們相信，所以沒看他們，直到他們說話以前，我永沒舉起我底眼睛。於是我慚愧地告訴他們第二次的失敗。“我能想到我底妻子同日把那罐給賣胰皂的嗎？雖然我很願意牠，但是失敗了，先生。”我繼續轉向沙堤說，“我知道上帝意思，不能在你手中發財，我只好認命。但是我依舊像已竟發了財似的感謝你。”

“我不懊悔這四百元錢，”沙堤說，“我很願把牠們獻給上帝，因為我要試驗我底主張。沙得，”他向着池底朋友說，“假如除了錢之外能使一個窮人潤了，你可試驗你底主張。讓哈生作這被試驗的。”

沙得手中拿着一片鉛給沙堤看。“你看我，”他說，“在路上拾了這一片鉛；我把這給了哈生，你將看見這東西值多少錢。”

沙堤譁然大笑。“這小片鉛值什麼？”他說：“一個子兒！哈生要牠有什麼用？”

“拿着牠，哈生，”沙得說；“讓沙提笑；遲早你要告訴我們走好運的新聞。”

一想他是開玩笑，把鉛片接過來謝謝他，這兩個朋友走了。

那天夜裡，在我脫衣服的時候，鉛片由衣袋中掉出，我并沒想着牠。我把牠拾起來，放在挨着我底旁邊。當夜，就發生了事故。住在我很近的一個漁人，需要一片鉛修補他底網。但是天太晚了，無處可買，假如他那夜不打魚，第二天全家就得挨餓。因此他叫他底妻子到左近鄰舍去求一片鉛。除了我們那兒旁處她全去了，她回報她丈夫沒有。“到哈生家去是沒用的，人家缺乏的東西，他們永久沒有。”她說。

“沒關係，”漁人說，“你到那兒去一蹓。這回也許吉利。”

我們被她敲門聲驚醒，她告訴了所需要的，我告訴我底妻子這兒正有一片鉛，是沙得先生給的。她暗中摸索尋着了牠，便交給漁人底妻子，她喜歡極了，并且告訴我們，無論她丈夫頭一網得些什麼，都給我們送來。

漁人得到那鉛片非常喜悅，第二日他如約送來一條二尺半長的魚，肥瘦長短相稱。

“街坊，”他說，“上帝隨便僅賜給我這一條魚，作送你的禮物。如此，我請你收下。假如他使我再下網全撈滿了魚，那末全是你的。”

“相好的，”我說，“那鉛片值不了多少錢。街坊有什麼需要，應當彼此幫助。我將來也要求你的。從此雖然你很慷慨地贈給我魚，我決定璧還，只能心領神謝。”

當我把魚帶到家去，我妻子以為，這樣大的魚，不用鐵排去燒，就須用鍋去煮；但是我告訴她，我有法子烹調牠，便回去忙我底工作。

我底妻子在洗魚的時候，發見一塊玻璃礮子。她便給了最小的孩子作玩具，他們姊妹兄弟互換地拿着，喜悅牠光亮美麗。晚上掌燈的時候，他們母親站在燈底前面，小孩子便看那東西直放光；小孩們嚷起來了，因為他們哥哥不給他們在暗地裡玩那放光的東西。

我回家聽見這爭吵的原因，便把那玻璃礮子要來，讓我妻子把燈滅了，於是便見那東西發出很亮

一道光，足可使我們照着牠上床。我把牠放在燈罩上說：“看！這是沙得先生給我們一片鉛的大利益；我們將省了油錢。”

孩子們見燈滅了，那玻璃代替了牠，於是驚喜地喊了起來，致把四鄰驚動。

僅有一牆之隔的我們底鄰居，是個很闊的猶太珠寶商；這珠寶商同妻子睡處離我們最近，我們孩子底聲音驚醒了他們。

在這天早晨珠寶商底妻子到我家裡來，口出怨言，因為驚擾他們底初覺。“好街坊蠟奇太太，”我底妻子說，“我很抱歉；但是你要知道，小孩子哭笑是因無關緊要的事情。你看！就因為這，我從魚裡取出的玻璃碴子。

“實在，”珠寶商底妻子說，“我相信你所說的，這是一塊玻璃碴子；但是我要買牠，假如你願意賣。”

小孩子們突然闖近來，哭喊着不許他媽賣了他們底玩藝。她安慰地答應了他們不賣。但珠寶商底妻子出門的時候，她低聲悄語地跟我妻子說，別把牠賣給人，也別讓人知道。於是她趕快跑到她丈夫底舖子去，報告她所見的，在回家的路上，她偷偷



問我妻子，假如要把那玻璃賣給她，情願出二十金元。

我妻子以爲這價很不少了，並且要那玻璃也沒用，便要跟我說。剛巧我回家吃午飯，我妻子便迎着門跟我說，假如我願意要街坊贈給的二十元錢，便把玻璃賣給他們。我沒言語，我想起信任沙得先生告我說的那鉛片能使我發大財。那珠寶商底妻子見我不言語，以爲是嫌少，她說：“那末我給你五十元錢，街坊，假如你願賣。”

我很快地察見了她底誠懇，我便告訴她，我底希望比這多的多。“好吧，街坊，”她說，“我給你一百元，這無法再多了，我不知道我丈夫答應不答應。”

於是我明白地告訴她，我要賣一萬塊錢；我知道這金剛石——因爲我已窺着牠是——值得比這還多；這是我看着街坊的情面，限制我自己要這價；假如他們不認可給這些錢，別的珠寶商將比這給得還多。

還了數次價，她增加到五千塊錢，當夜珠寶商回家，也來增價，每增一次爭論一回，到了他們依着我給了一萬元。

這樣金剛石賣了，出乎我希望的大富起來，我謝天謝地。假設我知道沙得同沙堤兩先生底住址，我必跑去跪在他們腳下表示感謝，因為他們倆懷着同樣的慈愛。

於是我想用我這錢財。我底妻子要買闊的衣服，好的房子，美的家具；但是我底意見不同。我立刻走向我底夥計，同我一樣肯賣力氣的人，我預先把工錢給了打繩子的工人，替我工作。因此我常獲得巴革達德地方所有的生意，人們全喜歡我的不失期與迅速交貨。不久我到本城各處去租棧房，存留我底貨物。每棧用一個夥計管理，或零售或批發，獲利無算；我把事業合到一塊，造了你昨天看見的那房子。雖然牠舖張很大，牠包括我底家庭，同我各處的棧房。

### III

不久我遷入新居，沙得同沙堤又到他們知道的早先那地方訪我，出乎他們意外我已變成一個大商人，不再是平庸的哈生，已是寇加哈生阿哈巴丁。他們立刻出來訪我於新居。當我見他們到來便跑出去接迎，并吻他們底衣邊；但是他們不允許却抱住

我。我說明尙未忘却他們所應得的敬禮，或是說我還欠他們許多的債；請求他們坐在上座，我自己在對面坐下。

於是沙堤對我說：“寇加哈生，見你我不能表現我底快樂，我相信我給你的四百塊錢使你運氣大變更。”

沙得畢竟不能同意於是說：“沙堤，我是辯論那個，你仍舊怨哈生曾告訴我們那兩件意外的事是沒遭。讓他自己說，他現在的好運氣由誰身上得的多。”

“先生，”我說，“我將如早先那樣誠實告訴你們這整個的事實。”於是我把剛才所說的故事說給他們。

沙堤對於這金剛石的故事，不像我曾說給他的鷹的同賣胰皂的那兩個故事那樣相信。“但是，”他說，“我相信你現在是富了，因為用我底方法，我實在歡喜。”

當他們站起要走的時候，我說：“請賞臉，我希望你們今夜同我住在此處，明天早晨我們坐着船到小別墅裡去玩，晚晌再回來。”

他們很贊成，這晚吃大餐聽音樂談我商業底情

形，很快活地過去了。我對於他們的敬意是一樣的，因為沒有沙堤，沙得絕不給我一片鉛；沒有沙得，沙堤也絕不給我四百元錢。

次日很早的，我們乘了六個水手的遊艇，艇裡面全舖了地毯，奔向我底別墅。因這園子的美使我朋友無暇譚話，橘樹的叢，檸檬樹，那香氣飽蘊着音樂般的鳥鳴，沙得同沙堤屢次停步向我致謝，因為我給他們引到這樣一個美麗地方。

在橘叢盡處，我指給他們一大片大叢林。在那裡，我底兩個小孩子同一位教師一個聽差剛到，是我囑咐他們來吸收新鮮空氣的。他們看見一個最高的樹枝上有只鳥巢，便叫聽差爬上去摘。到了上面真使他驚訝，原來那鳥巢是個頭巾作的；他把牠拿下來，他想，我必定願意看這奇怪的鳥巢，便讓那小孩子給我拿來。

兩個朋友同我真奇怪那鳥巢，尤其是我，因為我認識那頭巾正像鷹抓去的那個。我很仔細地看完以後，又輪流着看了一過，我向我底客人說：——

“先生，你們還想得起來跟我頭一次談話的那天，我戴着牠？”

“我沒想着，”沙得說，“我們誰也沒注意牠；但假如有一百九十塊錢在裡頭，那就不用疑惑。”

“先生，這是一個同樣的頭巾，”我答，並且把那小鳥取出來，把頭巾展開，讓他們臨近了看。我很快地把沙堤先生所給的錢拿出來。我放在他們跟前說道：“這兒，先生，請數一數這錢，或者是對的。”沙得便一數，恰好是一百九十元錢。

沙堤不能再否認如此明白的真理，並且跟我說：“我贊同，寇加哈生，這錢不足以使你富；但是你曾放在瓦罐中的那一百九十元錢又將怎樣？”

“先生，”我說，“我已竟告訴你關於那兩筆錢的事實了，我更希望對你能證實牠。”

我們待到太陽落了以後，便乘着馬在月光中達到巴革達德。一件事又發生了，就是馬夫底懶惰，沒預備餵馬的穀料，並且糧店也全上板了。便打發一聽差到工廠去找，很快地他拿着一個瓦罐回來。他見罐中綰着一塊竹布，並且很重。他立刻把罐帶給我。我登時知道了牠是什麼，就對兩個朋友說：

---

“先生，那是上帝底意思，你們沒有與我分別，

使你們知道你底話誠實。這兒是那另外的一百九十元錢。”

於是我把錢在他們前面數出，並喚來我底妻子，她說這罐子不是別個，正是他曾給賣胰皂的。

沙堤不能再疑惑，轉向他底朋友說：“我對你讓步，沙得，我信服錢是不能常常幫助人富的東西。”

在沙堤說完時，我對他說：“我不敢要求把這三百八十元錢還你，從此我知道，不要對於錢存些利益的思想；假如你允許我，明天我便把這錢散給貧人，上帝必賜福我們倆。”

這夜兩友仍在我家中睡覺。在次日我們分別的時候，他們答應繼續着交朋友，去訪他們，我認爲這是很大的榮幸。

這凱立夫，聽到故事結尾時，說道：寇加哈生，我從來沒聽過這樣長而有趣的故事。應常常謝謝上帝，好好地享受福氣。使你發財那金剛石現在我底庫中，我很喜歡告訴牠到此處的歷史。預備給沙堤解釋關於這希有的金剛石的疑惑，你可以帶他同沙得去找我底司庫官，他將給你們看。

於是寇加哈生跪在寶座前叩首退出。

## 仙 后

(原名 The Story of Prince AHMED)

印度的一個蘇丹，他有一個最高的壽數，所以在位很久。他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叫胡生，二子叫鵬梨，三子叫阿邁德。他還有一個漂亮姪女，是同他底兒子們一塊長起來的。

現在，他底姪女已到該結婚的年歲了，這蘇丹欲在國中太子裡選出一個作她底丈夫。他剛作這種思想但他已發現他每個兒子都正在同女郎講愛。這使他太不痛快了，因為他知道，假如有一個同她結了婚，餘下的必要同他爭鬪。他便把三個兒子叫到跟前對他們說道：——

“我底兒子們，我知道那是不利於你們的。你們底表妹對於你們每個人全愛，可是她只能同一個結婚。我們必須找出些你們能同意的法子。讓每個出門向不同的方向去，明年今日仍會於此。我將給你們一筆巨款，合你們身份的去旅行。那末請你們全帶回一件希世之寶，誰帶回的最有價值，我便讓他與公主——我底姪女結婚。”

他們同意了這件事，並且一同出發走了一日之程。在這天晚上他們睡在一個店裡，次晨分途走去，議定明年前二日在此相見。

胡生太子到了一個海岸，是一個由世界各處來的商人會聚的一個市集。他看見這裡的舖子都滿裝着新奇的貨物。真的，他走來走去非常的疲乏，這時一個商人請他坐在他舖子前面，他喜歡極了。在他休息時候，有個人拿着六尺見方的一塊地毯走過，並高聲喊，牠底價格一千八百塊。這太子把他叫到跟前，看那地毯。

“這是一塊好地毯，”他說“但是爲什麼要那末貴，我看不出牠那點新奇。”

“實在，”回賣者說，“你看牠沒什麼特別，這地毯尙值一千八百塊錢；因爲假設你買了這毯子，坐在牠上面，你心中想到那兒去，一轉眼的功夫便把你帶到。

“倘是那樣，”太子說，“牠足值那些錢”。

“我說的是實話，”回賣者說，“來，試給你看，你同我坐在這上頭，我願意我們回到你剛纔離開的那店，”立刻他坐毯上，即時到了太子住的屋中。太子



喜歡極了，給了賣毯子的一千八百塊錢，毯子便算了他的。他既然不需要回家的時候了，他便把這一年餘下的時光，全消耗這市集中去飽覽奇珍。他十分相信那兒再沒有比毯子更珍貴的了。

這二哥——鴨梨太子，走向波斯。他到了京城，繞行各大街，聽賣貨者吆喚他們底貨物。有一個人手中拿着一個象牙筒約一尺長一寸厚。他吆喚着要賣給人一千八百塊錢。“這末一個平常的小筒，”太子說。“爲什麼你要那末些錢？我看牠沒什麼特別。”

“實在，”賣貨者說，“你看看沒什麼特別，但這筒足值一千八百塊錢；因爲假如你買了這筒子，無論你想看何處，只要你往筒裡一看，便可見到。真的，你可以試驗牠，便知道我底話對不對。”

鴨梨太子要看看蘇丹——他父親，便往筒裡一看，見他坐在寶座上，樣子是很康健，快活。他又看公主，見她也正歡樂地處在宮女們中間。看畢他很樂地付了一千八百塊錢，因他相信彼處不能再有貴重東西。

這最小的阿遮德太子，走向阿拉伯，行經一個市場，見一個小販手中持着一個蘋果，吆喚着賣一

千五百七十五塊錢。

“一千五百七十五塊錢！”他說。“一個蘋果要一千五百七十五塊錢？爲什麼你要這樣大的價？熊軀并不怎樣特別。”

“實在，”小販說，“你熊軀沒什麼特別，但是牠足值我所要的價。因爲牠能醫病，卽或一個人病的要死，只要一嗅牠，便立刻可以痊癒。”

“假使是這樣，”阿邁德太子說，“這蘋果便足值那個代價。但是如何能使我知道醫病的話是真的呢？”

“本地的人全知道，”小販說；於是去問每個人都說這蘋果能治病。更一個人說他有個朋友，現在病得很重，他十分相信這蘋果可以醫他好了。

“讓我們來試試，”太子說；“假如你證明你所說的話，我便拿一千五百七十五塊錢買你的蘋果。”因此他就去看那病人，病人聞了蘋果以後霍然而癒。阿邁德太子趕快買了這蘋果，他相信那邊不會再有更珍異的東西。

## II

一年將終，胡生太子坐在他底毯子上，要回到與他弟弟們約集的那店裡，一瞬便到了。隨後不久

鴨梨太子到了，最後阿邁德太子也到了。他們彼此遇見是非常喜歡，因為每個人自信全有一件珍寶。

“我們有功夫要說說我們旅行所遇的事了，”大哥說。“讓我們立刻獻出我們所帶回的東西。你們看見這樸素的毯子嗎？我用一千八百塊錢買得牠，實在值這些錢，因為我由海岸到這裡只須一展眼的功夫。你們能獻出跟這相等的東西？”

鴨梨太子說：——

“你底毯子實在新奇。但是看這小筒。我用一千八百塊錢買得牠。往裏看。你能看見你所要看的地方。假如牠不比你毯子值得多，請你說明。”胡生太子接過小筒，向着蘇丹底皇宮，往裡一看。登時他面如死灰。

“哎呀，弟弟！”他說。“我們帶回的寶具有何用？我看見公主躺在她底床上，宮女們圍繞着她，差不多快死了。”

“你說什麼？”阿邁德太子說，也往小筒裡一看。“假如我們即時能到她跟前，我可用蘋果治活她。看！牠底樣兒像個普通蘋果。但是我曾用一千五百七十五塊錢買得牠，真值這價錢；因為設若有個人一嗅

牠，這人無論如何病重都沒事了。”

“那末立刻我們坐着毯子走，”胡生太子說。“這地位够我們三人待，我們心中想着要到公主那裡去。”他們登上地毯，立刻就到了一群哭泣宮女的中間，阿邁德太子把蘋果舉在公主臉旁。她最後的喘氣吸入蘋果底香味。她睜開眼向四圍一看。

“爲什麼我躺在這裡？”她問，“並且爲什麼你們哭？我十分安好。”三個太子離開此處去見蘇丹，他見着他們是非常歡喜，他們說了他們底故事，并獻出寶貝，更請問他，他們之中誰可娶得公主。他思忖了好久，於是說：——

“那很難說得十分公平。真的，阿邁德，就是你真能够用蘋果醫好公主。但是你不能知道她病，假如你不坐胡生底毯子上。真的，鴨梨，就是你底筒子照見公主病了；但是也沒用呀，假如沒有胡生底毯子給你坐，阿邁德底蘋果給她嗅。真的，胡生，就是你底毯子能立刻把你們三人帶到這裡來，但是你不由鴨梨底筒子照見她病，在她要死以前你絕不回來；卽或你們回來了，但是那也無益呵，假如阿邁德沒帶回那個蘋果。哎！你們全帶回新奇的寶物，

要將公主嫁給這個而不嫁給那個，是很不對的。我們必須試个旁的法子。”

於是他告訴他們全出外到校場去，每人拿弓一張箭一支，誰射他底箭最遠誰娶公主。所有的人民同蘇丹跟隨着他們，這三個弟兄輪流着射。胡生射到很遠一个地方。鴨梨看那箭落的地方，便用盡腕力拉他底弓，他底箭落在更遠。最後輪到阿邁德，他拉開了弓。箭離弦飛去。他們尋找牠，但是不能找到了。於是蘇丹不管阿邁德說什麼，便把公主給了鴨梨，舉行結婚。

### III

胡生太子不願參加這婚禮。他坐在毯子上離開此地到了个遠鄉，他獨坐默想。阿邁德太子也是一樣，他愁於在宮裡待着。在鴨梨舉行婚禮以前他離去，因為他急於要知道他底箭變了什麼，所以他去找牠。

他到了射箭的地方，往前走着，注意場子兩邊；雖然沒找着牠，他仍往前走。最後他走到个嶮峻的大石堆，在大石腳下，插着那箭。他驚訝的不得了，他知道他不能射這樣遠，并且也沒人會射這樣

遠；但是那箭明明在那兒。

當他站在大石前面時，他看見一個鐵門。他一推牠便開了。他手中持箭便擠進，起初像在一个黑洞裡，走上去就變亮了，他覺着自己是在一个大宮院裡，在他前面立着一位貴婦人帶着皇后的氣像。她走上前來并且說：——

“歡迎，阿邁德太子。我是在此等候你。我是個落凡的仙人，是那最有勢力的天神底一位女兒。我知道關於你及你們弟兄的一切事，你沒能同那公主結婚。我因為那原因做了地毯小筒同蘋果。我也因那原因，使你底箭飛到看不見，實是我要引你到這裡來。假如你願意同我住在一起做我底丈夫，我將使你一年永久快樂。”

阿邁德太子遊遍了這宮院。他看了這地方所有的奇蹟。他在一个大宴會上坐着，見了住在這地方的天神和魔怪。每天那個仙女佈置些個可驚可喜的事，些個新的同奇怪的東西，阿邁德太子很快活的同她住了六個月。

#### IV

六月終了，阿邁德太子很怨回宮覲父。因他曉

得父親必以爲他死去。所以他把心意告訴了仙女。她是很害怕的，惟恐他走了不回來；阿邁德太子真誠地愛她，就說，假使這件事使你不痛快，我我不走。

蘇丹很悲痛他兒子阿邁德太子的丟失。他命令宦官到各處去找，可是他們找不着他；蘇丹底苦惱與時具增。後來一個女巫被帶來見蘇丹，他便求她去找阿邁德太子，他現在何處，假如沒有死。

“假如你給我限期到明天，”她說，“我慫我能找出來他。”到了第二天她說：阿邁德太子是活着，但尙不能說出他現在何處；”蘇丹本來不明白，這個更使他胡塗。

阿邁德太子并沒再向仙女說及他要回去覲父的事；但是她知道他仍舊想回去，因爲他常常發愁發怔。所以一天她向他說：——

“我知道你仍是想去看你父親，我也知道你對我說話很誠實。你將要走。讓我來告訴你什麼應當作與什麼不應當作。你不要告訴你父親這些日子在什麼地方，也不要說出我。僅告訴他你很快樂，回來惟一的理由是使他放心。”

阿邁德太子全答應了，便離了這座宮院，騎上一個很美麗的馬，帶着十二個隨從也全騎着馬。那距離蘇丹皇宮本來不遠，在蘇丹又見到他兒子時，滿心都快樂。阿邁德並不失約，對於經歷的事一概沒說，第三天頭上，他騎馬便回來了。

她很歡喜接着他，她相信他對於她的愛情，她不再看守他。她反讓他月底又去看他父親，如此下去，阿邁德太子屢次去看他父親，蘇丹；他父親忍住不問他從何處來。

蘇丹底宦官起首嫉妬阿邁德太子，并發出警告，這事充滿了蘇丹底耳朵。他們說太子絕不能由遠地來，因為他底馬常不疲乏；他必定得了大財；最後又說，那是很明白的，他打算由蘇丹手中奪去這國家。蘇丹對於宦官的警告非常感謝，但是他說絕不信他兒子有這樣的行爲。

他終於有些懼怕，所以又把女巫召來，讓她找出他底兒子到那裡去。她用法術曉得了太子尋箭處。她也走到大石腳下。在那裡隱藏好自己，看着太子同隨從來了。於是她不再看，知道他們必要經過許多仙門。



數日後，有個機會，因為太子又要去覲見蘇丹，這女巫現在要施行她的計策，她又跑到大石處躺在那裡像個要死的人。當太子由門裡出來的時候，他看見一個可憐的婦人病得不能說話了，他滿腹憐恤，他告訴隨從把她放在馬上，載進大門到了仙女底宮院。

這仙女立刻知道此中必有事故，於是警告太子說有人要害他，但是他說不能，因為他沒錯待過誰；所以他又動身去看他父親蘇丹。那仙女看護着這婦人，不久她蘇醒了四週一看。她見所有華麗使她驚異，仙女帶她遍歷各宮殿。

最後把她送出仙門，她想回頭認準這是那兒，她好再來，但是看不見了，於是她回去見了蘇丹，報告她所見的。最後她說：——

“啊，蘇丹，你知道，那仙女是多末濶呀。若是她逼迫你底兒子奪取你底寶座，增加財產，你將怎麼她？”

這蘇丹很心動，命他底議政大臣為他劃策。他們主張，雖然不置太子們於死地，必須立刻拿問，關在獄裡。女巫請求容她說幾句話。

“那樣好嗎？”她問。“太子底隨從盡是這些妖精。你們拿不着他們。他們能從雲中逃回去見仙女，她必用暴力取你底王位。不如給兒子許多難做的事，假如他做，甚好，你可以獲得些个利益；他若不做，你便可有个罪名加到他身上。”

“你說讓他做什麼？”蘇丹說。

“讓他携來一个帳棚，小至於一人底手能够提携，大至於足遮蔽你底全軍。”他們允許採用這聰明的計策，第二天，當太子來問候的時候，這蘇丹說：——

“我底兒子，我已竟知道你同個仙女結了婚。她對你効力，你對我盡忠，那是很應當的。你知道，我無論那次去作戰，我備辦這騾子駱駝同別的牲口供給駱兵士帳棚，要費多少錢。現在我很相信，那仙女爲你的原故給我一个一人手能提携而可以遮蔽我底全軍的帳棚。向她要這東西。”太子對於這件事覺得很困難。

“不錯，”他說，“你說我同仙女結婚，我不知道你如何會曉得。并且我不敢說她能做這件事，但是你是我底父親，我服從你底命令。”

“孩子，”蘇丹說，“假如她不願做這樣一件簡單的

事情，她必定不很愛你。就去求她。”太子很煩惱，沒有像每次坐的那樣時間長，就立刻離了皇宮。他回去見着仙女，她很詫異他底愁容，硬問他底困難。

“我不知道那是怎走露的風聲，”他說，“這蘇丹，我底父親已竟知道了我們結婚。”那仙女很敏捷地回答他，“就是那病婦人，她是他底探子。”

“但是還有事，”她說，“是什麼？”於是他便把蘇丹告訴他轉求她的事說了。“請放心，”她微笑着。“我不久給你父親證明我對於你的愛。”於是她喚來一個婢女，命她把她底那最大的帳棚拿來。婢女手中拿着一个小盒很快地回來，仙女便把那東西遞給太子。

他有些迷惑。他曾聽見囑咐拿大帳棚，現在拿來的是一个僅裝得下一只戒指的小盒。仙女笑了。

“你以為我戲弄你，”她說，“來，”她向一個差人說，“把這帳棚打開。”於是這帳棚在一个廣野地方打開，太子一看，其大足容他父親所有的軍隊兩些。

“你看，”仙女說，“這帳棚有你需要的兩個大。但是你要知道，牠能大能小，隨你底意；那軍隊是多大，牠便可張到多大。”

## VI

於是又把帳棚放在小盒中，太子携着牠騎着馬奔向他父親蘇丹底皇宮。蘇丹很奇怪他回來那末快，當他看見帳棚的時候，便把牠打開，真個把他底全軍盡遮蔽，使他無限驚訝。但是他對於阿邁德滿腹疑嫉；他愈想那件事，愈使他對於仙女神力害怕。

蘇丹又把女巫召來，她告訴他去要獅子泉的水。那誰全知道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當太子聽到蘇丹要獅子泉的水，他非常氣。但是他又說必須將這事告知仙女。他在告訴他父親見了帳棚非常喜歡之後，他又說：——

“我父親同時又要一件大禮物。他要獅子泉的水。無論我父親要什麼，我能辦得到就辦。但是這件事隨你底便，因為他向你這件禮物是很不對的。”

“請寬心，”仙女說。“我曉得這是誰教給你父親的，但他對於你我絕找不出過錯。這獅子泉在一個銅牆鐵壁的大宅底庭院當中。四隻猛獅保守着大門；這兩個睡那兩個不睡。我願意告訴你如何很平安走過去。”

在仙女說話的時候，她手中握着一只針一條線，在她身旁另外放着些線球。她給太子一個說道：——

“拿着這線球。再攆兩匹馬，你騎着一個領着一個；把一個今天殺死的羊，分爲四半，放在空馬身上。我再給你一個瓶子拿着，你必須把牠帶回水來。”

“明天一早動身。當你走到一個鐵門的時候，便把線球拋出去，你握着一根線底頭。那球向銅牆鐵壁的宅滾去。你隨着牠便奔向四隻獅子。牠們必醒了大吼着。你把四塊羊肉拋給每個一塊，跟着用刺馬針猛擊馬腹向泉奔去。把瓶子灌滿便往回跑。這獅子忙着吃東西沒功夫捉你。”

太子照着他底話去做，果然把水取到。但在他出門又經過獅子旁邊的時候，他看見兩個獅子放下牠們底食物跟着他。

起初，他拔出劍來，預備爲他底生命而與兩獅一戰，但是後來他看出兩獅對他并無惡意。一個跑到頭裡，一個跟在後面，最後來到蘇丹底皇宮。到此兩獅離開太子回去了，他便去見他父親。

“父王，”他鞠下躬去說，“此是獅子泉的水。我願意你很康健，永久不用這水。”蘇丹非常喜歡；他說

：——

“孩子，你做的很漂亮。我只再有一件事求你同你底仙妻。我希望你給我帶一個人來，只要一條腿，半人高，他底鬍子三十尺長，他底肩能擎五百磅的鐵條，他玩鐵條像玩一根棍，并且能說話。”

## VII

這太子心神沮喪。他不知何處可以尋到這樣一個人；他只得回去把這事告知仙女。

“因此我知道，”他說，“我父親是處心積慮地來傷害我。”

“不必沮喪，”她說。“我知道這人。他是我底兄弟。他很兇暴的，但他對於渴望他的人也很和藹。看見他的時候你不必害怕。”

說完她便吩咐差人在走廊的鍋裡升起火，她拿些香末擲到裡頭，便起了很濃的烟雲。在烟雲散盡時，仙女底兄弟站在他們跟前。

太子剛一看他，便覺毛骨聳然。這人是一隻脚半人高；有三十尺長的鬍子，在他肩上擎着五百磅重的鐵棍。他惡狠狠地看了太子一眼。

“這是誰？”他問。

“是我底丈夫，”仙女說。“他叫阿邁德，印度蘇丹底兒子。”於是這仙女底兄弟便和善地看了會兒。

“他底父親蘇丹，”仙女說，“很願意見見你，這於我們倆是很榮幸的，我希望你跟他進宮。”

“他只要帶路，我便跟着他。”

於是第二天阿邁德太子便把仙女底兄弟帶進宮中。當他們走近，人民全嚇得逃在自己屋中躲避，街市爲之空虛。他們到了宮門，也是一樣的，守門的跑了。所以他們倆直接跑到群臣週繞蘇丹坐着的金龍殿。

“你呼喚我，”仙女底兄弟說着，便直奔到寶座去。“你要做什麼？”

蘇丹嚇得口不能聲，他用手遮着眼睛，不敢看那怪像。

“你怎不言語？”這小人兒在盛怒之下問着；他把阿邁德底仇人都殺死，若是沒阿邁德關阻，他使鐵棍把蘇丹打入地中。他大踏步走入宮庭。

“另有一個，”他說：——“這婦人釀成蘇丹底嫉妬。把她帶走。”

婦人被帶走的時候，也被他打爛在地上。

“記着，”他說，“什麼意思，教人作惡，裝病。現在，”他繼續說，“讓太子阿邁德，我底姐夫，做印度的蘇丹。”

“阿邁德蘇丹萬歲！”龍袍便加到他身上，這小人兒立刻喚來他姐姐，并立為印度皇后。

阿邁德太子便給鵬梨太子一個大省管理。他也召胡生，告訴他，他也給他一個大省。但胡生回答他，他十分知足現在所待的地方。他不要富貴與地盤。他只願意安閒地活着。

---

## 魔 媒

(原名The History of Prince Zeyn Alasnam  
and The Sultan of The Genii)

### I

布素蠟有個蘇丹，很受人民愛戴。他僅有一件不順心的事，就是沒有太子。因此他佈施全國的僧道，請他們給祈禱上天。誰知至誠格天，居然皇后生了個太子，起名就叫‘贊，阿賴斯男’那意思是神



像之飾。

全國的星相家，被召到宮中，去推算太子底將來。他們占卜，得知太子有个很高的壽數，並且勇敢；但是因爲他勇敢，却足以使他陷身不幸。蘇丹不因此驚訝，並且說：“我底兒子不是要受憐憫的，只要有勇敢，親嘗艱苦是很適宜他太子身份，並且如此可煅練他底德行，作將來主政的預備。”

他賞賜了那些星相家使他們去後，便對太子嚴加管束並給他一種相當的教育。但是當太子尚未長成的時候，蘇丹竟一病不起，諸醫束手。他知道自己不成了，便將太子喚至跟前，囑咐他說，爲人上者，寧可使人敬，不可使人畏，遠避諂諛的人，並要審慎賞罰。

言畢蘇丹宴駕了，太子繼位以後，很失人民素望，他日日馳逐在聲色場中，將國家要職全給了不良的臣宰，弄得國庫一空如洗。

太子底母親，是個富謀略而有機智的人，見太子如此行爲不正當，深恐惹起民衆的革命，極力地警戒他，無奈太子不聽從。後來民間怨言四起，太子始懼，急將些不忠職務的青年官宰撤廢，換年老

而精於治民的臣，代替了那些職務。

太子深悔自己妄費國帑，但是無法補救了，他非常憂愁。一夜，夢見一個老人，和言霽色地向他說：“太子，你要知道，天下事沒有不先苦後甜的，你若打算遣散你底愁懷，可到開羅去一趟，那里有些美事使你快樂。”

太子醒後，覺得這夢很奇怪，便去告知他底母親，她笑道：“你因為一個夢便離國赴埃及，夢是可以徵實的事？”

“爲什麼不能，媽媽？”太子說，“你以爲凡夢全是假的嗎？不，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先前我底老師曾給我說了許多因夢致福禍的事，豈不能信。即或我老師底話不可信，但是昨夜的夢我是親自經歷的，不用疑惑。我看那老人底莊嚴的樣子，不是平常所能見到的，據我看，必是我們教主穆罕默德，因為見我底憂愁，特來啟示我，那話絕對可信，我必去。”

他母親多方規勸他，但是沒效。便將政權交給他母親連夜奔開羅去了。

他經過許多困難，到了富麗無匹的開羅。忙尋

着一座禮拜寺便下了榻，因為他一路的跋涉非常疲困，方就枕便沉入睡鄉，又夢見前次那老人來對他說：“你不辭勞苦，聽從我底話，來到這裡，足證明你勇敢有毅力，我將使你作全世界最樂最富的君主。我叫你到這裡來，並沒有什麼事，不過試驗你底魄力而已。從此你趕快返佈素蠟，將在宮中得到無窮的幸福。”

太子對於這夢很不滿意。“哎！”他醒了之後想道，“我從先以為是教主，像這樣恍惚迷離，必是幻想的魔鬼。人們若屢次想一件事，必定會在夢中看見。在這裡待着無謂，不如趕快返國。好在沒被人看見，否則人必要笑我傻瓜。”

太子回到故國，見了母親，她問他得到什麼。太子期期艾艾地說了些事情，大半恐怕他母親責罰他。他母親不忍使他心裡難過，給他一個安慰。

“你不必自苦，孩子，”她說，“假如上帝賜給你富，你便可安坐得到。最好知足行善，使你底臣民都快樂，那就是你底富與樂。”

## II

贊蘇丹從此聽他母親底話，從宰相底諫，並要

求衆臣助他治理國政。而這天夜裡，那老人又第三次在夢中發現，他說：——

“現在是你發財的時候了，勇敢的贊。明天早晨，天將明便起，拿一柄鐵鍬，到你父親底密室，掘開那地，便可滿足你底志願。”

次日一大早，贊蘇丹起了床，跑到他母親室中，說了這新夢。

“真的，孩子，”太后笑着說，“這是一個變換不測的老人，你尙信他？”

“媽媽，”贊蘇丹說，“雖然不可信；但是他底話有些特別，我想照着他底話試一下。”

“好，”太后說，“你既好奇，不妨試試看，好在這件事很容易，不像到開羅長途跋涉那樣難。”

於是贊蘇丹離開母親，帶一把鐵鍬，到他父親密室去掘地，地掘一大半了。並沒看見什麼，他自己想，“假如這回又無效，母親更要笑我。”又努力去掘，忽然地下現出一塊白色巨石，忙把它移開，便見有個小門，門環上加鎖，用鍬把鎖打落，推門而進，下面有花石的台階。他便點着一支蠟燭，持之而下，裡面是間小屋，四壁全是磁石，地鋪水晶，屋中有

四个大架，每架上有大理石缸十个，他想裡面必是美酒，即打開蓋一看，則缸缸盡是黃金。他驚喜非常，便握了一把，去見他母親。

他母親聽了他底話非常驚訝。“啊，孩子，”她說，“你不要喜歡，雖然現在得着許多金錢，若仍像從前那樣浪費，你底仇人必要趁隙陷害你。”

“不，”贊蘇丹說，“絕不再像那樣，母親請勿過慮。”

於是太后命贊蘇丹帶往地室，她暗怨她丈夫在世時，並沒對她說這事，豈不奇怪。及至到裡面一看各種東西，更使她驚訝，後來復在室角落裡，尋到一個大理石罈，是贊蘇丹頭一次沒見着的，情知有異，打開一看，見裡面有把金鑰匙。

“孩子，”太后說，“這必是旁的屋子底鑰匙，讓我們找找，或者可以發現異室。”

尋覓半天，最後在牆壁上見了一隻鎖，試着用鑰匙去開，便豁然大開，他裡面有金柱九個，八個皆有像，是用大鑽石作成的，異彩光輝，照如白晝。

“啊，上帝，”贊蘇丹驚呼道，“我底父親由何處得來這些寶像？”更奇怪的，是第九柱無像，上面懸白

錦一方，寫着許多字：——

“可愛的兒子，你看了這個，當知道第九像更比那八个美，貴重，假如你願意得着它，可以赶快到埃及開羅，尋找我底老僕人毛貝利。他那名字開羅人都知道，你見着他說明來意，他知道你是我底兒子，必把你帶到藏像的所在，并告訴你得像的妙法。”

讀完了這字，贊蘇丹對太后說：“我要奔開羅；母親，使我不信這事，你便不放我去。”

“不，孩子，”太后說，“我聽任你去，我們應當恭信我們教主。”

### III

太子偕少數僕從，平安抵開羅，訪問着了毛貝利。他得知他乃本城中頭等富人，生活與公侯等，且頗好客，太子到他門前拜訪，一個僕人將門打開問他道：“你尋訪誰，你是誰？”

“我是一個遠方客人，”太子說，“久聽你們主人好客之名，特來拜訪。”

僕人進內回稟，出來對太子說他們主人敬候。太子進至裡面，穿過大廳，至一華室，毛貝利很恭敬地迎接他，並道愛慕之意，并謝訪問的情誼。太

子也與他客套幾句，然後對他說：“我是佈素蠟國君底太子，名叫贊，阿賴斯男。”

“這蘇丹，”毛貝利說，“那是我從先的主人，但是我沒聽說他有兒子；今年多大了？”

“我二十歲，”太子說，“你離開我父宮中有多久？”

“大半二十二年，”毛貝利說，“你如何能使我信你是他底兒子？”

“我底父親，”太子說，“曾在他屋地下造了一座密室，裡面有四十缸金子。”

“此外還有什麼？”毛貝利說，

“有，”太子說，“九根金柱，八個上都有鑽石像，第九根上有一方白錦，是我父底手書，謂那第九像比那八個都華麗，并命我到開羅訪你，便可得到那像。”

當他說完這些話的時候，毛貝利便跪下，吻他底手，說：——

“啊，上帝，你真是我主人底兒子。你要得這像，我願爲嚮導；不過你太累了，須先休息數日。今天正值我宴請本城中名士，你肯否賞臉參加？”

“我非常喜悅，”太子說，“被允許參加你們底筵

席。”

於是毛貝利導太子至一高閣，閣中賓客頗多，太子入座後，毛貝利對他特別恭敬，賓客全互相驚訝着說：“這人是誰，毛貝利那樣恭維他？”

時已開宴，毛貝利對來賓說：“你們看我對這少年的禮節過恭，有些奇怪吧？實告你們說，他是佈素蠟國君底兒子，也是我底主人。他父親用錢買了我，直到他死並沒允許我自由，所以我仍須作太子底僕人。”

太子突然插嘴說：“毛貝利，從此時起，我還給你自由，凡應當在你身上得的權利，一概放棄。但願你有些事，能使我效勞。”毛貝利用口接地，極表謝忱。

次日太子對毛貝利說：“我休息够了，我不是來開羅享樂，現在是我們出發尋第九像的時候了。”

“陛下，”毛貝利說，“但是不知什麼危險你要遇見。”

“無論是什麼危險，”太子說，“我絕不後悔。寧可奮鬥而死，決不願因難而退。希望你打起精神，即日動身。”



毛貝利見太子志向非常堅定，便命僕人收拾行裝，各自沐浴祈禱，然後啟行。走了許多日子，到了一個地方，景緻非常幽雅。毛貝利下了馬，對僕人說：“我們回來以前，你們不要離開這裡。”然後又對太子說：“現在我們可以一同去，但此後都是險境，非進這裡又不能得像。”

走到一個湖濱，毛貝利對太子說：“我們必要經過這水。”

“我們怎能，”太子說，“這裡沒有一隻船？”

“一會兒，”毛貝利說，“有個魔王底船來迎接我們。但是你不要跟舟人說話，舟人相貌長得太醜，但你不要怕。無論見了什麼事，你都不要說。假如你要說一個字，那船立刻就沉了。”

“我努力寡言，”太子說，“你讓我怎樣我便怎樣。”

正談着，果然湖上湧出個船來，那船是檀木所製，用琥珀作檣竿，藍錦的帆，兩長旗在左右飄蕩。僅有一個舟人，象腦袋虎身子。慢慢來到近前，舟人用鼻子把二人引到船上，瞬眼間到了對岸，仍舊用鼻子把二人放在岸上，隨着人船俱不見了。

“現在我們可以說話了，”毛貝利說，“我們現處的

地方是个海島，屬於魔王管轄。你看四週，有許多美樹良田，聽那群鳥底聲音，都清婉悅耳，非他處所能聞見。

太子極贊美四圍景色，縱覽各處，已忘他曾作長途跋涉。旋見一高大宮殿，上與天齊，環繞宮牆，皆爲碧玉，翠色映人。四面圍着御溝，深不見底，溝旁栽着大樹，濃陰密布。宮門金碧輝煌，有橋一座，是用蚌子做成，長有十二尺，寬六尺。宮門前往來的人，皆醜陋不堪，手中持着鐵棍，許是禁衛軍。

“我們暫且不要往遠處去，”毛貝利說，“恐怕那鬼物要害我們，我須用術避免它。”於是毛貝利敷在地上兩張大席，用寶石琥珀擺在四周，然後每人坐一張，毛貝利對太子說：——

“這宮是魔王住的，現在我要請他來。但是他喜怒無常，假如他不喜歡我們來，他必現身爲大怪物，倘若他現身爲美少年，那末我們底事就算辦到了。那時你當向他特別致敬，可是足不要離開了這席，離開便死。你應當說，魔君，我很希望你愛我，如愛我父親一樣。他若問你要什麼，你便對他說僅賞

給第九像。”

毛貝利說完，便作起法來。倏時間，雷光閃電，隆隆震耳，全島搖曳，四面昏黑如夜，魔王現身一美少年而來。

太子如毛貝利所教的話說了一遍，魔王笑着，說：——

“我底孩子，我從先很愛你父親，他每次來晉見，我必給他一個像，現在我將把愛你父親的心移來愛你。你父親將死的前數日，我命他寫錦遺留給你，并允許把第九像給你；那像底美，比那八個強得多，現在必定如約以行。你夢中所見的三個老人，即是我。我屢次指示你，實在打算成全你。我早知道你勇敢，沒有怕難的心，我很誇獎你底志氣。就是不因為你父親的原故，我也要滿足你底願望。不過以後你須帶一個十五歲的美麗姑娘來，沒有出嫁過的。對於她你不準有邪念。我將給你一個鏡子，用它來看女子是否完璧，假如她是真女，那鏡子是清白的，否則便有一層雲霧。當謹記我底話不要忘，否則便要殺死你。”

太子很小心地記着他底話，於是這魔王便把鏡

子給了他說：“孩子，你可以回去了，這鏡子預備你用。”

二人別了魔王，回到湖前，那象頭的舟人又如前一樣把他們渡過去。他們便會合了僕人，一同返開羅。

#### IV

他們休息數日後，預備給魔王選女，毛貝利對阿賴斯男說，他素昔認識一位老婦人，可託她辦這事。於是便將老婦人召來，告知她這事。果然美女如雲，全都年在十五歲上下來應選，結果沒有一個當選，因為照她們鏡子裡每有雲露。他們見此處不成，又往巴革達德：賃了一所大宅，同時結識本城底紳士。

這時，巴革達德住着一位老師父，他底名字叫寶貝即偶末寧，有名的慈善家。毛貝利用阿賴斯男太子底名義給他送去五百金錢，以備送給貧人。次日末寧回拜阿賴斯男太子並道謝，聞知他們到巴革達德來的用意，他便推荐一個女郎，說她父親曾作巴革達德蘇丹底宰相，現在告老，倘以阿賴斯男太子身分向他求婚，沒有不允許的。阿賴斯男要試驗是否

貞女，末寧樂爲嚮導，去拜女子底父親，進門說明來意，那父親立刻喚他女兒出見，去掉面紗，美貌無匹，阿賴斯男神爲傾倒，急去鏡一照，鏡瑩淨無翳。

阿賴斯男向宰相求婚，當即蒙允許。立婚約，禱告上天。阿賴斯男大宴宰相，並贈給他許多珍物。次日又使毛貝利送給女子珍珠，並迎來結婚。諸事已畢，毛貝利對阿賴斯男說：——

“我們走吧，不能在此地久待，趕快回開羅。想着你答應魔王的話。”

“我們走，”太子說，“我必小心保守我底話；並且我懺悔，我親愛的毛貝利，我真有心把這可愛的姑娘帶回侏素蠟作皇后的心。”

“哎呀！”毛貝利說，“你怎麼作這樣的思想。無論損失如何，對於魔王必須踐言。”

“好，”太子說，“毛貝利，你仔細把那可愛女子藏起來，不要再使我看見她。”

毛貝利把他們行裝備好，便回了開羅，由開羅奔到魔島。當他們到了時，那女子因自結婚後一路上沒見着太子，便問道：——

“我們這是在那兒，快到侏素蠟了麼？”

“小姐，毛貝利說，‘現在告訴妳實話吧。太子形式上是由妳父親手中把妳娶過來，其實并不是要妳作侏素蠟皇后，不過是把妳送給魔王，因為他曾向他要一個如妳那樣可愛的真潔女郎。’”

女郎聽說這話，悲痛得要死。○“可憐我呵，”她說，“我是個異鄉人，你們設計騙我，上帝必責罰你們。○”

她帶着眼淚，已送到魔王面前，魔王諦視良久，對阿賴斯男說：——

“這女郎非常美麗，很合我底心意。○你能踐約，更爲可喜。○你趕快回去，到你地室去看。○所許給你底第九像，已竟安設在那裡了。”阿賴斯男辭別魔王，返開羅，休息數日，就回侏素蠟。他急於得像，但又不能忘了女子底美貌，及悲泣的樣子。○

“戩！”他對他自己說，“這樣的好女兒，使她背離父母，投身鬼國，與異類爲偶，這罪，我應當得！”

## V

贊蘇丹隨着煩惱同亂想回到侏素蠟，人民皆來歡迎。○阿賴斯男見了母親，述說所遇的事情。○他母親因第九像可得，樂極了。○

“孩子，”她說，“我們到地室去看看，它必在那裡，

魔王自然會把它放在那裡。”

贊蘇丹同他母親進了地室，一見大驚，第九柱上並沒有像，僅有一個美麗的女郎，贊蘇丹認識，是會到魔島的那女郎！

“太子，”少女女郎說，“我在此處你必很驚奇。你本欲得至寶，現在得着我，將追悔從先所受的危險太不值了。”

“小姐，”太子說，“我實在愛你，不過碍於約言，不得不將妳捨棄，如今我心中仍舊難過。現在竟能得到你，鑽石雖貴，不足與妳相比。便用全世界的寶物，也換不去我愛妳底心。”

這話將說完，便聽一聲雷響，皇宮爲之震搖。阿賴斯男底母親異常驚訝，隨着魔王來了，告她不要害怕。

“皇后，”他對她說，“我愛妳底兒子，所以我要保護他。在他這歲數，我要試驗他自制的功夫。這九根柱子是我預定的計劃。他果然是個非常的人。先生，”他轉向太子說，“你們夫婦要和美過一生，你常常愛她永久愛她。”

說完這話，魔王不見了。太子得了艷妻，便遍告

全國立爲皇后，他們在位許多年，全是五穀豐登，天下太平。

---

## 神 鳥

(原名The Story of the three Sisters)

波斯有個皇帝，常跟從一個忠實的大臣，化裝在城市裡穿行，遇見了不少奇事。有一次他經過一條下級社會人住的街道，在一個小屋裡有好幾個人高聲地譁着，往裡面一看，只見一張沙發上坐着三個姊妹。

“從此我們譚及志願，”那個最大的說，“我意欲嫁給一個蘇丹底麪包師，因爲可以飽食那上等的麪包。”

“依我說，”那第二的說，“我願意給蘇丹底管厨人作妻子，因爲麪包在宮中是很普通的，我打算吃那最上等的美菜。你知道，我底志向比你強。”

輪到了那個最小的，她比她底兩姐姐美麗，迷人，談諧，她說：——



“依我說，我們從此是這樣希望，我願作皇帝底娘娘，一個可愛的太子底母親；那太子頭上須要一邊長着金髮，一邊長着銀髮，他一哭的時候，由眼睛裡落出的眼淚要變成珍珠，他一笑的時候，他那般紅的嘴唇，要像新開的玫瑰籬朵一樣。”

這蘇丹決定要滿足這些新奇的志願，便告知宰相記準房子，明天把三個姊妹召來。當她們到他面前時，他問她是否想着昨夜明言的願望。“說實話，”他說：“我要知道你們是什麼願望。”

這姊妹們很害羞的不能開口，蘇丹對她們說他知道她們底願望。

“妳，”他說，“願意作我底娘娘，今天使妳滿足願望；至於你們，”他轉首向那兩個姊妹說，“也可跟我底管厨人及麪包師結婚。”

那日婚禮齊舉行了，那小妹妹帶有平日波斯皇帝婚禮時的華貴，她兩個姐姐也具有同樣神情與麵包師及管厨人結了婚。

兩個姐姐雖然達到了願望，她們仍不很滿足，對於小妹妹獲得那最高的地位，要想法報復。表面上仍舊愛她尊敬她，尚沒有任何表示。

不久皇后生了個小太子，煥麗白晰，與日光一樣，這小孩委託她姐姐們照管一下；但是那兩個姐姐把小孩裝在一個筐裡，放在流近宮牆的小河上，任其沖去，並且揚皇后養了個小狗，這事使皇帝非常動怒。

同時這筐中受難的小太子，被水流帶到皇宮的花園。因這機會，御花園底總管正在河沿散步，他看見一隻筐，便叫距離他不遠的一個園丁，用手中的耙子把筐推近岸邊。

筐子靠了岸，御花園底總管很驚喜，他見筐中有個新生的小孩，長得非常美麗。因為他自己沒有兒子，便很快樂地把它帶到家中去見他底妻子，他說：——

“上帝給我們這孩子，先僱一個乳母，對待他要像我們自己底兒子。由此時就作為我們底兒。”那總管底太太很快樂地把孩子接過去。

第二年皇后又生了一個太子，她底姐姐們仍用同一的惡劣手段對待她，這次託詞那小孩是個小貓。幸而機會恰巧，二太子又落在總管手中。那波斯皇帝大怒較前更甚，他要使皇后知道他底厲害，但被

宰相諫止了。

次年又有個公主產生，那兩個姐姐使他受了與兩個哥哥相同的壞運，因此皇后被拋棄，驅出，受辱，但是那公主也如她哥哥們似的，被御花園總管救了。

這次皇帝所得的消息，說養的是塊木頭。他不能再抑制他自己，命人在禮拜寺的傍近，造一間小灰棚，把皇后幽閉在裡面，并受路人底輕視。她很溫柔地忍受人們殘酷的批評，以為較受鄙夫底贊美，可憐好些。

## II

同時御花園總管與他底妻子養育那三個孩子，如對自己孩子那般慈愛。當他們長到成年，全具有一種高尙的威風，大家子弟的態度。總管與他妻子因此給他們起了些國君用過的名字——最大的叫霸滿，二的叫培威茲，公主叫百麗則得。

兩個太子同公主很快地學會他們師父教給他們底書，不但書，并及於身體運動，如騎馬射箭。妹妹本不欲鬥勝，但常常在特殊敏捷的比賽中勝了她底哥哥們。總管很喜歡教育費不白花，得到的效果

不少，他決定仍往深裡造就他們。

他本來很滿意在花園門口他那小屋子，但現又在靠近城市地方買了一座別墅，別墅底園裡充滿了鹿，預備太子與公主他們高興時來射獵。

總管已見出老邁的樣子，皇帝恩准他隱退。這時他底妻子已死了許久，他自遷到新居，住不到半年，偶因一點意外的驚恐，竟一命嗚呼了。因為他死的過於倉卒，未及將太子公主於急難中被救的事體說明；所以他們也認為沒有另外的父親。他們對於總管底死，異常悲痛，足見他們底孝思純然，總管與他們留下的財產讓他們很稱心，他們一同住着十分和睦。

一天兩個太子到外面去射獵，只留公主在家裡。那時正全在祈禱，忽然有個尼姑來到門口化緣，並要求進去見公主。她便告訴差人把尼姑帶到祈禱室，等他祈禱完了，便到一處很美麗的大廳，去會見尼姑。他們談了一會兒話，公主問她如何愛這房子，及對它的感德。

“小姐，”尼姑說，“假如我能隨便說話，它只添補三件東西，便可使它完美無比。頭一件是個能言鳥，

他能引許多會唱的鳥，圍繞着牠，互相唱和。第二件是能鳴樹，它底葉子上有許多小嘴，放出一種不同音而和諧的樂聲，永沒停止。第三件是一種黃水，像金子的顏色，在一個器皿裡，一滴一滴漏出來，積滿在盆中，永不漲溢，那水聚成個玩具樣的小山。

“哎呀，我底老太太，”公主喊說，“我要如何謝你給我這種奇聞，我以前沒聽說過。你必定知道這些東西到何處去找，並很願意告訴我。”

“小姐，”尼姑說，“我很喜歡告訴妳，要去尋找它們，須到向着印度的國界上，它們在一塊兒；由你們房子前的路，往那裡去是正對，無論打付誰去，告訴他順着路走二十天，到了二十天的頭上，問那所碰見的人，能言鳥，能鳴樹，金黃水在何處，他必能指導。”說完這事尼姑便告辭了。

兩個太子打獵回來的時候，看見百麗則得公主異常的憂悒沉思，他們想她必是病了，待了半天，她解釋他們的疑問，說：——

“我常想，我們父親給我們遺下這房子沒什麼缺憾。誰知，今天却聽人說這裡缺少三件珍寶——能

言鳥，能鳴樹同黃金水。假如這裡有了這三件東西，則世界上的別墅無能與它比倫了。”於是她告訴了他們這些東西在什麼地方，并求她哥哥去找些能冒險去尋寶物的人。

“妹妹，”霸滿太子說，“妳十分要得這些東西；明天就出發，我自己去尋覓它們。弟弟可以同妹妹在家中。”

霸滿太子便動手預備行李，并詢知他妹妹那尼姑所指示的。第二天他便同公與培威茲告別了。

“哥哥，”公主說，她想頭一次冒險可以累及他，“誰知道我們能再見面！我請求你，下來罷，停止這個出外。我寧願永不見或永不得那三件寶貝，也比你去冒險出閃錯強的多。”

“妹妹，”霸滿太子說，“我已打定主意，妳必須放我走。不過留下這把刀。可証明我失敗與否。假如你拉出鞘時，它是乾淨如現在一樣，那就是我活着一種証明，要是上面染了血，妹妹，那我們就下世再見了。”

說完便向公主與培威茲告別上馬去了。

### III

霸滿太子登程以後，永沒有向左或向右拐過，一直前向印度奔去。在這二十天的頭上，他見路旁有一個很奇異的老人，坐在一棵挨着茅屋子的樹下。

他底眉毛同髮鬚，都長過了嘴，直垂到脚面，像雪一般白。那手上同脚上底指甲全長得無限的長；一个平而且潤的陽傘懸在他頭上。他沒有穿着衣服，僅用一張席圍着他底身體。這老人是個隱士，離開世界好久了。

霸滿太子盼了一大清早晨，打算遇見個能指導他路線的人，現在碰見了這隱士，便善言致敬詢問。但是那回答的話不能聽清，他覺得這障礙由於老人底毛髮遮着他底嘴。他現在不願再往前走，惟恐打聽不出道來，於是他下了馬，取出一付剪刀，說道：

：——

“隱士先生，我要同你商量商量，因為你底頭髮實在防碍我聽你說話。假如你允許，我便給你剪去一部份頭髮同眉毛，因為他們能够使你像个人熊。”

隱士并沒反對這提議，太子最後說，“你現在是人，從先沒有人承認你是。”他笑了。

“先生，”隱士說，“我很感謝你，無論你有什麼要我  
我做，我都做。”

這霸滿太子便問他找能言鳥，能鳴樹同金黃水  
的道途。那老人聽完這話，臉變得非常嚴肅，靜坐  
不語。但是霸滿太子催促他說，最後才道：——

“先生，你打聽的道我知道，但是那危險比你料  
想的大得多。許多英勇如你的人曾問過我這事，沒  
有一個人回來過。因此，假如你不願意死，聽我底  
忠告，莫再遠走，立刻回家。”

“沒有事情可以使我回家，”霸滿太子說，“無論誰  
來攻擊我，我底勇敢足以防衛。”

“但是你底敵人是看不見的，”隱士說，“你怎麼保  
護自己呀？”

“沒什麼，”太子說，“你既然知道這路，請告訴我  
吧。”

隱士見自己說不動太子，他便由放在身邊的囊  
中取出個碗來，說道：——

“你既然不願聽我底忠告，請拿這碗；在你上馬  
的時候，把牠扔在你前面，你便隨着牠來到那山腳  
下。在這碗止着的時候，你便在那裏下馬，把馬韁



套在馬頸上，牠便站在那裡等到你回來。在你上山的時候，你必定看見許多大黑石子圍繞着你，在四方發出聲音來威嚇你，禁止你到山巔去。你不必怕這些事，只要不回頭往後看便得，因為假如那樣，你將變成一塊大黑石子，如你所見的那些。那些石子全是青年人，為求三寶而失敗的。假如你逃出這險，就可達到山巔，在那裏有個籠子，籠子裡有個鳥，就是你所要尋求的那個能言鳥，你問牠能鳴樹同金黃水在何處，牠必定告訴你。我所要說的僅是這個，敬祝你能再回來。

太子聽完這一席話，便上了馬，把碗扔到前面。牠滾得非常快，太子任馬飛跑，始能追及牠底踪影，牠一直滾到山脚下始才停着。於是太子下了馬，把馬勒套在馬頭上，果然看見了許多黑石子，如隱士所告訴他的；他便開始上山。走了沒有四步，便聽見了喊聲，可是看不見人。有些個說，“你是上那兒？”“他要得什麼？”“別讓他過去！”另外有些說，“攔着他！”“捉着他！”“殺了他！”另外還有像雷的聲音，“賊！”“殺人的！”另外有些嘲笑的語調喊着，“不用，不用，別傷害他；放這小美人過去吧；那籠子同鳥

給他預備着吶。」

霸滿不顧那許多叫囂，鼓着勇力前進，最後，有個很宏亮的大聲挨近他，或前，或後，忽左，忽右，這使他驚慌失措，腿在下面不客氣地抖起來。他趑趄不前，覺着他底勇力失敗了，並且忘了隱士對他底囑咐，回首往山下就跑，立刻，他變成一塊大黑石，馬也同時變了。

由霸滿太子離家以後，公主便把那留下的刀鎮日的佩在腰帶上，一天不知要拉出多少回，以占驗他哥哥是否尙生，她每次知道了霸滿很强健以後，她便告訴培威茲得知。

在第二天的頭上，他們又談着這事，太子便要他妹妹把刀拉出看看哥哥如何。當她把劍拉出的時候，只見上面滿佈鮮血，向刀尖上流，她驚呆了，刀由手中墜下。

“啊，可憐的哥哥，”她哭，“哎呀，你因為我而死的，再看不見你了！我為什麼告訴你那三寶，為什麼我聽信那混蛋老婆底謬言？”

#### IV

培威茲太子痛苦他哥哥底死，與公主難過是差

不多的，但是他知道公主仍舊很希望得着三寶，便決定次日出發去尋獲它們。

公主會盡力地阻止他，但是沒有效，他臨去時，留給公主一串念珠，他對她說，假如她數它們的時候，珠子在繩上固定不動了，那就是表示他遇到與他哥哥同樣的危險；可是他不希望那樣。

在二十天頭上，培威茲也遇見了那個隱士，也像他哥哥一樣問了那些問題。那老人告訴他，不久以前，有個少年人長得與他相仿，從這裡過去，但到如今還沒回來。那老人警戒他如警戒他哥哥一樣，告訴他所必須遇到的危險，并勸告他不如趕快回家。但那青年並不因他底話而少動，他無法，他拿出一個碗來，指導他像指導霸滿太子一樣，然後才分別了。

那碗如以前一樣，止在山腳下，培威茲太子沖滿到絕頂的勇氣往山上走。他剛走上六步，便聽見離他很近一個聲音，像一個人，在他底後面，用一種誚罵的聲說：“小夥子，站住，我要懲罰你的魯莽。”

培威茲一時忘記了隱士底話，急置手在劍柄上，回身想去報仇；但是，他與他底馬立刻變為大黑

石。

百麗則得公主一天一天數她底念珠，在二十天頭上，它們竟忽然不動，全變成了僵硬的，這簡直是告訴她底哥哥培威茲死了。她立刻決定動手完成她底計劃。她化裝穿她哥哥底衣服，告訴他們下人她須出外兩三天，便設備了行囊，於次日早晨，走上她哥哥們出門那條路。

在第二十天的早晨，她遇見那個隱士，也像勸她哥哥那樣勸她，後來，告訴她有許多危險正在等着她。

“我知道，”在隱士說完了話的時候，她對他說，“這兩樣難處，頭一樣，我聽了那使人哆嗦的怪聲不要害怕；第二樣，不要回頭看。這最後的警告，我希望我自己能注意得到。至於那頭一樣，假如不能容忍，我可以用棉花塞上我底耳朵，雖然那聲很可怕，也不能使我丟了主張。”

隱士並不反對她這種計劃，公主便將他給她底碗扔出去，隨着它來到山腳下。

她下了馬，用棉花塞上耳朵。便仔細看準達到山嶺的路線，心中很坦然地緩緩向上走。她聽那聲

音甚微，覺得棉花對她很有用處，她又往高處走，同時許多洪亮的聲音大作，她好像沒聽見一樣。她聽見那種辱罵的話，僅付之一笑。最後在如雷的喧嘩聲中，她瞥見了籠子同鳥。

她見了她所尋的東西，非常快樂，速度因之增加，很快地達到山巔，那裡很平坦的。於是，她直奔到那籠子，用手抓著它，喊道：“鳥呀，我得著你了，不能逃跑啦。”立刻怪聲便停止了。

當百麗則得公主把棉花掏出耳朵來的時候，那鳥說：“天定下我作妳底僕人，並且我也很願意作妳底僕人，你是多末勇敢來得我。因此我要服從妳底命令。我知道妳是誰，但是妳自己反不知道，容有功夫我告訴妳。現在妳有什麼希望，我預備替妳去作。”

“鳥兒，”百麗則得說，“你先告訴我那最奇怪的金黃水在什麼地方。”

那鳥告訴她就僅在這旁邊，她把會預備妥當的銀罈子去灌了一下，她回來又對鳥說：——

“鳥兒，這不算完；我還要那能鳴樹。它在何處，告訴我。”

“轉身，”鳥說，“你後面那林子就是。折下一個枝子，種在花園裡；便很快地生了根，不會兒的功夫，便長成很美麗的大樹。”

公主走進林內，隨着那種很悅耳的樂聲尋着了能鳴樹。她摘下一個枝子，又回來對鳥說：——

“鳥兒，這還不足。我底兩個哥哥，因為尋找你，在這山旁變了黑石。告訴我如何可以使他們恢復生命。”

那鳥起先不說，後來公主以要殺恫嚇它，它告訴公主把下山路上每個石頭，灑上金泉水，於是都變成盛裝的人在馬上騎着。在衆人之中，見了霸滿同培威茲，她同他們很親愛地擁抱。她告訴他們及一群豪俠的少年，如何將他們治活，并囑咐他們跟隨她見隱士去道謝，因為他們覺得他底勸告是忠實的。但是他已竟死了。不是因為年高，是因為不需要他了。於是百麗則得公主率領這一隊人，回返故鄉，人數是一天減少一天，因為他們全在歧路上分別了。

不久百麗則得到了家，她把鳥籠放在花園裡，那鳥便開始叫喚起來：於是許多夜鶯，百靈鳥，紅

雀，金翅雀，及這鄉中其他的鳥，圍繞着它叫喚起來。那個樹枝種在地下，一瞬的功夫，已竟長成大樹，由樹葉子中放出一種合奏不紊的音樂。又把裝着金黃水的罈子下，放一個很美麗的大理石盆，那水由上面瀉下，立刻就充滿了，在中間起來一座二十尺的小山，旋復落下，但是水却不往外溢。

V

這風聲很快地傳了出去，有許多人來參觀，讚美，那兩個太子又回復了他們舊日生活，有一天他們離家約六七里的地方去射獵，得到一個遇見波斯皇帝的機會。他見他們儀表不凡，後來由談話之中，又得知他們是他底御花園總管底兒子，便要求他們作太子。并請他們過些日子到宮中去顯現他們射獵的身手。皇帝初次便有這種要求，他們是不願意的。但是他們去請示他們底妹妹，她說：“讓我們去問問能言鳥。”這鳥說：“這太子，妳底哥哥，必要許可皇帝底心意，并要他們轉請他來看妳底房。”

如此他們到宮裡去了。當太子們進城的時候，許多人民全來看皇帝新得的兩個美麗兒子。

在他們臨出宮的時候，他們要求皇帝在第二次

打園的時候，也要去看看他們底家同他們底妹妹。

“我們底房子，”他們說，“是不適於你的；但是國王也有時住在草舍中。”

“孩子們，”他說，“你們底房子不能再好了，并且適宜它底主人。它那種大可容下我底軍隊。明天早晨我們就在第一次會到的那地方見。”

太子們回到家裡告訴他妹妹，皇帝將率領軍隊到來，日期是明天一早。

“那末我們必須想，”公主說，“預備什麼席可以適合他底尊嚴，讓我們去問問能言鳥，皇帝最愛什麼菜。”

那鳥答覆這問題，鳥說：——

“主人，你教最好的廚役，盡他力量去作，但是最要緊的，讓他們預備一碟王瓜，填滿了珍珠，必須先上，放在皇帝面前。”

“王瓜填滿了珍珠，”公主驚喊。“那真是沒有聽說過的菜，并且，我所有的珍珠也不够。”

於是鳥兒告訴鳥那兒藏有珍珠，在明天一早，到園裡某一顆樹下去掘。真的，果然掘出許多珍珠，把它們交給管廚人，他們兄妹願意遵守它底忠告，



廚役接過珍珠及聽見公主的命令，也是非常驚訝。忙預備一切，專等皇帝到來。

這天早晨，太子們在林中會到皇帝，那時日光如熾，迫他們不能再打獵，便取道向太子家來，公主正在那裡等着接待他們。她向皇帝行了大禮，他忙把她攙起來，看了她半天，說：——

“有那樣的哥哥，便會有這樣的妹妹。”

皇帝被領到屋中。“我底女兒，”他說，“你們管這房子叫別墅嗎？假如所有的別墅全像你們這一樣，那末，即最大最美麗的城市都要被厭棄了。我不奇怪你們厭煩城市。帶我看看花園去。”

他有些詫異了，看不見樂人而能聽見音樂。“這是能鳴樹，”公主說，“同它一塊來的，還有金黃水同能言鳥，你休息後可以去看它。”

他走進能鳴樹仔細看，於是發現了許多問題，他不能再休息，即欲看金黃水同能言鳥。那美麗而奇怪的泉，由大理石盆中升起，樣子像沒有泉水灌注，太子告訴他，這水是由一個小罈裡來的，這真使他如受了魔術一般。“我必要常常來看，”他說，“不過現在讓我們去看那能言鳥。”

鳥籠子本掛在廳房底窗上，他們把它摘下來，那皇帝問爲什麼許多叫喚的鳥聚在這些樹上，而這園中旁的樹上沒有一個。公主說：——

“牠們由各處來與能言鳥唱和的。假如你留心聽，它比那些旁的鳥所鳴的聲格外好聽，就是夜鶯也不及它。”

皇帝進到廳裡；那鳥仍在繼續着叫，公主提高她底聲音說：“鳥兒，這裡是皇帝，你要對他表示恭敬。”

這鳥於是停止它底叫聲，傍的鳥也隨着停止；於是它說：“天眷國君，萬歲萬萬歲！”席靠着放鳥的地方設備下了，皇帝於是坐下道：“鳥兒，我謝謝你，我并願封你‘作鳥王’。”

皇帝看見一碟王瓜放在面前，便伸手拿取一個；當他把它擱開時，真使他極其驚訝，見裡面滿是珍珠。

“這是多末奇怪的東西？”他說，“爲什麼王瓜裡面滿貯珍珠，珍珠也是吃的？”

他用眼看兩個太子同公主，待他們答覆，那鳥便插嘴說：

“你對於親眼見的王瓜裝珍珠竟會奇怪，但是爲什麼那樣輕信你底妻子——皇后是狗底，貓底，木頭片底母親呢？”

“我相信那些事，”皇帝說，“因爲保母保證是事實。”

“那些保母，陛下，”烏說，“是皇后底兩個姊姊，姘妹你對於皇后的恩典，她們急於要報復。假如你審問她們，她們必承認罪過。那兩個太子同公主，在你面前的，是你自己底子女，他們被她們拋棄，被御花園總管救了，他教養他們成人長大如自己兒女一樣。”

“烏兒，”皇帝說，“我十分信你對我洩露的事情。我覺得他們實在是我自己底骨肉。來，我底孩子們，讓我擁抱你們，表示我慈祥的愛。”

他們互相擁抱着快樂地流了淚。皇帝忙着吃完飯，說道：“孩子們，我明天去請回你們底母親，你們預備去接她。”

他立刻回歸城裡，他頭件事，就是把兩們姊姊處死刑。繼而，命宦官隨着他到禮拜寺，把皇后由使她憔悴許多年的小屋中喚出，在她愁苦狀態下抱

着了地，他含着眼淚說如何他被人家欺騙，并求她忘記了他底錯。“不久，”他說，“你就看見太子和公主，我們可愛的孩子。來，換你從先的服制，及你一切應得的榮耀。”

這快樂新聞很快傳遍了全城，在第二天早晨，皇帝與皇后穿了嶄新衣服，帶着侍官，奔向霸滿太子等底宅第來。

“這些，可愛的妻子，”皇帝說，“是我們孩子。抱着他們吧，這是我們最適宜的孩子。”

在他們用完華筵以後，又去看能鳴樹，金黃水同能言鳥及所有一切，然後很歡喜地全都進了城。人民們歡聲載道地迎接他們。他們底眼睛不但注視皇后，兩個太子同公主，尙且注意公主手中提着的鳥兒；人人都讚美那些鳥聲，因為有許多鳥都追隨籠子飛，在鄉間由這樹飛到那樹，進城後，又由那屋頂飛到這屋頂。

在這榮耀之中，兩太子同公主進了皇宮，這一夜他們沒聽見別的，只有歡樂聲。

## 互 騙

(原名The Story of ABOU Hassan; or The  
Sleeper Awakened)

在凱立夫哈潤阿爾拉師得當朝時，巴革達德首都中住有一位富商。他僅有一個兒子阿布哈生，被管束得非常嚴厲。他雖很有錢却不能享受，所以他底少年時光，於苦悶中過去了。在他三十歲那年，他底父親去世，他成了獨生子，對於那大宗財產，決定去享用牠。把他底錢分成兩部份。用一半在城中買房子和到鄉間買地，牠們所生的利錢，無論如何全儲蓄起來。那另外一半現款，他決計化到現在快樂裡。

到後來他結識了許多與他年歲階級同等的闊少。他每天請他們以代價甚奢的豐盛筵席。在這年底，他底錢完全化盡，幫助他化錢的那些朋友，便起首躲避他不見他。這事比丟了財產還使他悲哀。固然，他仍舊有許多房子的財產，他便決定要探試他那些朋友是如何不忠實。

“我將挨着個兒去訪他們，”他跟他媽說，“并且我

聲言，爲與他們交友而使我財產蕩盡，請他們幫助目下急難，這不過試試他們到底有良心沒有。”

他立刻去做這件事，甚至於說他們可以借給他錢，他情願立下借字，并用未來的佳宴引誘他們。但是沒有一個人被他這種話說動了心，甚至還有些個假裝不認識他。

氣極了，他回去見他母親，告訴她一個新志向。不但棄絕從先的朋友，並且發誓連巴革達德一個居民也不款待。此外除了預備與一個誠實人吃夜飯錢，絕不多往袋裡放；並且那人還須具有剛到此地的異鄉人與第二天早晨將離別的兩種資格。

這方法他很注意去施行。每天早晨他預先設備一桌主客兩人的筵席，到晚晌便走向巴革達德橋頭，在那裡他恭請一個異鄉人同他去吃夜飯，并告訴那異鄉人他進行的規則。他們共享的這席不是上等的，僅烹調得很好。有豐富的酒與很愉快的談話。第二天早晨他辭別客人的時候，他說：“無論到什麼地方去上帝都保佑你平安。我告訴你，我們必定永不能再見面了，或是在家或是在旁的地方，請你對於我的話不要見怪，如此上帝引導你。”

很久了，阿布哈生認真保守他底誓言，一天下午，他又坐在橋上的時候，凱立夫哈潤喬裝一個摩蘇（地名，在小亞細亞）商人，在該處經過，跟着一個高而且壯的僕人。阿布哈生看見了一個客人，便給那異鄉客一種普通邀請，那客人告訴阿布哈生在前面帶路，他願隨往。

他們來到這陳設清潔的屋子裡，在那裡桌布已竟鋪好了，晚飯也安排好了。他們不作僞地喜歡吃什麼就吃什麼，也不說話，也不喝酒，恰如這個城中的習慣。他們吃完的時候，凱立夫底僕人拿來水給他們洗手，阿布哈生底母親來揩拭桌子并拿出各種果子。在阿布哈生請他母親照管那僕人拿酒盃以後，天不久黑了，點上來蠟燭。凱立夫同阿布哈生坐着飲酒，閑說着話，直到了深夜。凱立夫對於主人底款待樂極了，他說：“我請你告訴我，如何可以報答你。因為，雖然我是個商人，我底力量或是我朋友們底力量足可幫助你。”阿布哈生對於這話答覆說：——

“我僅能謝謝你底美意，因為你肯參加這不腆之宴，其情已竟可感了。有件事我欲告訴你。我很喜

歡有一天作了凱立夫，代替了我們至尊的皇帝哈潤阿爾拉師得。現在這地方禮拜寺的老師父是個僞君子，他同他底四個朋友，試着步來欺壓我同所有的隣居。假如我是這凱立夫，我必定罰他們，每人打一百腳心，告訴他們以後不得擾亂陵虐他們底隣人。”

凱立夫聽了阿布哈生底話非常喜歡，在主人正說着的時候，他拿起瓶子同兩個酒盃，他先倒滿了自己的，說：“你喝這盃酒，用牠表示我底感謝。”他又倒滿了另一盃，很小心地把他隨身帶着的催眠藥放進一點，遞給阿布哈生，說：——

“你爲我而熬一夜，將感到痛苦，我對你底煩惱，略微能幫助這一次。我請你接過這盃酒，因我底原故把牠喝淨。”

阿布哈生喝了以後，剛剛把盃放在桌上，便斃駒起來了。凱立夫命令他底僕人立刻把阿布哈生携進宮去，放在自己底御床上。

在宮裡凱立夫傳喚宰相。“姬發，”他說，“在你明天入朝的時候，看見這人穿着王袍，坐在我底寶座上，你不要奇怪。你對於他的禮節同對我一樣。他



使你做什麼的時候要謹慎地做，即使他很奢侈地化錢空了我底金庫。遍諭宮中的宮人，謹持自己，如我在任一樣，繼續進行全體事務，我認爲我自己沒有要害及快樂的事情。不要在阿布哈生面前提及我。”

## II

這日清晨很早的，凱立夫隱藏自己在室中小高壁櫥裡，那地方是催眠的。宮中所有的官員全進來站在自己品位上圍繞着凱立夫底床。天將明，在日頭未升起以先，便是把晨禱作畢的時候；阿布哈生被一個官員用浸了醋的海絨放在他鼻子上薰醒。他睜開眼一看，見這裝煌華麗的大屋子，金銀的花瓶，絲繩織的毯，一床金線帛的被服，還鑲着珍珠同金剛石。靠近床一個椅墊上。放着一個凱立夫的頭巾，那椅墊是用錦作成的，并飾着珍珠。許多穿着很闊的太監站着，帶一種小心恭敬的樣子。

在這種壯麗的氣象，使阿布哈生滿腹驚詫。但是阿布哈生對自己說，這不過是夢，因昨夜的幻想。但這也不對，因爲宰相深深一躬，確實在說：——

“陛下，天已不早了，應當起來去晨禱了。”

這話使阿布哈生很驚訝。他用手遮着眼睛并低下頭，向自己說道：“這怎麼一回事？我在什麼地方？這宮殿是屬於誰的？這是真事還是夢？”

他抬起頭睜開眼，看見了滿窗紅日，權朝大官麥斯儒俯伏在他面前，說道：——

“臣罪該萬死，敢奏陛下勿再起這樣晚，因為晨禱時間已過。現在該登基議政去了，所有的國家大臣全在金殿候駕。”

此時阿布哈生因被諸事證明，知道不是在睡覺，也不是作夢他。用真摯的樣子嚴正的聲音對麥斯儒說：“誰是皇帝呀？我不認識你，你必因為他們原故認錯了我。”麥斯儒極端向他聲明，他是哈潤阿爾拉師得；他突然地笑了，倒頭在枕上。他跟自己笑得要命，并不怕這幻境完了。

阿布哈生自己笑得疲倦了，便招呼近身的太監來咬他手指頭，這可覺出是在夢中還是醒着。這太監，知道大家全在注意凱立夫，便用勁咬他手指一下，阿布哈生很快地掣回他底手指，說：——

“我知道現在是醒着；但是因什麼怪事我一夜之中變成凱立夫！”

他立即由床上起來下了地，此處大小官員全山呼致敬，都說：‘陛下，上帝給一個好日子，’他便穿好衣裳，被兩行隨從擁護到金殿，對於他是凱立夫不再懷疑，便坐在寶座上，受大眾朝拜。

同時真凱立夫離開他隱藏的小櫥，走到一個能瞻望金殿上一切舉動的地方。他不僅贊阿布哈生在高坐上的儀表威風，立刻斷定他在重要事上有些機智。

當宰相報告的時候，阿布哈生看見一個警察長。‘停止，’他向宰相說：‘有一個重要的命令詔那警察長。’

警察長立刻走上前來，鞠了一躬。‘立刻去，’阿布哈生說，‘到禮拜寺，把那老師父及他底四個朋友，一齊抓着，各打一百腳心以後，給他們穿上破衣服，數清他們是五個，放在駱駝上，腦壳向下，拉着繞這全城；并叫一個人在他們前頭，用大聲喊着：‘這是徵罰他們干涉別人底事情。’把他們驅出境外，永不許再足沾此地。’警察長舉手加額，表示得令，又深鞠一躬，始退下。

於是告訴那宰相，阿布哈生說：‘去向司庫官要

一袋，裝一千元錢，送給阿布哈生底母親；她也住在警察長所去的街上。云，快回來。”

宰相照他所說的去辦，帶着個太監，携着錢，找着阿布哈生底母親，把錢交給她說道：“這是凱立夫送給你底禮物。”她很驚訝地收下了。

宰相同警察長回來，報告他們所做的職務全辦理清楚，這早晨的事算完了。阿布哈生示意他們該散朝了，他們便一个一个地鞠躬退下。

阿布哈生於是被許多儀仗帶到一個華麗殿中，那兒一張桌子，放着些金盤子同金碟子，那醃肉香同龍涎香放出的香味把空氣都氳氳香了。在他坐下吃飯的時候，七個年青美貌的婦人圍繞着打扇。他被她們的美迷惑着了，用一種滑稽的口脛贊美她們，並且說，他只需要一個人打扇，餘下的六個可以陪他同桌吃飯。

這婦人們理會他吃飽了，吩咐太監去拿水，便站起來，一個捧着金盃，一個捧着水盃，一個拿着手巾，跪在他底面前，恭請盥漱，他於是又被護送到一大殿，那兒有個桌子，上面擺着七個金盃，盛着許多甜食同最好的果子，另有七個美婦人等着給

他打扇。他很難判斷決定那個婦人應加青眼，便讓她們把扇子放下，全坐下來同他一齊吃。凱立夫看這些事的時候，漸漸加了快樂，他找到這樣一個有趣的人。

天色將晚時，阿布哈生仍被引到一個比他殿更壯麗的殿，燈光閃耀，設備新奇。樂人正在奏樂，近牆的一張桌上，放着七隻銀瓶，滿貯上好的酒，旁邊放着七盞精工細製的水晶盃，在旁的殿中，他僅喝了點水，恰如巴革達德各級社會底習慣，即是凱立夫底宮中，不到晚晌也永不飲酒。

在這宮殿裡，他對於被派來給他打扇的婦人，說了許多媚語，問她們底名字，并輪流着給她們酒喝祝禱她們。宴用畢時，其中的一婦人，手中拿着一隻盃，這盃中曾秘密放進凱立夫昨夜所放的催眠藥，走到阿布哈生面前，舉着說道：——

“陛下，請飲這盃酒，在未喝前，請賜恩聽我今天編的一曲歌。我喜歡它不招你討厭。”

她歌畢後，他便把酒飲盡，在將惹給她一個贊美的時候，他底頭垂到椅靠上了，像昨夜飲了凱立夫底催眠酒一樣地深睡起來。酒盃從他手中落下，

一婦人早把牠接着；於是凱立夫走進殿中，很快檢他底計策成功。便命人把阿布哈生自己底衣服換上，送回他底家，放在平日的床上。

### III

第二天早晨阿布哈生醒得很晚。在睜開眼一看的時候，幾乎疑惑不是在自己底屋中。他很高聲地呼宮中婦人們的名字：“珍珠球，晨星，珊瑚唇，妳們在那兒哪？這兒來。”

他母親聽見他喊，趕快跑進房中，說道：“怎麼啦，孩子？你遭了什麼意外的事啦？”

他抬起頭來傲慢地說：“好娘們，誰是妳底兒子？我不是妳兒子。我是皇上。”

當她說給他老師父同四個朋友突然被罰，凱立夫送給她禮物的時候，他仍就辯論他是凱立夫，因為不是他自己會命令着這些事嗎？她繼續說他不是凱立夫，不過是她兒子阿布哈生。在最後使他狂怒起來，他從床上蹣下來便抄起一根棍子打她。

這鄰人聽見了她喊救命的聲音，全跑進來，爭說他是瘋了，捉住他捆上了手脚，送進瘋人醫院，關在鐵柵欄裡，每天笞背五十下；每一小時警告他

一次，他不是皇上。

他底慈母每天去探望他，對於他底痛苦的樣子回回流涕。他們管打不久有了結果，他容納這使人不明白的法子的欺騙。他底母親非常喜歡，她怨他底兒子復原了，她告訴他，在他未病的前夜，到她家去的那壯士，她很怕他，也就是勾起這些煩惱的原因。

“謝謝上帝，孩子，解放了你，”她說，“并願你永不再受妖人底咒語。”

阿布哈生立刻被釋放了，同他母親回了家。不久他回復了強健，仍舊到橋邊作他恭請客人吃晚飯的事情。在這頭一天，他站在橋頭上不久，又見那摩蘇商人同他底僕人向他走來。他哆嗦着禱告說，“上帝救我！”像沒看見似的讓摩蘇商人走過。

但是凱立夫自己詛念着阿布哈生遭了什麼事，停步看他底臉，說道：“喂，阿布哈生老弟，你好呀！允許我擁抱你。”

“我不，”阿布哈生答道，“我不希望你好；你也不必希望我好，更不用擁抱我。幹你的事去吧。”

凱立夫并不被他底無禮的行爲所擯棄；最後阿

布哈生被凱立夫底親善行爲，違反了他自己底不請同一客人吃第二次飯的定則，把凱立夫帶到他家裡。

“你來，”阿布哈生說，“在這必要條件上，你不要給我或表示些好意。我所遭的惡劇全由那個。”

凱立夫同意，他們一同來到阿布哈生底家，在那裡飯已竟預備好了，桌子已竟擦乾淨了，並且酒與果子也被他母親拿出來了。這一席話涉及了阿布哈生底單調生活，凱立夫表示很驚訝他這種自干無侶的生活。

“我担保能替你找到一個你所需要的妻子，”凱立夫說；并且拿起阿布哈生底杯子，放了一些催眠藥進去好像是倒酒的樣子，又送回去，說：“來，讓我們喝這盃喜酒。”

阿布哈生端起杯子笑道：“假如你願意，就這未辨。”他說完這話約一分鐘，便沉睡了，又被帶進凱立夫底宮裡。

#### IV

在他們到宮裡的時候，凱立夫命仍把阿布哈生放在一月前由他家裡帶到此地的那殿中。他又命令這宮中所有的官員，宮妓，樂人，在阿布哈生睡醒



時，扮演他們特長技藝。他自己與他底隨從，必定預先藏在從前的小櫺中。

在這早晨酒力消散了，阿布哈生復甦。頃刻間樂人合奏起悅耳的音樂。在他睜開眼時，又發現自己在第一次夢中的華麗屋內，也是從先那些人圍繞着他。這是第二次奇境。

當音樂停止時，這屋中所有的官員全靜肅無聲地站着，阿布哈生咬着他底手指，用一種能聞於凱立夫的高聲叫着。

“哎呀，我又陷在從前那個夢了，又有關在瘋人院中小屋內被打的希望。昨夜同我到家的那人不是個好東西。他作了這些事。上帝，我把自己交給了你，快救我出這魔陣。”

於是他又從新去睡，以為所見的全是作夢；但是兩個宮人一人抄一隻膀臂把他扶起來，攙到殿中間使他坐下，所有的宮妓便圍繞着他作裸體跳舞，音樂也隨着很高聲地刺入他耳中。

阿布哈生命令停止，很疑惑問他是否凱立夫。她們告訴他永沒出過宮。他便把肩膀露出指給宮妓們看。上面會有他被打青紫的傷痕。

“假如這些傷痕，由於睡在殿內夢中被打所致，”他說，“那不是世界上太奇怪的事情嗎？”

於是他喚在他跟前的一個宮人：“這兒來，咬我耳朵尖，我可以知道是睡覺還是醒着。”

宮人遵命使勁去咬，疼得阿布哈生大聲喊叫。同時音樂奏起來，宮人唱起來，宮妓裸體圍繞他舞起來，這種大聲音，很使他相信又在被人戲弄。他便把凱立夫的衣同冠全脫下，僅着小衣，很自然地跳起舞來，手脚作着怪像，幾乎使凱立夫忍不着笑，把臉漲得青紫；探頭進這殿中喊道：“阿布哈生，你打算把我笑死是怎麼？”

凱立夫底聲音將喊出，人人全停止動作，阿布哈生向發音地方一看，認識那摩蘇商人，並且也頗會到是凱立夫。他這一驚非同小可，但是他立刻明白怎麼樣去順從凱立夫底意旨去作。

“哈！哈！”阿布哈生說，看着凱立夫底臉，“你假扮一個摩蘇商人，控告我要殺你。你會使我打我底母親，失掉了我底感覺，我所受的苦惱全是這原因。我請你告訴我你如何做的這個事，我願意明白，可恢復我底感覺。”

“你將想起來，”凱立夫說，“我們頭一次見面的時候，你說你有个志願，要做二十四小時的凱立夫。我看這個志願對於我同我底朝臣，是个豐富的快樂之源，所以使你達到目的。因此我便放些催眠藥在你酒盃中，使你失去感覺，把你帶在宮中。其餘的你明白。我很抱歉使你隨後所受的苦，我將盡我所能的補賞你。你是我底弟弟；請問你願意什麼要什麼？”

“陛下，”阿布哈生答覆，“我底痛苦全忘了。我僅願常親聖顏，贊美君之盛德，則一生快樂。”

凱立夫立命取來一件錦袍。給了阿布哈生在宮中的一个官職，可以永久親近他，并告司庫官送阿布哈生一千元。阿布哈生深躬謝恩，返家把這事告訴了他底母親，并說凱立夫告訴他，如何曾做了凱立夫。

## V

凱立夫對於阿布哈生底恩惠，不僅是允許他進宮，并且他底皇后把一個心愛的宮女嫁給了阿布哈生。他們有同一的嗜好，就是彼此爭強鬥勝地用高上的酒筵請他們底朋友，在一年之中，凱立夫同皇

后所給他們底東西，全都蕩盡，并加上阿布哈生所貯蓄之金錢。在極貧之中，他們一齊商量，打算給凱立夫與皇后一個有趣的愚弄。

“我假裝是死啦，”他對他妻子說：“你把我放在我底屋裡中間，使我的腳向着麥佳，（回教主生地，如中國所謂西天。）好像是預備去埋葬。你必須哭泣，并散開妳底頭髮撕破妳底衣服，在你這種毀容的樣子裡去找皇后。她聽知你這悲哀的原因，必給你錢作我底葬費。在你回來的時候，我便起來，讓妳躺在我那地方，我也假裝同樣的情形去找凱立夫，他也必像皇后那樣慷慨。”

他們立刻去進行這件事，結果確如阿布哈生所料。凱立夫同皇后兩人交換聽見多智的阿布哈生同可愛的宮女底死耗，都非常悲痛，每人很慷慨地給了末亡人一筆大葬費。

阿布哈生去後，凱立夫立刻去安慰皇后，因為她丟失了一個心愛的宮女。他見她果然在哭，遂說道：——

“我非常替妳難過，太太，因為你死了一個出嫁的心上人。”

“不是她，”皇后說，“是她底丈夫阿布哈生。”

“太太，”他說，“妳急迷惑了，我剛看見他十分強健。”

“不，我剛看見她，哭他丈夫底死。”

他們誰也不信誰的話，最後，凱立夫氣了，命宰相去看是否阿布哈生死了，還是他妻子死了。

“假如我錯了，我輸給你我底樂園，你錯了，輸給我你底宮殿圖。”凱立夫說。

“很好，”皇后說，“你不要後悔。”

同時阿布哈生知道這問題要起來，看見宰相向他們底房子走來，已猜着他底使命，立刻讓他妻子裝佯，把她放在凱立夫所賜給的緞條上，恰好這時宰相走進來。

宰相回到宮中，報告凱立夫與皇后他所見的，她喊道：——

“我沒有瞎，沒有瘋。我知道是阿布哈生死了。我十分信賴我底保母，讓她去看看。”

阿布哈生由窗窻看見那保母盡力地蹣跚地向他們房子走來。他叫他妻子，快把他纏起來，捶她底胸，坐在他腦壳旁邊。那保母看見他們如此，便很

快地回去報告了所見的情形。

“真是怪事，”凱立夫說，“沒有一個人能信。讓我們自己去，看看這事的真像。”

當阿布哈生底妻子看見他們倆來的時候，她喊道：“我們做的什麼事嘞！我們完了。”

“不一定，”她底丈夫說。“趕快，他們是來了，在他們到門以前，我們預備好。”

於是他同他底妻子，雙雙地躺下，在屋子的中間，好像他們已竟死了，並且自己給自己蓋上，等着凱立夫與皇后來。

“哎呀，”皇后喊，在她推開門，看見那悲慘的現象，“真的，我可愛的宮女死啦，無疑的，因為是丟失了她丈夫而愁死。”

“較為可承認的，太太，”凱立夫說，“她先死的，阿布哈生因為她死了，他也不活着了。”

“不對，”皇后不願承認地說，“阿布哈生先死的，因為我底保母看見她是活着，正在哭她底丈夫。”

凱立夫非常煩悶，因為這實在情形尚沒清楚，他試想些方法解決他心愛的賭物。

“我要給，”他說，“某一個人一千塊錢，假如

他能說明他們倆人誰先死的。”

他剛說完這些話，便聽見一種聲音，在蓋着阿布哈生的緞子下發出，說：——

“陛下，我先死的；請把一千塊錢給我。”同時阿布哈生躍起來，跑在凱立夫前面；他底妻子也同樣情形跑向皇后，皇后在霎時驚恐以後，轉悲爲喜，她底可愛宮女尙且活着。

“那末，阿布哈生，”凱立夫笑着說，“你怎麼會想這樣騙我們倆？”

阿布哈生說：“我告訴你們這實在情形，”於是他與他底妻子都承認自己是傻瓜，并說了負債的原因，與謙遜他們那種惡作劇，實在有欺君之罪，凱立夫說他們很喜歡這種有趣的玩意。

“隨我來，”凱立夫說，“我會答應你底一千塊錢我給你，因爲我喜歡你們倆人全活着。”

皇后不願爲人所勝，另給阿布哈生底妻子一千塊錢。如此他們倆很歡喜，所得的足以填補他們底債。

## 黠 婢

(原名 The History of ALI BABA and of The  
Forty Robbers killed By One Slave)

### I.

從前在波斯底一個城市裡住了兄弟兩個，一個名叫開生，一個名叫阿力巴巴。他們底父親把他底些微產業給他們平分了。開生娶了一個很有錢的妻子，於是就成爲了一個富商。阿力巴巴娶了一個如他一樣窮的妻子，所以他底生活全靠砍些柴木用三頭驢子馱到城裡去賣。

一天，他在一座樹林裡剛砍些柴馱在他底驢子上，他看見在遠處揚起一片烟塵。愈來愈離得近了，他看見這片烟塵是由於一隊騎馬的人做成的。他疑惑他們是些強盜。他關開了驢子，自己爬上一棵長在岩石旁邊的大樹上，隱藏在枝葉濃密的地方，當他看樹下邊經過的一切時，他自己是完全不能被人覷見的。這一群人共有四十個都騎着馬配帶着武裝，來到樹下底岩石那裡就都下了馬。每個人都把他自己底馬底轡頭卸去，把它拴在一棵小樹上，每匹馬



底頭部都吊着一個盛着草料底小袋子。於是個人就都把他底鞍囊取下，阿力巴巴由它們底重量看來似乎裡面是盛滿了金銀等物。一個像是他們之中底頭目的人，來到阿力巴巴藏身的樹下，走過了幾棵小樹，說道：‘開了吧，芝蔴。’這頭目剛說完了這句話，立刻在那岩石上就開了一個門，他叫那一群人都進去了以後，他也隨着他們進去了，那門也自己關上了。

那些強盜們在裡面逗留了一會，阿力巴巴恐怕被他們捉獲，就仍藏在樹上。後來門又開了，那頭目先出到外邊來，站在旁邊着那一群人都在他身邊走過。於是阿力巴巴就聽見他叫那門關上的時候說道，‘關了吧，芝蔴。’每個人把他底馬尙了轡頭放好，繫緊了他底行囊，就又上了馬。當那頭目看見了他們都已經預備好了，他就自己居首從他們底來路上回轉去了。

阿力巴巴看着他們直到送出了他底視力之外他又待了一會才下來。他希望看見如果他說了那頭目所說的咒語抑或也能發生同樣的效果，他發現了那門是藏在一叢小樹裡，他就站在它前面說道：‘開了

吧，芝蔴。”立刻那門就大開了。

阿力巴巴還以為裡邊是一個暗如昏夜的黑洞，但當他看見這是一間寬敞的房屋時，他不禁驚訝了！裡面有各種的食料，許多的綢緞，呢子，花緞和毡毯的包紮，大堆的金銀條塊，和成袋的錢幣。

阿力巴巴大膽地進入了穴洞，取了些裝在袋裡的金錢直到他想着足夠他三頭驢子馱的。他把這些袋子給他底驢子馱上，又把些柴木被在上面使人不能看見，最後，他就又走到石門底前面站下說道：“關了吧，芝蔴。”那門自己關上了，他就趕緊地回到城裡去了。

他到了家的時候，他小心地把他底小院底大門關上，除下驢背上底柴木，把那些錢袋拿進屋裡。他底妻子看見了這一大堆金錢不禁目為之眩了。於是他就告訴她這件冒險事情底始末，並且吩咐她必須要嚴守秘密。

她願意把它數一下，阿力巴巴不肯這樣做，他說：“我去挖一個坑把它埋了。”

“但是我們到也要知道大概，”她說，“我們有多少。在你挖坑的工夫，我去借一個小斗來把它衡一

衡的’

於是她就跑到住在附近的開生底妻子家裡，向她借了一個斗。開生底妻子是知道阿力巴巴底窮困的，她很好奇地要想知道他底妻子要衡什麼糧食，她想出了一個狡猾計策把斗底上塗了脂肪，然後才給她拿去了。阿力巴巴底妻子全然不知道她對於這樣小的事是如此地留心，她把金幣量完之後，就當她丈夫正在收藏的時候拿了那借來的斗去送還，那時她一點也沒有注意到斗底上黏住一塊金幣。

“什麼，”開生底妻子當她底弟婦剛走了之後說道，“阿力巴巴有這樣多錢麼？用斗量？他怎樣發的這樣大的財？”妒忌的心情充滿了她底胸懷。

開生回來底時候她就向他說：“開生，你想你自己是有錢的，但是阿力巴巴比你還有錢呢，他不能數他所有的錢；他只用斗量。”於是她向他講明了她怎樣知道的，他們就同去察看那塊金幣，他們不能認出這是在那一個朝代鑄造的，因為這塊錢幣過於古老了。

開生自從娶了這有錢的寡婦，——他現在的妻子，從來沒有拿阿力巴巴當做一個兄弟看待過，祇

是卑視他。如今，聽了這件本該使他歡愉的事，他底心中却填滿了一種極無意識的妒嫉。他一夜底工夫沒有睡眠，第二天一早便去見他底弟弟向他說道：阿力巴巴，你伴說窮苦不堪，但你現在却用斗來衡金錢。這是我底妻子從昨天你借去的斗底上發現的。”

阿力巴巴知道隱瞞是無用的了，就把這件事底始末全盤說給他聽，並說願意把藏寶和他哥哥同分，如果他肯替他保守秘密。

“我可以替你保守秘密，”開生傲慢的樣子答道，“但是我必須要知道這寶藏在什麼地方，如果我自己願意去底時候要怎樣才可以進去。不然我就去給你告發，那時你要失掉你現在所有的一切。”阿力巴巴把他所願意知道的事都講了，同時也告訴了他要使那洞門開關時所念的咒語。

開生第二天早晨當太陽還沒有出來底時候就起身趕了十頭騾子載着幾個大箱向樹林出發，想把這些箱子都裝滿回來。他稍微折錯了一些找到了那岩石和門，於是，就站在門底前面這樣念道，“開了吧，芝麻。”門立刻開了，並且當他進入裡面底時候就重

關上了。這裡的富裕真地像他弟弟所說一樣。他趕忙地盡他所有的氣力把些盛着金錢的口袋拿到洞門；但他一心祇在想着他底財產現在是如何充裕了，却忘記了出去時所念的咒語。本應該說：“芝蔴”他却說，“開了吧，大麥，”他見洞門仍在很堅固地關閉着，他不禁驚惶了。他說了許多類穀子名，但那門却總是不開。

開生從沒有預料這樣的一個災難底來臨，他愈是害怕，他愈是昏亂，他就愈是想不到“芝蔴”這名字，正像似他從來就沒有聽過這個名字一樣。他擲去了他拿着底那些口袋，上上下下地狂走，這時他也再想不到他底周圍環繞着滿是金銀和其他的寶貴物品了。

當那群強盜來看見他們底洞穴底時候，他們在很遠的地方就看見了開生底那些騾子散在岩石底四周，於是他們就疾馳到洞穴旁邊。把那些騾子都趕走了，他們抽出腰刀拿在手裡，立刻走到洞門前，那頭目說了那句正當的咒語，立刻門就開了。

開生聽見了馬蹄底聲音，知道是那些強盜來了。他決定要奮力逃命。門剛開了，他就一躍衝出把那

頭目撞倒在地，但他不能再逃過其餘的那些強盜，他們拿了腰刀立刻把他弄死了。

那些強盜們第一件注意的事就是察查他們底洞穴。他們發現了所有開生拿到門口的口袋，但他們並沒有注意到阿力巴巴拿去的那些。開生進入了以後，就不能出來了，這個被他們猜的很對；但他是怎樣得悉了他們秘密的咒語而進入的呢？這他們却不能明白了。爲警誡其餘的那些能够知道他們底秘密的人不要蹈開生底覆轍，他們議定把他底屍首割爲四分，一邊兩塊懸掛在洞門裡面。這件事馬上就做完了，把他們底寶庫關好，他們就都上馬離了這地方去劫搶他們能遇見的商隊。

## II

日暮了，開生還沒有回來，這時他妻子底心裡很爲不安。她跑到阿力巴巴那裡爲求得一些安慰，他告訴她說開生一定是想深夜進城是較爲妥當的，半夜底時候，她愈加恐怕了，他直哭到天明，咒罵她自己不該生了要去窺探她小叔和弟婦事的念想。一早她便兩眼噙着淚去見阿力巴巴。

他不等她要求他去看看開生，立刻趕着他底三

頭驢子向樹林出發了。他在洞門上發現了許多血跡，他就以為這是一個不祥之兆；但當他說了那句咒語，門開了的時候，看見他哥哥底屍首可怕的樣子，他不禁大吃了一驚。他不能就這樣地不去管它，他趕緊進去找了些東西把它包裹起來。把這屍首馱在一頭驢子上，又用些柴木蓋上。又使那兩頭驢子載了幾口袋金錢，也一樣用柴木被在上面。於是將那門關上，他就回去了，但在樹林邊上停留了一會，因為他要夜幕降下的時候進城。他回到家中的時候，把那馱着金子的兩頭驢子交給他底妻子在他底小院中卸下，就把其餘的那一頭趕到他嫂嫂底家裡。

阿力巴巴在門上敲了幾下，一個狠有智慧而善於隨機應變化險為夷的婢女，莫嘉娜，來開了。他走進院中把驢子卸了，就把莫嘉娜扯到一邊向她說道：——

“妳必須要嚴守秘密。妳主人底屍首就在這兩個筐子裡盛着呢。我們必須要把他當做一個病死的人一樣葬埋了。現在去告訴妳底主婦。我把這事囑託妳，想一個巧妙的方法。”

他們把屍首放在開生底家裡，吩咐莫嘉娜好好

地去做，阿力巴巴就趕着驢子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莫嘉娜去到一個藥商那裡買了一種治最危險的病症用的藥餅。當那藥商問她為誰買藥的時候，她就嘆了一聲氣答道：“為我底慈善的主人開生。他已經不能說話吃東西了。”晚上她兩眼噙着淚又來問這藥商買了一種給頻危的病人吃的藥精。“唉！”她說，“我祇恐怕這個藥不能救了我那慈善的主人底一命。”

正是在這一天，人們看見阿力巴巴和他底妻子很憂鬱地從他們家中出來向開生家中走去，並且在晚上底時候沒有一個人不為之驚訝；當他聽見了開生底妻子和莫嘉娜底號哭聲；莫嘉娜逢着一個人就告訴他說她底主人死了。

第二天黎明時候，她到了一個平時喜起早作工的老皮匠家裡，拿一塊金幣放在他手裡說道：——

“巴巴莫士達法，請拿着你底縫具跟我來；但我要告訴你，我們走到某一個地方的時候我必須要遮上你底眼睛。”

“啊！啊！”他道，“你要我做一件相反我底良心或名譽的事情吧。”



“上天不容我這樣做！”莫嘉娜又拿了一塊金幣放在他手裡說道；“只要跟我一同來吧，什麼也不要怕。”

巴巴莫士達法跟着莫嘉娜走去了，到了一個地方她用一塊手帕遮上了他的兩眼，直到他們進入了她主人底房間裡，她纔給他解開；在這間房裡，她已經預先把她主人底屍首放在一齊。

“巴巴莫士達法”她說，“請把這屍首的各部份縫在一齊，要做的快一點，做完了的時候，我就再拿一塊金幣給你。”

巴巴莫士達法完了他底工作以後，她重新給他遮上眼，把她預許下的第二塊金幣給了他，並且，囑咐了他保守秘密，她就把他領到了她給他第一次遮眼的地方。她把手帕給他解下了，還恐怕他來追隨她，於是直等到送他出了視線之外，纔回來了。

在開生家裡她已經把一切出殯的事情都預備好了，殯葬就由一個回僧和其他回教師導禮舉行。莫嘉娜按照亡人底奴僕所應做的樣子，披散着頭髮，一邊槌着胸，哭着在前面走。開生底妻子留在家中，和來的隣家婦女們在一齊悲號，她們都是按照風俗

習慣來追悼的。所有附近的地方完全充滿了一片哀音。

開生死的事情這樣隱瞞過去了，並且，除去開生底妻子，阿力巴巴和莫嘉娜以外，再沒有一個知道其中底蘊的。出了殯又過了三四天，阿力巴巴把他有限的家具公開地搬到他嫂子底家裡，嗣後他就住在這裡住了。但他從匪人那裡拿來的金錢是在夜間搬過去的。至於開生底貨棧，阿力巴巴就完全交給他底長子管理。

### III

當這些事過去的時候，那四十個強盜又來他們樹林裡的洞穴了。他們發現了開生底屍首和許多口袋金錢被人偷走了，不禁大為驚詫。

“我們一定要偵訪清楚，”那頭目說；“這屍首和錢是被另一個知道我們底秘密的人偷走了。爲保全我們自身底生命起見，我們必須要盡力把這人偵出。你們以爲怎麼樣，我底夥友們？”

那些強盜們都承認這件事是應該做的。

“好，”那頭目說，“必須要你們之中底最勇敢而最靈敏的扮做一個外方人模樣，盡力地去打聽關於

我們所尋訪的人底事情，並且要偵出他住在什麼地方，這件事特別緊要的，如果擔任辦理的人不能成功是要受死的。你們以為怎樣？”

一個強盜，沒有等別人說什麼話，就跳起來說道：“我服從這個條款，並且我以為保全群眾而犧牲了我底生命是一件很光榮的事。”

這件事得到同伴的強盜們很大的獎賞，他馬上就化好了裝，這時沒有一個人再能識破他底本來面目了。天剛一亮的時候他就進了城，正巧無意中他走到了巴巴莫士達法底攤子那裡，平時這攤子比較隨便那一個鋪店都開得早的。

那老皮匠在作工，這強盜向他請了早安說道：

“忠厚的人，你很早地起首工作；像你這樣年紀的人能有這樣好眼神嗎？雖然是亮了，我也不敢相信你能看得見縫。”

“你是不知我的，”巴巴莫士達法答道；“雖然我已是這樣年紀，但我底眼神還很好。如果我把一件事告訴你，你一定不再不相信我了；我曾在一個比現在還黑暗的地方把一個死屍縫在一齊。”

“一個死屍！”這強盜驚訝地喊道。

“是的，是的，”巴巴莫士達法答道；“我知道你願意更明白一些，但是我不能向你再多說了。”

這強盜自覺一定沒有走錯了路軌。他拿了一塊金幣放在巴巴莫士達法底手裡，向他說道：——

“我並不要知道你底秘密，雖然你很能信任我，對我說明。我祇請求你一件事，就是請你指示給我你替他把屍首纏在一齊的那人家在什麼地方。”

“我不能這樣做，”巴巴莫士達法答道，“雖然我很願意。我被領到一個地方以後，就被遮上眼睛帶到這家，以後我回來的時候也是一樣的。”

“很好，”那強盜答道，“你雖然是被遮着眼領去的，但你一定記得一點路程，來吧，讓我也在那個地方遮上你底眼。我們在一齊走，或者你能够把路程想起的。請你再把這一塊金幣收下。”

這個很足以使巴巴莫士達法抬動他底脚步走了。一會工夫他們已經到了莫嘉娜遮他眼睛的地方，於是他眼底睛就又被遮上了。巴巴莫士達法和那強盜一直地走到現在阿力巴巴住在那裡的開生底家門前。老皮匠走到這裡就站着了，當那強盜把遮着他

眼睛的布條解開的時候，他發現他底這位引導者不能告訴他這是誰的房子，他用他手中預備下的一塊粉筆在門上畫了一個記號爲的再來時容易找到。

不大工夫莫嘉娜因爲一點事出來，當她回去的時候，她看見了那強盜所畫的記號，她就站着了注視它。

“這是怎麼一回事？”她自問道。“有人預備要陷害我底主人吧，無論如何拿它當做一件不幸的事防備是較爲妥當的。”於是她找出了一塊粉筆，在兩邊兩三家門口都照樣畫了，她一點也沒有說給她底主人或主婦。

當那強盜重又在樹林裡看見了他底同伴們，說了他怎樣好運氣遇見那個能以幫了他底忙的，他們非常喜歡。

“兄弟們，”那頭目說道，“我們不要耽誤工夫。我們馬上就動身吧，我們化好了裝帶了武器，兩個兩個地進城，在大十字路口底公共地集會。那時候我就同報告我們這個好消息的兄弟去察看那人家，再決定怎樣下手好。”

他們兩個兩個地進了城，最末後那頭目和那間

謀也來了。當他們來到莫嘉娜畫了記號的第一家門口，那間諜就指示給他。但那頭目看見第二個門上也一樣畫着一個記號，他就問他這位嚮導到底那一家是。這位嚮導不知道回答什麼好了，當他和那頭目看見五六家門口都畫着一樣的記號以後，更不能明白這個啞迷了。他發誓對那頭目說他只畫一個。但他也不能說出其餘的那些是誰畫的，也不能說出那皮匠是站在那一家門前了。

現在什麼事也不能做了，祇得同他們底夥伴們會在一起告訴他們回到楓林去。在這裡他們知道了他們全都回來的原因，那嚮導被大眾宣佈應受死刑了。其實，這是他自己定的罪，他承認他應該較為細心一點，於是就甘心地去接受人家砍下他底頭。

為保持衆人底安全必須要把第二個來到這洞穴的人偵知，於是另一個強盜就自己申請願意試一下，並且約定如果失敗了願受同樣的處罰，如同那個強盜一樣。他找到了巴巴莫士達法，並且因為他底幫助，走到開生底家門前，他在一個不容易被人看見的地方用紅粉筆畫了一個記號。

但是沒有一件事能夠逃過莫嘉娜底眼睛，不大

工夫以後，當她出去看見了這塊紅粉筆的時候，她像從前一樣的想了一回，她就又在附近人家底門口在同一個地方畫了一樣的記號。

這個強盜，當他把他所做的事告訴他底同伴們的時候，他很自己矜持他用心的周密，那頭目和其餘的強盜們都想着他們這次一定能成功了。他們又兩個兩個地進了城；但當這強盜和他底頭目來到這條街上的時候，他們又發現了同樣的錯亂。那頭目不禁大怒，這強盜也如同從前那個嚮導一樣的昏亂了。於是他們又都回到樹林，這個強盜就甘心受了死刑。

#### IV

那頭目不忍使這些好漢當中再減少一位了，他決定要自己去承當這件已經有兩個人失敗的工作。他先去找巴巴莫士達法，經他指示給他那人家在什麼地方。他不像那兩個似地畫什麼記號了，但却很細心地默記着，又來回地走了幾趟直到他不能再認錯了。

他回到樹林的時候，他就向那些在穴裡等候他的同伴們說道：——

“現在，兄弟們，沒有什麼能夠阻止我們報仇的了。因為我記清楚了這人家。我回來的時候，我想了一個進行的計劃，但如果別人有更好的主意，就請他發言。”

他對他們說了他底計劃，他們都以爲很好，於是他就命令他們去到附近的村子裡買十九匹騾子，三十八個大皮缸，一個裡面要盛滿着油，其餘的都要空着。不出兩三天的工夫他們就都回來了，騾子和皮缸都買好了，但缸口都比那頭目所計劃的較狹，他就吩咐他們把它設法弄寬。他使每一個人帶了他喜用的武器進到一個皮缸裡邊去，又在缸上開了一個不大的縫口爲使他們呼吸，他就用那盛滿的皮缸裡底油塗抹在每一隻缸底外面。

這樣預備完了以後，他們就向城裡出發了，那十九匹騾子馱着這三十七個藏着人的皮缸和一個盛着油的，那頭目就裝做趕腳的。當他走到了阿力巴巴底家門前，他看見阿力巴巴正在吃完了晚飯以後坐在那裡乘涼。那頭目止着他底騾子說：——

“我從很遠載來這些油要在明天的市集上去賣；現在天氣太晚了，我不知道什麼地方能寄宿。你可



以俯允我在你家過一夜麼？”

雖然阿力巴巴在樹林裡看見過這頭目，並且也聽見過他說話底聲音，但因為他扮做了一個油商的緣故，他不能認出是他了，並且很表示歡迎。他把門開了為使那些騾子進入院中來，又命令一個僕人把它們趕到一個馬廄裡，把馱的東西卸下來以後餵它們，於是他又叫來莫嘉娜給他底這位客人預備一頓好的晚餐。晚餐以後他又囑咐她善待這位生客，又向她說道：——

“明天早晨我要在日初以前去洗澡；要把我底洗澡布預備好了；把它交給阿伯達臘”（他僕人底名字），“我回來時，要給我做些好的肉湯。”以後他就去睡了。

同時那些強盜底頭目走到院中掀開每一個皮缸底蓋告訴裡面底人，他們所應做的事，依次地向每個人這樣說：——

“當我從我睡房底窗子向外擲出幾塊石子底時候，就立刻出來，我馬上就來同你們會齊。”

於是他走進房裡，莫嘉娜把他底房間指給他，他不大工夫就去把燈滅了，和衣睡下。

爲做完阿力巴巴吩咐她底事情，莫嘉娜預備了他底洗澡布，又命令阿伯達臘把燉肉湯鍋放在火上；但這時燈忽然地滅了，并且家中底油已經用罄了，也沒有了臘燭。她不知怎樣做好了，那僕人就提醒她說院中有好多的油缸。她謝了他這個好主意，拿了油鍋走去。當他走近第一皮缸的時候，那裡面底強盜就低聲向她說：“到時候了麼？”

她當然是很驚訝這油缸之中藏的竟會是人，但她立刻明白她必須一聲不做，并且知道她自己正同阿力巴巴和他底一家一樣處在極大的危險之中了。所以她毫不驚慌地答道：“還沒有，但快了。”她走到所有這些缸跟前都照樣回答了，直到她走到那個油缸。

因此莫嘉娜明白了她底主人是把三十八個強盜放入家中，并且那假充燉油商的，——他們底頭目——就是當中的一個，她盡力地趕快把她底油鍋盛滿，回到她底廚房，燃着了她底燈，又拿了一個大油鍋來到盛着油的皮缸前面把牠盛滿了，於是他把這大鍋架在一個大柴火上，當裡邊油發了滾的時候，她立刻就端着這油鍋把它分倒在每個皮缸裡面，內

中藏着的強盜都被她這樣悶死了。

當這件堪與莫嘉娜的毅勇相埒的事情，全無聲息地做完了，正如她預先打算的一樣；她就拿着那空鍋回到廚房裡來，把大火熄滅了，祇留剩下够給阿力巴巴做湯用的火，隨後把燈也吹了，於是她就靜默地坐着，決定不去睡覺，她祇等待從那開向院中的窗子看將要有什麼事件發生。

不大工夫以後，那些強盜底頭目起來了，他看看已經是夜靜更深，就向院中擲了些個小石子，做了他指定下的暗號，他相信有幾個石子打中了皮缸，因為他聽見了那發出的音響。這次他沒有聽到他們底回答，就他扔了第二次，又扔了第三次，他很奇怪的為什麼他們總是不回答他底信號。

他很為吃驚，於是便輕輕地來到院中，走近第一皮缸就問裡邊底那個強盜預備好了沒有，他嗅出從那缸裡發出一股滾熱的油氣。因此他疑惑他底詭計已被人看破了，他就把那些皮缸裡一個一個都察看了，他發現他底同夥們都已經死了，他底憤怒化爲了失望，於是他用力地把院子和園圃中間所隔門欄的鎖扭開，脫逃了，當莫嘉娜看見他逃走以後，就

去安睡，很滿足她自己救了她底主人和他底一家。

阿力巴巴在天還未亮的時候起來了，就去洗澡，他一點也不知道夜間所經過的事。當他回來的時候，他看見那些缸油還在院中那些騾子還在廄裡，他不禁很為奇怪了。

“上帝保祐了你和你底全家，”莫嘉娜當她底主人問她的時候答道；“如果你來看一看你就更知道的清楚了。”

這樣說了以後，她就領他走近第一個皮缸，問他看裡面所盛的是否是油。當他看裡面藏的是一個人的時候，他失驚地倒退幾步。

“不要驚慌，”莫嘉娜說，“他不能傷害你或者任何一個人了。他已經死了。現在我們再去看看其餘的那些缸。”

阿力巴巴愈往前走看見了所有那些死了的人和末尾的那個祇剩不多油在裡面的皮缸，就愈為驚愕了。他站着了。把眼光從皮缸上轉到莫嘉娜身上，直到他找到了這句話問道：“那個商人呢，怎麼樣了？”

“商人？”她答道；“他同我一樣，那裡是什麼商人。”

於是她請他進入房裡，把她所做的事都告訴了他，從粉筆畫的記號的察覺起直到那些強盜的死和他們底頭目的脫逃。阿力巴巴從莫嘉娜自己底嘴裡聽了這些義勇的事迹，向她說道：——

“上帝，依妳所說，是救了我底性命。爲做酬謝妳底功勞的表證，我第一件事就是從現在起把妳底自由歸還妳，直到能够把我願意報酬妳的事都做完了。”

阿力巴巴和阿伯達臘，在他底大園子後邊的樹底近旁，掘了一個足够容下這些強盜底屍首的大坑。把他們埋葬在裡面以後，阿力巴巴把那些皮缸和兵器都藏起來了；並且因爲這些騾子對於他沒有什麼用處，他就分了幾次，命他底僕人把它們牽到市集去賣掉了。

## V

那四十個盜強底頭目回到了他樹林中底洞穴裡。他覺得自己是那樣清冷，以至這個地方使他感覺可怕。同時他決定替他底同伴們報仇，設法想要把阿力巴巴弄死。因此他就扮做了一個綢緞商又回到城裡。他慢慢地從他底穴裡把許多種細布呢載來，

爲銷售這些貨品他就開了一個棧房正與開生的相對着，開生底貨棧自從他死了以後已經歸阿力巴巴底兒子管理了。

他化了一個名字叫克加胡生，他對於鄰近的商人都很謙和正像一個新來到的人一樣。阿力巴巴底兒子是一個較先同他交談的，並且這位新商人也是最和藹的。過了兩三天阿力巴巴來看他底兒子，那強盜魁首立刻認出了他，又從他兒子那裡知道了他們底關係。從這時起他對於阿力巴巴底兒子就更爲殷勤周到了。

但他自己底房子很隘小，他就同他父親商量在某一天下午，當他和一位商人走過阿力巴巴底家門前時，他們將止着步，他就請他們和他一齊用晚飯。這個計畫實現了，雖然那商人本來是正合他底心意，在先還故意推辭了一回。他編造了一個理由說他在他底食物裡不能用鹽。

“如果祇是這樣的，”阿力巴巴說，“那末我還是能陪你一齊吃飯的。”於是他就來到廚房裡告訴莫嘉娜，無論在她晚上預備好的那一樣食品裡都不要攔鹽。

克加胡生不得已祇好被留下了，但這不吃鹽的人對於莫嘉娜好像很奇怪。她願意知道這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物，因此，當她把廚房裡的事做完之後，她就去幫助阿伯達臘端盤子，覷見克加胡生，雖他化着裝，她第一眼就看出他是那些強盜們底頭目，她走近了詳細地察看，發見他衣服底下有一把匕首。

“現在我明白了爲什麼我主人底這個大仇敵不同他一齊吃鹽了。他打他殺死他；但我却要預防他呢。”

當他們正在用膳的時候，莫嘉娜決定做一件使人臆想不到的冒險事情，她把她自己扮成一個舞女，用一條鍍銀的束帶纏在他底腰間，上面配帶着一把短劍，在臉上遮了一個美麗的覆面具。於是，當飯完了的時候，她就向阿伯達臘說道：——

“拿着你底小鼓，我們去給我們底主人和他兒子底朋友做樂，像我們早先當他一個人闖的時候所做的一樣。”

他們走到前深深地鞠了一個躬，阿力巴巴就命莫嘉娜進來把她美麗的跳舞顯示給克加胡生了。這

個，他知道，是要阻礙實行他底詭謀的，但他却竭力忍耐，顯出是在欣賞莫嘉娜底跳舞。娜真地是一個好的跳舞家，並且在這個機會上她竭盡自己底力量表現出她底韻致而驚人的姿態，最後，她從阿伯達臘手裡拿過那小鼓來，拿到每個人底面前好像他們是為金錢而跳舞一樣。

阿力巴巴扔了一塊金幣到裡面，他底兒子也一樣做了。當克加胡生看見她向他走來的時候，他從懷中把他底錢取出來預備給她，但他剛把手放在裡面，莫嘉娜，挾着她平日的勇氣，猛的那短劍刺入他底心房。

“凶女人！”阿力巴巴喊道，“你怎麼要破毀我和我底家庭麼？”

“這是為保獲你的，并不是破毀，”莫嘉娜答道。於是她把克加胡生底衣服中所藏的匕首指給他說：“細細地看他，你將看出他就是從前的那個油商，也就是那四十個強盜底頭目。當你告訴我他不願吃鹽的時候，我當時就很疑惑，我看見他以後，我就明白了。”

阿力巴巴抱吻了她，說：“莫嘉娜，從前我把妳



底自由給了妳，並且預先向妳說以後還要酬謝妳；現在願意妳做我底兒婦。你想，”他轉向他底兒子說，同莫嘉娜結了婚，你就是娶了我們家庭保護者。”

阿力巴巴底兒子很喜歡地滿足了他父親底願望，因為他們底思想正適合，不多幾天以後，他就同莫嘉娜結婚了，但在結婚之前，他們先把那盜魁和他底同夥埋葬在一起，並且做的是那樣縝密，以至過了好多年的工夫他們底骨骸還不會被發覺，並且沒有人會知道這件奇異的事。

整整有一年的工夫，阿力巴巴沒有去看那些強盜們底洞穴。這一年過後，因為從沒有一個人來滋擾他，他就向樹林做了一次新旅行，走到洞門前站下，說：“開了吧，芝蘇。”那門立刻開了，他從那穴中各物底外形上看來斷定自那盜魁把那貨物載到他底舖子裡以後，沒有一個人會來到這裡。從這時起，他有需要的時候，就隨意把這寶藏拿去多少。過了幾年以後他把他底兒子也領到這裡來，把這件秘密告訴他，以後這秘密就在他家世代相傳着，他們任意地用着他們底財產，很榮耀地過活着。

## 魔 燈

(原名 The Story of Aladdin; or The  
Wonderful Lamp)

### I

在中國的一個富饒的大城市裡，住了一個裁縫，名叫莫士達法。他是非常貧困的，他每天辛苦作工所得，祇能夠養活他一家三口——他自己，他底妻子和一個兒子。

他的兒子，阿拉丹，是一個極粗鹵，懶惰而不受教導的。他每天一早便出了家門，整天在街道上和公共地方嬉戲。當他稍長大點，他父親便試着去教他學縫工，但是莫士達法剛剛把背轉過去，這個孩子就跑出去了，直到晚上才回來。他多次的受責罰，但也終歸無効；後來他父親也不再去管他，任他成爲了一個無可希望的流浪人，因此憂鬱成病，幾個月便死去了。

這個孩子現在一無束縛了，便也就日趨下流。直到他十五歲的時候，他仍舊同着他底游閒的伴侶們消耗他底時間；他從來沒有去想過這樣要把他造

成一個如何無用的人。一天當他正同他底玩伴們遊嬉，走過一個陌生客站着不住地向他諦視。

這陌生客是一個習魔術的非洲人。只在兩天前，他才從非洲，——他底生地，到來的；並且，他相阿拉丹底臉很能滿足他底目的，他就竭力地刺探得了所有關係他一切的事。

“孩子，”他在一邊叫着阿拉丹說道，“你爸爸是那名叫莫士達法的裁縫麼？”

“是的，先生，”孩子答道；“但是他早已死去了。”

於是這非洲的術士便抱着阿拉丹同他親吻，兩淚汪汪地向他說，“我是你底叔父。我第一次看見你便認出了你；你是非常像我那死去的哥哥。”於是他拿出一把錢給了這孩子，說道：“替我向你母親問好，並且告訴她我明天要去看她，我也可以看一看我底好哥哥在那裡住過，死在那裡了。”

“你沒有叔父啊，”阿拉丹底母親聽他告訴了她這回事說。“我和你父親從來就沒有什麼兄弟。”

第二天這術士又在街道上遇見了阿拉丹在玩，他像上次一樣地抱吻他，把兩個金錢放在他手中，說道：“把這個給你母親帶回去。告訴她說我今天晚

「主要到你家裡去吃晚飯；但是先把你底住址告訴我  
吧。」

後來，阿拉丹拿着錢跑回家去，他底母親也忙了一天爲接待這位來客。正在他們的起始擔心他不能找到家門時候，這非洲術士敲門進來了，帶來葡萄酒和各樣的果子。他們互相寒暄了幾句以後，他就問對着安放莫士達法坐的沙發地方在那裡。

“我底可憐的哥哥呀！”他喊道。“我是多末難過啊，我怎麼不能早回來一點同你行最末次的抱吻呢！”

於是他就給阿拉丹底母親說，他怎麼在四十年前離了他們生身的中國，他遊過很多的地方，最後就留止在非洲了。他怎麼惹起了，要再同他底哥哥和他底家重見一次，所以他就歸來了，但是，已經太晚了啊！

當那寡婦因爲惹起她底丈夫哭泣了的時候，這非洲的術士就轉身問阿拉丹說：“你做什麼生意呢？你是學的什麼行業？”

這孩子把頭垂下了。他底母親也如加增他底羞愧說道：“阿拉丹是一個遊手好閒的人。他不願意學

他父親底行業，現在也不拿我在心，只是在街道上，在你遇見他的地方消耗他底光陰。如果你也不能勸導他改善他底行爲，那末我一定把他趕出家門讓他自己去謀生活。”

這寡婦又哭了，那術士便又說道：——

“這樣是不好的，侄子。但是除了你父親底行業餘外還多着呢。我給你備辦些細的呢絨和亞麻布，開一爿肆店你以爲怎麼樣？儘管放心同我說吧。”

這到似是一個舒適的生活，而阿拉丹又不喜歡作工，對於這種計劃當然是樂從的了。“很好，那末”這術士說，“明天同我來吧，並且，給你換上一身華麗的衣服以後，我們去開這爿肆店。”

吃過晚飯不久這客人先辭去了。第二天他便帶了這孩子給他換衣服，又同了他客店裏的一夥商人款待他。當他在夜間把阿拉丹帶回家去見他母親的時候，她爲感謝他底慈惠給他祈了許多福。

第三天早晨這術士很早地便來招呼阿拉丹，向他說今天要到郊外去，第二天就去倒肆店。他們穿過了離城很遠的那些園圃和宅第。每一座宮殿都好像比從前更華麗多了，並且在阿拉丹想起了早晨已

經過了一半的時候，他們已經走出很遠了。他們坐在一個水池子底邊上休憩，那術士又從他腰帶間拿出些果品和飯乾來吃。同時他又教訓這孩子許多關於他們預備要開設的肆店的事情。他們小吃完了又起身走，這次走的更遠了，直到他們近了一座夾在兩山中間的宮殿，那裡，這術士便決意實行他從非洲跑到中國來的任務了。

“我們現在不要再走遠了，”他向阿拉丹說，“我要在這裡給你看幾件新奇的東西。當我點火的時候，你就把散在地上的柴薪，給我集起來燃燒。”

不久就聚集了一大堆薪柴，那術士便把柴燃起來了，又在那火焰當中投進些香料一面喃着阿拉丹所不能聽懂的咒語。

這個剛完畢了，地就在那術士面前迸裂開一個穴，他們兩個人都看見穴上有一塊石，石上嵌着一個銅環。阿拉丹怕極了正想要跑，但他被那術士捉着了，在耳頭上擊了一拳給打倒了。

“我怎麼了，要受這樣對待？”阿拉丹顫抖着喊道。

“我是你底叔父，”他答道：“我就如同你父親一

樣；你不能駁回我底意思。但是，孩子，”他語氣漸濫和些說，“不要害怕。我什麼別的意思也沒有，只要你能一一地聽從我底話，如果你願意有我給你圖謀的利益。那末，你要知道，石頭下有一個寶庫，得着這個要使你比世界上最大的國王還要富。并且除了你一人以外沒有一個人能夠搬開石頭進入穴裡去；那末無論我命令你什麼你必須要立刻去做，因為這是關係我們兩個人的一件重大事情。”

“好吧，叔父，應該怎樣做呢？”阿拉丹已經不再恐懼了。

“握着環子把這塊石頭搬開。”

“真的，叔父，我沒有這樣大的力量；你必須要幫我。”

“不，”那術士說：“如果我幫助你，我們就什麼也做不了。你自己搬吧，這是很容易的。”阿拉丹聽命了，很容易地把那塊石頭搬起挪在一邊。

當石頭給搬開了，就現出來一個三四尺深的階梯，這階梯通到一個門前。“下去吧，我底兒子，”那術士說，“并且把那個門開開。裡邊有一個分爲三間大廳的宮殿。在你進入第一間裡邊的時候，要小心

地捲起你底長衫。穿過去這三間大廳，但是要把你底衣服整好，不要觸着牆。如果觸上了你立刻就要死的。在第三間底盡頭你就要看見一個門通到一個種着結滿果實的樹木的園子。一直穿過果園走到一個層台，那裡你將看見一個壁龕在你面前，在這龕裡有一盞照着的燈。把它拿出來。把燈芯取出去把燈油也傾了，這個不會把你底衣服油壞了的；把這燈裝在你底腰帶內給我拿來。’

於是那術士便從手指上脫下一個指環來給阿拉丹佩上，說道：“這是能避免一切邪魔的東西。去吧，勇敢些。’

阿拉丹下去了，看見一切都像那術士所說的一樣，並且很小心地遵從着他底命令。當他把燈放在他底腰帶裡的時候。他很驚訝園中白的，紅的，綠的，青的，紫紅的，黃的和其他別種顏色的果子的好看，他就每一樣摘了一個。這些果子本都是些珍貴的寶石；但是阿拉丹并不知道它們底無限大的價值，他只以為是些無花果，葡萄，或是石榴。雖然他已經裝滿了兩個（他叔父所給他的）錢袋，他又盡量地把胸前塞滿。



於是他十分小心地轉回來，尋着了他底叔父正在很擔心地等候着。

“叔父，請你，”他說，“幫助我出去。”

“先把燈給我吧，”那術士回答說。“這很使你轉動不如意的。”

“真的，叔父，我現在不能，但是我出去立刻就給你。”

那術士一定要從他手中立刻要來，但是這孩子果子裝的過滿了，明白地拒絕他，在沒有出去的時候是不能給他的，這個激怒了那術士，他又向火燭中扔了些香料，唸了兩字咒語，於是那塊石頭便立刻回到原位，地也合上了，現在完全與他們初來到這裡時是一樣了。

阿拉丹這時知道是被一個人給欺騙了，並且這個人並不是他底叔父，而是他慘酷的仇敵。其實，這個人是在他底術士書裡知道的這魔燈的神秘和它底價值，如果別一個人能很甘願把這燈交在他手裡，他就能比世間的帝王還要富了。他選擇了阿拉丹為達到這種目的，當他失敗時，他就立刻回到非洲去了。他繞着城市走去，因為恐怕人家要問他那孩子的

事。

## II

阿拉丹真是處在一個惡的境地了。他喊他底叔父，但也無用。地是在他頭上閉合起來了，那宮殿底門也在梯階下邊關上了。隨便他喊叫，哭泣也是得不到救助的。最後他說道：“除掉那偉大尊榮的神外，是無能爲力了；”於是他就合掌祈天，一下觸磨了那術士給他套在手指上的指環。立刻一個猙獰的惡魔就發現出來說道：“你要什麼？我是聽從你的，我，——還有別的屬於這指環底奴隸，都是侍奉那帶着這指環的人。”

阿拉丹看見這樣的一張面孔的時候，本該是要很驚懼的；但是他底危險使他勇敢了，他說道：“無論你是什麼人，把我從這個地方救出去吧。”

他剛說完，他已經發見他自己是在穴外邊了，並地底表面上也沒有什麼痕跡。他在歸家的路上並且沒有耽誤什麼工夫，那時他疲極昏倒過去了，後來他又把他這一回希奇的險遇告訴了他底母親。她們兩個都深深地痛恨那殘酷的術士，阿拉丹沉沉地直睡到第二天早晨。但是早餐已經沒有什麼吃了，

他就怨起把那燈賣掉可以買點吃食。“在這裡呢，”他母親說，“但是污了。如果我把它擦亮些一定可以多賣些錢的。”

她剛起始去擦那個燈，一個猙獰的巨妖就發現在她底面前，劈雷一般的聲音說道：“你要什麼？我是你的奴隸，聽從你底命令，我，——還有別的屬於這燈底奴隸，都來侍候有這燈的人。”

阿拉丹底母親看見了這種可怕的事，當時昏絕過去了；但那孩子，他曾經看見一個妖魔，面無懼色地說道：“我餓了；給我拿來些吃的吧。”

巨妖不見了，不一刻就携來了一個寬大銀盤子，盤上托着十二個滿盛着佳饈美味，兩個銀碟上面擺着六塊大白麪糕，兩個牛腿式的酒瓶，和一對酒杯。它把所有這些東西都放在地毯上就不見了，這時阿拉丹底母親也漸漸地甦醒過來。

當她回復了原狀，他們就飽餐起來，所餘剩下的食品，還足夠下一頓和第二天的兩餐所吃的；他們把這些置放在一旁，阿拉丹底母親就問他當她在昏去的時候一切的經過。這個思想單純的婦人以為這都是些危險邪僻的事，她勸他把燈和指環兩個都

賣掉；但他同她辨論請她允許他保存着它們，並且約定他以後再不使她看見那兩個惡魔。

當他們吃淨了那巨妖給拿來的大餐所剩餘下的食品，阿拉丹就把那些銀盤一件一件地賣給一個猶太人，他欺騙了他，只給他所值的一小部分錢數，並且他從不使這孩子想着他自己已經發了財了。他把最後的一個酒杯賣掉了，當他把所得的錢用完之後，他就又去磨擦那燈，那巨妖又發現了，又拿來了別的大餐和別的銀器來供給這母子兩人。這次使他們在較長的時間內銀錢充裕，特別是因為阿拉丹運氣好遇見了一個忠實的金匠，他把所值的價錢都如數付給他了。阿拉丹這時因為常和幾個商店來往，也漸漸地粗知世故了，並且也希望改善他自己，從珠寶商那裡他漸明白當他得着那燈的時候摘來的果子不僅是些有色的晶片，却是些價值無限的寶石，並且是城中所最希有的。雖然，他却很謹慎不把這件事告訴一個人，甚至他母親他都不曾說給她。

### III

一天阿拉丹走到街上，他聽見蘇丹下令，當普蒂奧普忒公主出浴直到她歸來的時候，人民要把街

門關閉避居戶內。阿拉丹極切地想看一看這位公主底面貌，他就設法隱在浴房門後。當她走到距門只有三四步遠的地方，她就揭去了她底面幕，在這一剎那間阿拉丹看見世界上最美麗的人之一個。當她從他身旁走過去了，他就離開了他隱身的地方，癡癡地走回家中來了。

“你病了麼？”他母親問道。

“不，”他答道，“但我怎樣地愛普蒂奧普忒公主，這是我所不能講說出的，並且我已經決定去見蘇丹去向她求婚。

他母親還想着他是在發瘋，但阿拉丹說：“我有這灯和指環底奴隸，它們可以來幫助我的，”這是他才第一次向他母親說他從那地下的宮殿中携來的寶石，能使他發多大的財。“這些東西，”他說，“一定能贏得蘇丹底恩惠。妳底大瓷盤恰好可以用來盛這些東西；去把它找來吧，如果我們把它們安放好了使它們顏色都相配合，我們就將要看見他們如何驚訝的。”

當他們把那些寶石在盤中放好，那光輝底閃耀使他們底眼目都爲之眩了。阿拉丹底母親立刻就應

諾顯拿這些寶物獻給蘇丹，向他求將他底女兒嫁給她的兒子。

第二天一早她便把那盤子用兩塊細的布巾包好向王宮出發了。那裡底人很爲擁擠，她也隨着走進宮闕，站在蘇丹底面前，宰相和其他的貴族們坐在他底兩旁。但是有很多的案件要他聽斷，所以那一天并沒輪到她說話。她告訴阿拉丹說蘇丹一定看見了她，並且她還去要重試。

六天的工夫她都帶那些寶石來到朝廷裡，在同一個地方聽着。在第六天蘇丹退了朝對那宰相說：“這些時我每天總看見了一個婦人離我很近站着，拿了一件東西在一個布巾裡包裹着。如果她再來，不要忘記召見她，我可以聽一聽她有什麼要說。”

果然第二天她被叫至前面了。她頓首至觸到寶座臺底地毯。於是蘇丹命她起立說道：——

“婦人，我看見有好多天了，妳來到這裡有什麼事情呢？”

“大王，”她答道，“我求你寬赦我請求的大胆。”

“沒有什麼，”蘇丹說，“我能原諒妳的，無論妳底請求是什麼，都不會使妳得到不好的待遇的。大胆

地說吧。”

這使她壯了膽說出她兒子要她到這裡的來意。蘇丹毫無怒意地細心聽她說完，於是便問她帶來的布巾裡包裹着什麼東西。她就把放在寶座腳下的中國式的盤子拿起，打開了布巾呈給蘇丹。

當他看見了這些寶石，他底驚訝真是形容不出的。直到從那婦人底手裡接受了這件禮物的時候，他再找不出別的話，只說：“多末，寶貴！多末，好看！”

於是他就轉身向那宰相說道：“你看，這真值得使人嘆賞，驚訝啊！並且你一定要承認你底眼睛從不會看見過這樣寶貴，這樣好看的寶石吧。像這樣的一件禮物你以為怎麼樣？它底價值還配不上公主，我的女兒麼？我不該把她嫁給一個拿這樣貴重禮物供獻我的人麼？”

“我不能否認，”宰相答道，“這件是配得起公主的。但是請你等三個月，在這時期裡我希望我底兒子，（你對於他是尚以另眼看待的，）也能够拿一件來獻給你，這禮物要比阿拉丹的還貴重，況且陛下對於阿拉丹底家世又是一點不知道的。”

蘇丹應諾了這種請求，就向阿拉丹底母親說道：——

“婦人，妳回家去吧，並且告訴妳底兒子說我受了妳底提議，但是我不能在三個月中把我底女兒嫁給人。妳在三個月後再來吧。”阿拉丹底母親把這信息帶回家中，使她自己和阿拉丹都非常歡喜。從這時起，他就計算所經過的，一點鐘，一天，一星期。兩個月過去了，一天早晨當阿拉丹底母親出去買油的時候，她在街上看見了許多的喜形於色的人民，和些官吏們在忙着預備什麼慶祝宴會。

“這是怎麼一回事？”她問那賣油的商人道。

“妳從什麼地方來呀，婦人，”他說，“妳怎麼不知道宰相底兒子要在今晚和蘇丹底女兒普蒂奧普忒公主結婚麼？”

她跑回家中喊向阿拉丹說：“孩子，你失敗了！蘇丹底約定歸於無効了。宰相的兒子今夜就要同普蒂奧普忒公主結婚的。”

阿拉丹大為驚詫，但他並不說什麼無益的詛咒。蘇丹的話消耗了他底時間。他馬上走進他底房間裡，拿起那個燈，又在從前的那塊地方磨擦，立刻巨妖



就發現出來向他說道：——

“你要什麼？”

“聽我說，”阿拉丹道：“你直到如今都聽從了我，但是我現在要委妥你更爲辛苦的工作。蘇丹底女兒，從前是許過我做新娘的，今夜嫁給宰相底兒子了。他們結了婚以後，把他們兩個人給帶到這裡來。”

“主人，”巨妖答道，“遵命。”

阿拉丹和底母親吃過了晚飯，他等了不久便走進他自己底房間去了，爲知道這次那巨妖是否真是他底忠僕。在這一夜和第二天夜裡公主和宰相底兒子都被從蘇丹王宮裡給帶了來，那時誰也不能明白是甚麼一回事，他們自己都是一樣。知道了這件奇怪的事的祇有甚少數的人，但是蘇丹就是這些人之中的一個。他就同宰相商議，並且，因爲兩家父母都恐怕這一對少年夫婦受這無形無影的仇敵底危難，所以這婚約就被取消了，所有的慶祝的娛樂也都遏止了。除阿拉丹以外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不幸事底緣由，但他却緘口不宣。蘇丹和宰相都早已忘記了阿拉丹，他們毫不疑惑這件事有他參與在內的。

#### IV

阿拉丹當然是沒有忘掉蘇丹底約定的，並且在預定三個月底最末的一天，他母親就又來到朝廷，依舊站在她從前的地方。當蘇丹看見了她就把她叫進前去，她叩了頭說道：——

“陛下，如今三個月的期間已經過去了，我來請你實行你從前給我兒子底約定。”

蘇丹從前和她約定三個月為期的原因，是因為他看這老婦底外貌就預知阿拉丹一定也是個卑微的平民不足以配公主的。這時她一段話到很使他難答。於是他同宰相商量幾句話，就決定向她提出許多條件，——那都像阿拉丹一樣卑微的人所不能辦到的。

“婦人，”他說，“不錯，蘇丹是應當實行他們所說的話的，我也當然要履行我的。但是必須要證明了你的兒子能够保持我女兒在王室中底生活，我纔能把她嫁給他，你可以告訴他說如果他能够給我送來四十個厚重的金製托盤，裡面滿盛着你從前獻給我的同樣寶石，用四十個黑奴托來，四十個一樣年青的白奴作前導，都要穿着華麗的衣服，這樣我立刻

就實行我底約定。這件事辦好，我就把公主嫁給他。去吧，婦人，就這樣告訴他吧，我可以等待妳底答辭報告給我。

阿拉丹底母親急忙地往家中走，一邊想着蘇丹要求是怎樣地超過了她兒子底能力之外，她不禁發笑了。“他等待你底答辭呢，”當她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了阿拉丹向他這樣說着，又笑着繼續道，“我想他要長久地等待着了。”

“不至像妳所想的那樣長久，”阿拉丹答道。“這個要求不過祇是一件很小的事罷了。我立刻可以辦到。”

他在他自己底房間裡召來了燈妖，它馬上就發現出來，並且答應了實行他吩咐的事。待了不大工夫，四十個白奴引導着四十個黑奴就發現在阿拉丹所住的大房屋的對面了。每個黑奴底頭上都頂着一個厚重的金盤，裡面滿盛着珍珠，金剛石，紅寶石和翡翠。於是阿拉丹便向他母親說道：——

“母親，請妳不要耽誤工夫了。趁蘇丹還沒有退朝去見他吧，把這禮物獻給他一定可以使他明白我是怎樣熱烈地希望同他女兒結婚。”

阿拉丹底母親在前面做領導，白奴和黑奴們跟着她整隊前進，街道上擁擠滿了參觀的人在讚美着那些奴隸們服裝的好看，和儀態整齊，他們穿的都非常華麗，行路時彼此中間底距離都前後一律。在王宮裡從來沒有看過像這樣輝煌燦爛的事。朝衣底華麗因為在這些奴隸們所穿的衣服旁邊也顯着粗敝。當她們都走近蘇丹底寶座，做成了一個半圓形；那些黑奴就把個人底金盤放在地毯上，叩了頭，同時那些白奴也同樣做了。當他們都立起來，那些黑奴就把盤蓋揭去，都兩臂交叉胸前的直立着。

這樣做了，阿拉丹底母親就走進寶座，叩了頭，說道：——

“陛下，我底兒子知道這件禮物不免要叫普蒂奧與普忒公主所輕視的，但他希望陛下要收留下他底期望是非常熱烈的，因為他曾盡力地去做，為滿足你底要求。”

蘇丹很喜歡地答道：——

“回去告訴你底兒子說，我是在兩臂開張着等待和他行擁抱禮呢；如果他能在最短的時間內來迎娶公主，那就更要使我喜歡了。”

於是他就把這些黑奴和寶石送去給公主看。阿拉丹底母親把這些消息帶回來報告給她底兒子。“我底兒子，”她說，“你可以歡喜了，因為蘇丹已經宣佈你將要和普蒂奧普忒公主結婚。他現在很不可耐地等待着你呢。”

阿拉丹聽了喜不自勝，但他沒有說了幾句話便進入他自己底房間去了。那裡他又拿起燈來磨擦，燈妖發現了，他就向它說道：——

“魔神，立刻送我到一個浴室去，並且拿一身從來一個國王都沒有穿過的華麗衣裳。”

這些都做了，他發現他自己已經回到他自己底房間裡，這巨妖就又問他還有沒有什麼別的吩咐。

“有的，”阿拉丹答道，“給我牽來一匹比蘇丹底馬中最好的馬還要好的戰馬。給它裝備上適當它底價值的馬飾具。要二十名奴隸，服裝要與給蘇丹送禮去的那些一樣華麗，在我底左右隨從着我，再要二十名排成兩行在我前面走。除此之外，要給我母親六個僕婦，服裝的華麗要與普蒂奧普忒公主底僕婦相等，每一個都要拿着一身全套衣服為送給一個蘇丹王皇用。還要一萬塊金幣分盛在十個錢袋裡；去

吧，要快些。”

這些吩咐立刻就做完了，阿拉丹就把那六個僕婦給了他母親，那些僕婦拿着用銀絲織成的錦布包裹着的六件全套衣服。他又拿了四個錢袋給他母親，其餘的六個都交給在他前面走的奴，一邊向蘇丹王宮出發，一邊在路上把錢幣滿把擲給看的人們。阿拉丹上了馬，雖然他從前並沒有乘騎過，但這時顯出那樣地瀟灑自然以至使那些最熟練的善騎的人們都要羨慕。不用說那些人們都在不停地歡呼，尤其是當那些奴隸拿錢擲給他們的時候。

蘇丹很歡喜迎他到宮中，一邊驚訝着一個像他所見的卑微的婦人竟然她兒子會有那樣的威儀和美的容顏，並且他底衣裝是那樣華麗竟使他自己所從來沒有穿過的。他同阿拉丹行了擁抱禮，携了他底手，使他貼近寶座坐下。

於是又設了一個宴筵，以後阿拉丹和公主底婚約也就草成了。於是蘇丹就問他是否同意留在宮裡在半日完禮，阿拉丹答道：——

“陛下，雖然我是十分性急的爲來承受你賜給我的優待，但我希望你先能允許我去建築一座使你底

女兒快心如意的宮殿。我請求你在你自己底宮殿附近賜給我一塊相當的地址，我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把它完成。”

這個請求被許可了。阿拉丹就起身告別，辭去時是那樣合乎禮法正如他從前就生活在朝廷中是一樣的。當他第二次走過街道時，人民又歡呼着祝福他快樂。他剛一進入了他自己底房間，他就拿了那燈，磨擦了一下，那巨妖就發現出來了。

“魔神，”阿拉丹說，“給我建築一座宮殿爲給普蒂奧普忒公主居住。材料要用最珍貴的。牆壁要用厚大的金磚銀磚。每一面要有六個窗子，窗格子要裝飾着鋼石，紅寶石，和翡翠，（除掉內中底一個不要使它完成），這些都要較世上所常見的好的多。裡面要有天井和一個寬敞的花園，廚房，倉庫，馬廄，——都要設備的很好，——辦公室，僕人，奴隸。最重要的是要設備一個保險的庫房裡面滿盛着金銀，去吧，要滿足了我底願望。”

第二天一早那巨妖就回來了，引導着阿拉丹到新建築的宮殿所在的地方。每一件事都是按照阿拉丹底吩咐去做的。那些執事的人員，奴隸，和馬夫

都在大廳與馬廐裡着手他們底工作。開着二十四個窗子的大廳更是他料想所不及的美麗。

“魔神，”他說，“祇有一件欠缺的事，——要一個精細的地毯爲公主從蘇丹王宮走到這裡用。立刻備辦一個吧。”

不一會這件事也完成了。於是那灯妖就把阿拉丹帶回他自己家裡。

早晨當蘇丹憑窗外覽的時候，他看見了從前那荒蕪的園圃所在的地方已經有一座都麗的建築物豎起，他不禁目瞪口呆了。“這一定是阿拉丹底宮殿，”他說，“那裡是我曾允許他爲我女兒建築的。他想要使我們詫異所以他要使我們看見僅僅在一夜之中能做出這樣新奇的事。”

當他親見阿拉丹底母親穿了一身他自己底女兒所從未穿過的華麗衣裝進入宮裡來，他不盡有些驚訝了。像一個這樣好的兒子，他想，一定可以成爲一個好的丈夫。不久她兒子也來到了；當他鋪張灑綽地向他墮破的房子最末次告別的時候，他並沒有忘記把那給他帶來所有這些財產的魔燈携在身邊，或是忘記佩戴着他接受下做爲壓邪物的指環。



他和公主舉行結婚禮時是至極莊嚴的。有豐盛的筵席，音樂和跳舞，並且當公主被領到她底新宮裡來時，她窺見了這樣的富麗，不禁目爲之眩了，她向阿拉丹說：“我從前想，駙馬，世界上沒有再比我父親底宮殿更要華麗的了，但現在我能明白了我從前是誤會的。”

第二天阿拉丹帶了一群奴隸親身來見蘇丹請他同宰相和朝廷裡底貴族們來到公主的宮殿裡小宴。蘇丹很歡喜地答應了，他剛進入宮裡，他就不禁驚異它底宏大，當他走入那開了二十四個窗子的大廳，他喊着說道：——

“這座宮殿真是世界奇蹟的一個。我們在什麼地方能够再找到金銀製的牆壁，金剛石，紅寶石，和翡翠的窗子呀？但要告訴我這件事：怎麼在一座這樣華美的大廳裡會有一個沒完成的窗子呢？”

“陛下，”阿拉丹說，“我是故意要這樣的，我希望你能够把這座大廳完成了。”

“我懇摯地答應你底請求，”蘇丹說，“馬上就命人去辦理吧。”

許多的玉工和金匠都被叫來著手去完成這個窗子，但是蘇丹所能拿出的寶石和宰相所能送來的總是不够完成這窗子用的。雖然把阿拉丹獻給蘇丹底寶石也都用了，但工作一個月以後這窗子還沒有完成了一半。一天阿拉丹把他們都辭退了，又叫他們把做成的也拆去，把這寶石都又還給蘇丹和宰相。於是他就去磨擦那燈，那巨妖就發現出來了。

“魔神，”他說，“我從前命令你不要完成這二十四個窗子底一個，你聽了我底話做了。現在我要你把沒有完成的完成了。”不一刻這件事就竣工了。

當那玉工頭目把那些寶石拿了回來，說了他們已經停工，但他並沒有說出什麼緣因，蘇丹不禁大為驚詫。蘇丹立刻騎了一匹馬來到阿拉丹底宮裡來致問他。他第一眼就看見了那個窗子已經完成了。他不敢十分相信這是真實的，當他得到了證明，他把阿拉丹抱吻了說道：——

“我底兒子，一轉瞬的工夫就做成了這樣的奇事，你真是一位超人呀！世界上找不到像你這樣的人；我愈是明白了這個，我就更佩服你。”

阿拉丹不但祇是得到了蘇丹底愛，同時也得到

了人民的愛。當他到一個回教堂或到一個別的新禱地方去，或是去拜訪宰相或其他的貴族時，他底馬兩邊就有兩個奴隸跟了他走，拿着滿把的錢扔給街道上的人。他這樣地經了幾個年頭，他就成爲衆人所愛重的人了。

#### IV

在這時候那非洲底術士，他把阿拉丹關在地穴裡以後，猜想着他是已經死去了，他又用妖術推知他脫了險，並且，因爲那魔燈底巨妖底幫助，他已是生活在顯貴之中了。

第二天這術士就動身來中國都城了，他來到的時候，他就住在一家客店裡。在這裡他很快地就打聽清楚了阿拉丹資產底富有，行爲底良善及他底聲望。他剛一覷見了那座宮殿他就明白了這除掉那些妖魔，——燈底奴隸，再沒有能建築它的，於是他就返回了他底客店，他更憤恨阿拉丹了，因爲他占有了他自己希望得到的東西。當他用他底妖術推知了阿拉丹並不把那魔燈帶在身邊，他是把它留在宮裡的，他就很歡喜地磨擦手掌說道：“好了，我現在可以把它得到，並且我能够使阿拉丹恢復了他底審

狀。”

第二天早晨他打聽出來阿拉丹出去打獵，要用八天的工夫，他已經出去三天了，他不願意再打聽什麼別的了，迅速地規定了他底計畫。他走到一片舖子要購買十二盞銅燈。但那舖子底掌櫃並沒有那樣多。允許他第二天再來拿，並且說要按照他底意思做的很優美擦的很光亮。

當那術士第二次來時，付了燈價，他就把它們放在一個筐子裡一直向阿拉丹底宮殿走去，他走近了的時候就起始喊道：“誰願拿舊燈來換新燈？”環繞擁擠着小孩子和大人們都呼叫着嘲笑他是一個瘋子或是一個愚人，但他並不留心他們，又喊道，“誰願拿舊燈來換新燈？”

這時公主正在那二十四面窗子的大廳裡，她看見了外邊底一群人，就打發了一個奴婦去問那個人喊的什麼。這奴婦笑着回來了，說了這件愚傻的事。另一個奴隸聽見了說道：“現在你提起了燈，我不知道公主注意到沒有，在駙馬底更衣室裡一個衣架上放着一盞舊燈。無論是誰有這盞燈，如果把它換一盞新的，他一定不會不高興的。設若公主願意，就

可以看見這老年人作這種交換是多麼愚蠢可笑。”

公主，她是並不知這灯的價值的，想着如果按照她底奴隸所說的做了這一定要是一件很好的笑話，於是這個交換不大工夫便做完了。那術士不再喊着，“舊灯換新灯，”他急忙回到店裡，出了城市，在一個沒有人看見他的地方他把那盛着新燈的筐放下了。

當他找到了一塊僻靜的地方，他就把那舊灯從他底懷中取出，並且當他確定了這就是他所希望的那個，他就磨擦它，立刻那巨妖發現了說道：“你要什麼？我，——還有別的屬於這燈的奴隸，都是聽有這燈的人命令的，如同他的奴隸一樣。”

“我命令你，”那術士答道，“把你和別的屬於這燈的奴隸在這城裡建築的宮殿，和所有宮殿裡的人，都立刻搬到非洲去。”

巨妖並沒有回答，但一會工夫他就和別的屬於那燈的奴隸們把那術士和宮殿底全部搬到他所願意停止的地方了。

第二天一早，當蘇丹照常的去看視阿拉丹底宮殿時，那已經是渺無踪影了。

一個成立許多年之久的那樣宏大的建築已然完

全不見了，並且一點踪跡也沒有留下，他真不能明白了。宰相被召入來解釋這回事。他私下對於阿拉丹是不懷好意的，心中很為歡喜地訴說這座宮殿是用妖術建築的，並且說阿拉丹底出獵完全是謊言，為的是把宮殿用妖術徙去，蘇丹被說服了，於是就派了他底一隊衛兵去像拿一個國事犯的樣子把阿拉丹捉來。當他來到的時候，蘇丹不願聽他講一句話就要把他殺掉。這件事激動人民底公憤，國王恐怕有暴動發生，免了他底死並且許了他說話。

“陛下，”阿拉丹說道，“我請你使我知道我犯了什麼罪觸怒了陛下。”

“你犯詩罪麼？”蘇丹答道；“下賤的人！你不知道麼？隨了我來，我將要指給你看。”

於是他領阿拉丹到一個窗子前說道：“你應該知道你底宮殿是在什麼地方的；看，告訴我它現到什麼地方去了。”

阿拉丹底驚訝是如同剛才的蘇丹一樣。“真的，不見了，”他沉默了一會說道，“但是我並不知道它怎樣遷走的。我請你給我四十天的期限，如果在這期限中我不能使它回復原狀，我情願把我底頭顱獻給

你隨便你處置。”

“我準許你所訂的期限，”蘇丹答道，“但在這四十天的未一天到了時不要忘記你親自來見我。”

那些在阿拉丹得意的時候，阿諛他的貴族們，現在也都不去理他了。他三天的工夫悵悵地徬徨城中，他逢着一個人就向他問是否看見了他底宮殿，或是能够告訴他現在它在什麼地方。第三天他漫步地走到郊外了。當他行近一道河的時候，他失足跌了一個後仰。他趕快攀住一塊巖石，這樣他把他手上底指環磨擦了一下，立刻那個他在地中看見的魔鬼就發現在他底面前。“你要什麼？”魔鬼說。“我是你底奴隸，聽你底命令，我，——還有別的屬於這指環的奴隸，都是有這指環的人們底奴隸。”

阿拉丹從沒想到來求這方面的幫助，他很歡喜地說道：——

“魔神，告訴我說我建築的那座宮殿如今在什麼地方呢，或是把它仍舊載回原處地方。”

“你命底令，”魔鬼答道，“完全不是我底能力所及的；我祇是這指環底奴隸，並不是那燈的。”

“那末，我命令你，”阿拉丹說，把我送到底宮

殿所在底地方去，無論它現在是在那裡○”

這些話剛從他口中說出，他就發現他自己已是在一片廣大的平原底中間了，他的宮殿矗立在那裡，剛從城裡出來不遠，現在正在他頭上的就是他妻底房間底窗子了。可巧這時她底一個僕婢出來正看見他，就把這件好消息告訴了普蒂與普忒公主了。她不能相信這是真實的，於是，很快地走到窗子，親自把窗打開，這個聲音引起了阿拉丹抬頭上看。他觀見了公主，向她行了禮，表現他底懽愉的神氣；不一會工夫已經從一個旁門進去被她擁抱着了。

流了些喜歡的淚，他們坐下了，阿拉丹就說道：“我請妳，公主，告訴我在我底更衣室底一個衣架上放着的一盞舊燈現在怎麼樣了○”

“哎！”公主答道，“我不想我們禍災竟是由於這盞燈；最使我傷心的就是由於我自己引起來的。我真真是瘋了要去拿一盞舊燈換一盞新的，第二天早晨我就發現我自己已經來到了這生疏的地方，後來我纔知道這是非洲○”

“公主，”阿拉丹止着了她的說話，“妳已經告訴我如今我們是在非洲了。現在，祇要請妳說給我那個



舊燈在什麼地方。”

“那個非洲的術士，”公主答道，“把它藏在懷中很小心地帶在身邊，這是我知道的，因為有一天他曾把它取出來很得意的樣子指給我看。”

阿拉丹很快地想了一個搬走這宮殿的計畫，他自己改換了服裝，去到藥商那裡指名買了一樣藥粉，就回到公主這裡來了。告訴了她要怎麼樣做才可以助他成功。當那術士來到宮殿裡時，她必須要裝出親密的樣子要他同她吃酒。“在他辭去以前，”阿拉丹說，“要他和妳交換酒杯。這個他一定很歡喜做的，那時就把那下了藥的酒杯給他。喝了這杯酒他一定要立刻沉沉睡去；那我們可以取得了那盞燈，那燈底奴隸要聽我們底命令，把我們和這座宮殿都搬回中國底都城。”

在那術士還沒有來到宮殿以前不大的工夫，普蒂與普忒公主已經完全按照阿拉丹囑咐她的做了。晚上，當她把那杯有藥的酒獻給這位客人的時候，他就把它喝了，酒盡了的時候，他就昏倒在沙發中。

阿拉丹很快地被叫來說道：“公主，請退出吧，

讓我一個人獨留在這裡爲試着把你立刻載回中國如同你被載來時一樣。他在那術士底屍身上找到了很小心地裹藏在他底衣服裡的那盞燈。阿拉丹把它磨擦了一下，那巨妖就站在他面前了。

“魔神，”阿拉丹說，“我命令你把這座宮殿立刻搬回到它原來的地方。”那巨妖點了點頭就不見了。頃刻工夫這座宮殿重又在中國了，並且在它搬動的時候人們只感受了兩次震動，第一次是在拔起時，第二次在落下時，這兩次震動都是在很短的時間裡。

第二天一早蘇丹就去瀝意外能，一邊感傷着他女兒底命運。當他第一眼看見她底宮殿又矗立在他底原位的時候，他真不能相信他底眼睛了。但他更走近了些去看，才破除了他底疑慮，歡愉進了他底心宮代替了從前憂愁所占據的位置。他立刻騎一匹馬奔向他去了，當阿拉丹在那開了二十四面窗子的大廳裡看見他來了，就忙着去扶助他下馬。他立刻被帶去見他底女兒，兩個人不禁都落了幾滴喜歡的淚。當這件奇怪的事件講完了一部份以前，他就向阿拉丹說：——

“我底兒子，你不要怨恨我從前對你的嚴厲，這

是由於一個父親女兒的心情發生出來的，所以你應該把它忘掉。

“陛下，阿拉丹說，我對於你底行為沒有些微的理由可以來怨恨你的，從前你所做的事都是你底天職要你這樣做的。這個罪惡的術士，這個人類中的最卑下的東西，是所有一切事的唯一的原動力”

## VII

有一次阿拉丹和他底宮殿因為妖術底緣故又遭了一個險。那術士底一個弟弟知道了他哥哥被毒死的時候，就來到中國的京都，他遇見了一個女尼，——名叫法蒂瑪，他把她殺死了，扮做她底模樣，就冒了她底名字來住在宮裡。普蒂奧普忒公主，以為她真是那女尼，對於他所說的話都十分留心，一天在玩賞那大廳底美麗的時候，他告訴她說如果有一個鸚鵡底卵吊在圓屋頂中間，就再沒有什麼能夠勝過它了。“鸚鵡，”她說，“是住在高加索山頂上底一種極大的鳥。給你建築這座宮殿的工程師可以給你拿來一個卵”

公主把她底願望告訴了阿拉丹，他就叫來了燈魔對它說道：——

“魔神，我用這灯底名義命令你把一個隄鳥卵吊掛在宮殿大廳底頂中間。”

這些話剛說完，立刻大廳就震起來好像是要傾覆似的，那巨妖告訴阿拉丹說它把它自己底主人帶了來吊在大廳的中間；阿拉丹，普蒂奧普忒公主和宮殿本來都應該是被化爲灰燼的；它寬恕了他們，因為這個要求實在是出於一個別的人。於是它就告訴阿拉丹那真實的主謀者是誰，並且警告他要小心那德的法蒂瑪，（直到這時他還不知道這就是那非洲術士底弟弟）阿拉丹明白了他底危險，那一天他就用那毒殺他自己的匕首殺死了他底惡仇敵。

阿拉丹這樣地避免了那兩個術士兄弟底陷害。不多幾年以後，那年紀已經很老的蘇丹死了，他並沒有遺下一個男孩，於是普蒂奧普忒就繼了位，她和阿拉丹倆人一同統治了許多年。

## 後 記

我們沒有想到更好的方法來娛樂我們底弟弟妹妹，所想到底便是講故事。更沒有想到更好的方法來幫助弟弟妹妹寫作的能力增加，惟一的方法便是把我們耳聞無條理講給他們底故事，有條理地寫出來給他們讀，看。只可惜我們底膠府太有限了，沒有多長久的時間裡面所蘊藏的關於故事一類的東西便都告罄了！於是我們便不得不去到外國的儲藏神話，童話以及其他一切有意味文字的庫裡尋求材料了：——這就是這本薄薄的小冊子產生的緣因。

巧極了！恰恰這時黃君實甫來約逸飛翻譯英文本的天方夜譚。

舊稿找出來，要的幾篇抽出預備謄寫，不要的許多仍舊放回去，又經我參照 Galant 底法文原本修改了一回，於是便付印了。

不過，這本東西究竟是不是翻譯的呢？——這句問話真使我們不能回答，論到它的本質，當然還是外國人底原料，但它底衣服，却終是我們給縫紉的呵！

我們至誠地把它獻給一般親愛的讀者：如果你們願意拿它來做你們讀原本時的參考，固無不可；但我們更希望你們願意拿它給你們底小弟弟小妹妹做故事看，做選文讀，如同譯者對於自己底弟弟妹妹一樣。

最末，我們要深深地謝謝徐受珠君，勞他替我們抄寫，破費了他許多寶貴的時間。

昭蕙。

於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北平宣南笑社。

## 華蕙樓書畫篆刻直例

書例 石書 篆隸楷加倍

聯條 四尺一元 五尺二元 六尺四元  
屏條 四尺條一元 五尺條二元 六尺條四元  
中幅 二尺一元 三尺二元 四尺三元  
扇面 每面二元 斗方 每方尺二元  
碑志 每百字二十元 牌匾 每字四元  
指定文字者不書 不署姓字者不書

畫例 山水 花卉 草蟲

堂幅 屏條 斗方 冊頁 每方尺三元  
橫幅 手卷 加倍  
扇面 每面四元  
不及一方尺者均以一方尺論  
青綠山水及工筆花卉均加兩倍  
臨古 金箋 劣紙 油扇 立索 均不應

印例

石章 每字一元 牙章 每字二元  
銅章 每字三元  
大過二寸小僅三分者加半  
邊跋在十個字以內者不計直 逾十個字者每字加一角但索者不得限制字數  
晶玉瑪瑙及作偽者不刻  
印文欠妥或自出印式者不刻  
凡點品及例外者另議  
先濶後作 隨封加一 約日取件  
庚午八月 非重訂

## 笑社啓事三則

(I) 本社乍成立時，石玉雜糅，嗣經陳逸飛君提出‘清社’，將有名無實社員，暨資格不等，行爲不端者，一律淘汰。乃經一九三〇年大會決定，僅留少數，披露於下：——

陳逸飛(社長) 成扶平(事務主任) 耿小的(編輯主任)

張艷籬 景孤血 線野火(文書主任) 高友松 張笑俠

凡未在名單者，皆成笑社歷史上之社員。彼等在外一切行動，本社概不負責。

(II) 自清社後，特立‘翻譯’‘編輯’兩股，專應各書局聘請，担任編譯事務。凡有以英，法，德，日，俄，西班牙，拉丁，丹麥，美，各種文字，囑譯爲中文，或由中文轉譯其他各種文字者，皆能定期不誤，惟薪金須經本社自訂。

(III) 現本社有創作數種，擬與各大書局合作出書；除版權爲本社保留外，每千字僅索稿酬大洋五元。願者，可逕來接洽。

1, 柳暗花明(長篇章回) 陳逸飛著

2, 傻偵探(滑稽長篇) 成扶平著

3, 相聲集(對口相聲) 張笑俠著

4, 百感交集(隨筆) 線野火著

5, 餘脂集(醜體詩詞) 張艷籬著

6, 沒來由(滑稽中篇) 耿小的著

7, 沒奈何 全上 全上

本社通信處——暫定和平門外椿樹上三條十六號



## 金城書社

開設在宣武門內大街路西，頭髮胡同東口，專門收售中西各國新舊書籍，裝釘洋書講義，鉛印名片，喜壽屏聯，承繕公文履歷，介紹時賢書畫，並租閱各種小說，詳章書目，承索即奉。借電南局四六一號。

## 順城印書局

本局承印：華洋書籍講義，銀行賬簿，傳票，鉛印五色套版，仿單，收據，各種新式名片。工精價廉，定期不誤。開設在和平門內西順城街，電話南局四一二〇

## 敬文書社啓事

本社開設在和平門外，琉璃廠中間路北，商務印書館斜對過。經售中西各國新舊書籍。經理人黃實甫，經商有年，凡學界情形盡爲詳知，尤專門收買各種洋書。如各界收藏家，存有舊書，欲出讓者，可親至本社接洽，或電知南局二二八六，隨即派人看貨，出價定能從豐。再者如學界諸君，有新著作出版，亦可在敝社寄售。總而言之，無論在敝社，“買，賣”均所特別歡迎！

初 版

1—1000

1931, 1.



實售大洋六角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